

1924 年夏
第 6 期



3 1597 5346 0

澄衷

第 六 期

附 國 故 毒 問 題 之 論 戰

民 國 十 三 年 夏 季

上 海 澄 衷 學 校 同 學 會 印 行

●請看智識旬報!!!

本社爲交換智識起見，徵集母校同志，發刊智識旬報，自今年母校成立紀念日（四月十六日）刊行創刊號以來，至今已出六期。舉其要目，則國學，有曹慕管先生之論文學，無新舊之異，馮鐵生先生之小學淺說，時事，有項遠村先生之歐洲之新結合，教育，有錢鈺孫先生之教育思潮與教育目的，科學，有許雪樵先生之動植物油類之研究，周浩泉先生之三合土，壽振黃先生之動物之壽命，英文，有葛錫祺先生之商業英語之研究，陳亞漁先生之英文法上頂容易錯誤之幾個例題，筆記，有蔣孟潔先生之神州異產新誌，小說，有當歸子之麟，內容豐富，說理樸實，不可謂非出版界中有價值之讀物也。月出三期，逢六發行。每期售大洋一分，郵費在內。定閱半年大洋二角五分，全年大洋五角，郵費在內。發行所，上海塘山路澄衷學校內普益貿易所。

智識旬報社啓。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澄衷同學會季刊第六期目次

插圖

本屆應畢業之中四同學

本屆應畢業之商四同學

本校與第二師範籃球決賽紀念

本校小學部第四次演講優勝紀念

金石研究會制印

學校紀事

本年間學校紀事

附錄一 本校職業指導運動紀事

附錄二 本屆中學甲商部國文會攷題

丙辰圖書館報告

國故毒問題之論戰

編輯者言

國故毒問題之由來

輿論 (贊成論 反對論 折衷論)

本校答辯

本校與商務印書館之交涉

澄衷同學會季刊

目次



干蘭卿

鍾乞涯

陳鴻年

葛錫祺

同學會紀事

本屆同學會職員姓名一覽

會務監紀事

理事部紀事

體育部紀事

演講部紀事

經濟部紀事

藝術部紀事

金石研究會紀事

勵學部紀事

出版部紀事

衛生部紀事

調查部紀事

演講錄

魯爾問題之見聞

擇業之方法

醫與衛生

馮鐵生

顧明華

張德平

曹慕管

陸連嶠

董履常

葉滿楮

王湧源

陳鍾儒

劉松林

陸希賢

俞頌華先生講

孫碧奇記

劉湛恩先生講

周銳峯記

胡蘭生先生講

陳鍾儒記

會員通信錄

本屆應業中之四同學



學 同 四 商 之 業 畢 應 屆 本

上海滙豐學校商科第七屆畢業紀念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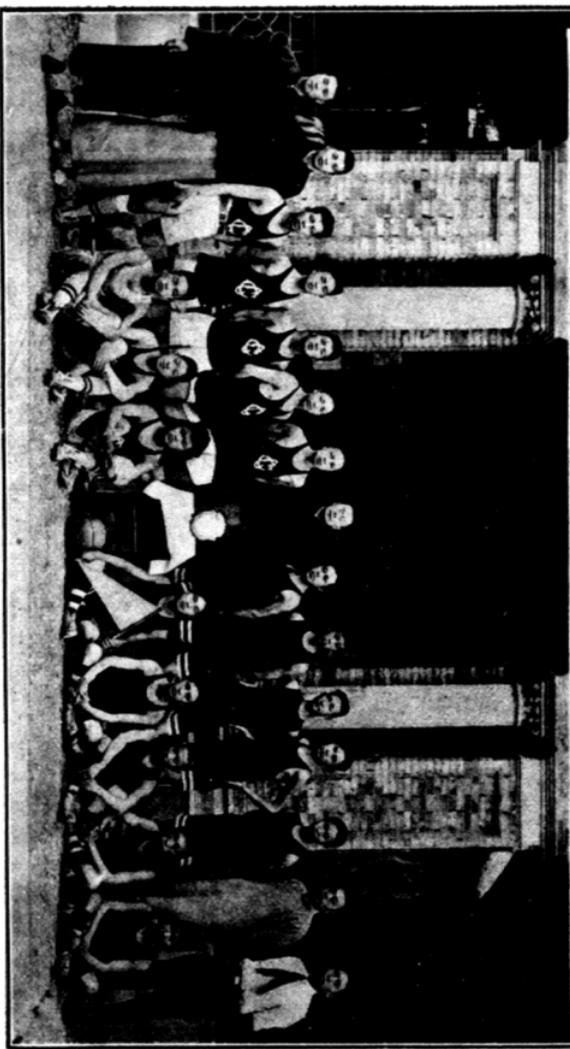


CLASS OF 1924 COMMERCIAL DEPARTMENT

OF

CHING CHONG HIGH SCHOOL SHANGHAI

澄中學校第二師範籃球賽紀念攝



澄衷學校小學部第四次優勝紀念攝影



前 列

(初級小學)

徐文熙
章英民
朱瑞棠

(第二)
(第一)
(第三)

後 列

(高級小學)

丁福康
邱受卿
周克敏

(第二)
(第一)
(第三)



趙璧



萬子



嘉新



子曉



白記



白記



白記



白記



白記



白記



白記



白記



祖同



是喜



地理



祖同



是喜



塔河



湖登



是喜



湖新



垣學



城業



湖北



念允



神璠



雪方



念允



胃漢



念允



地柔



民儲



念允



念允



邦祭



教務處
 在左
 中黃
 古虞
 齊田
 盒石
 研究
 會贈

禮中會
 禮中會
 禮中會
 禮中會

學校紀事

學校紀事（十二年十二月至十三年五月）

干蘭卿

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工部局衛生處因本校函請於本日午後派員來校施種牛痘。

十二月五日、本校長曹徵吾先生爲注意於對外足球比賽事、今日特與教務長葛錫祺先生商定、令學生練習長跑。並提出校董陳瑞海先生所捐助之獎勵體育金、作爲購買獎品之用。

十二月六日、本校師生爲應援足球隊起見、聯合發起啦啦隊。除應用本校原有歌曲外、復由山拓斯張四維兩位先生合編歌曲數種。

十二月七日、校長敦請阮淑清先生來校演講政治經濟教育之民主化。

十二月八日、星期六、四川永甯道道尹公署特委考察教育員唐仁來校參觀。

午後一時、後期小學第五十九次週會、同時舉行第十一次演講競爭會。先期由葛教務長請定楊子永馮鐵生丁正鈞三位先生爲評判員。評判結果如左。

第一 包起權 小五丙

第二 楊光興 小六甲

第三 朱惠安 小五甲

同時中學甲子學會在雨中操場開演講遊藝大會至六時半止。

下午一時本校足球隊前往徐匯公學比賽藉資練習。

十二月十日星期一、下午零時四十五分本校長暨葛教務長召集張德平翁子勤王震公壽振黃姚榮隄孫羨仙鍾乞涯龔鯉門諸先生、在會客室開會、商議長跑辦法、推定司出發及記時、終點紀錄名次、視察跑綫各員、所有路綫指掌圖及號數名次記分各表格、由教務長畫印。

下午三時半、前期小學第五十九次週會、同時舉行第十次演講競爭會、評判員由葛錫祺先生請定李國華張文若二先生擔任、其結果如次、

第一 蔣學楨 小三甲

二 張柏森 小四甲

第三 張仲義 小一

四時半、日本土佐林勇雄森川勉安藤基平高島大次郎河村音吉鈴木重憲生田美記七君來校參觀。同時磅長跑員體重一百一十磅以上為甲組、得十七人、一百十磅以下為乙組、得二十五人。

十二月十一日奉化孫海環先生來校、與本校長接洽事件。

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六時半、舉行第一次長跑、結果甲組第一劉修第二林剛瑞第三葉新之第四李象緒第五張

三茂乙組第一童遜基第二馬保之第三曹思勤第四林同第五蔣錫麟。

十二月十三日教務部揭示中學甲商國文會考定廿七廿八廿九三天分組舉行。校長函請蔣觀雲杜亞泉章景丞三位先生擔任命題並覆閱試卷。

紹興宋薛三先生來校參觀。

下午四時張四維先生領商三同學十餘人至楊樹浦參觀滬東工社之工業醫院及工學與中國婦女節制會設立之撫育工兒院。

本校金石研究會惠贈石章二、一爲澄衷學校藏書、一爲澄衷學校國文會考優勝紀念。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一時半起小學部舉行第三次國文會考。先考甲組（小六甲乙級）題目見前期季刊。下午四時半校長請殷芝齡先生到校、在雨中操場演講今後學生對於改進國家社會之方針。

蔣觀雲杜亞泉章景丞三位先生允任中學甲商國文會考命題及覆校。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一時至四時小學部舉行乙組國文會考。

明日爲本校足球隊與復旦中學比賽之期。乃該校來函認輸、希望本校戰勝南洋附中云。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日本谷口二郎池田元大原鶴夫三君來校參觀。

午後零時三十分攝足球隊影、一時葛教務長召集小學甲乙丙組覆閱委員鍾懋宣黃寰任干蘭卿三位先生開會說明評定記分法。一時半至四時二十分小學部舉行丙組國文會考。四時半葛教務長召集小學全體級任於丙辰圖書館開第十三次會議、議決事件五項。

本校長暨教務長爲中學甲商國文會考與校外襄校員有待商酌者、特於今晚宴請蔣觀雲杜亞泉章景丞三

位先生於校中，杜先生因事未到，依蔣先生意見，以爲上古論學派者有三書：（一）莊子天下篇，（二）太史公司馬談六家要指，（三）漢書藝文志。三者之中，藝文志最下，其價值僅備後世考查秦漢以前各家書目而已。論斷各派，未及前二者之精審也。云云。又蔣先生頗贊成本校定張香濤書目答問爲參考書。

十二月十八日夜間，青年會派蕭元恩君攜帶幻燈來校演講基督生平事略。

十二月十九日午刻，本校長借到汽車多輛，裝載足球隊員，應援啦啦隊，暨參觀員，統計不下二百人，（其餘單獨去參觀者，亦屬不少）南往復旦附中操場與南洋附中作第一次決賽。茲將球員決賽時分派之位置列左：

姚永福

徐曰琨 姚永斌

顧福鍾

舒竹平 胡錦祺

徐楠

劉修 陳定海

林剛瑞

蔣望萱

預備員

歸湜

左 周妙安

左 衛鋒張三茂

右 李象緒

曹思勤

比賽結果爲二與零之比本校負。

本校簡章已由校長訂定付印。同時付印每日新聞滿三百號紀念刊。

十二月廿一日早晨舉行第二次長跑。先由校長暨教務長請定張德平姚榮隄孫羨仙王震公李國華項遠村許雪樵翁子勤丁南屏龔鯉門陸運蟠鍾乞涯張文若諸先生爲評判及襄理員。評判結果如次。

甲組

乙組

第一

林剛瑞

童遜基

第二

劉修

馬保之

第三

葉新之

曹思勤

第四

張三茂

林同

第五

李象緒

蔣錫麟

下午零時三十分校長召集中學甲商各級代表會並東請王震公張德平馮鐵生李國華孫羨仙諸先生出席指導。代表到者有舊中四中三中二甲乙新中二乙新中一乙丙商四商三商二共十餘人。在圖書館裏間討論左列二大問題。

一、明春比賽籃球新法

二、關於教室內各項事件

校長主席先提第一問題付討論。並對於籃球競賽表示打破級的界限。次由舒竹平陳曉鍾二君暨王震公張

德平兩位先生先後論列改革辦法。終由主席用歸納法而成左方議案，經全體通過。

從前籃球比賽方法，含有級的觀念，流弊甚多。茲為打破此觀念計，特加更正。校內設籃球五六隊，名為全紅、全黃或醒獅神龍。儘本學期內，屬學生自由報名，於明春陰曆正月廿八起開始比賽。現設委員會，將報名之球員分為甲乙丙三類，用至公允之方法，分別組隊。挑選 S T 不在此例。

主席對於第二問題，舉出左列三事，盼望出席各級代表通告同學。

一、勿破壞學校公物，玻璃尤應當心。

二、勿拋棄果皮紙屑，終以清潔為主。

三、試期將臨，自修時應格外注意，勿妨他人學業。

臨時提案 張德平先生提議本校為普及體育計，應以添闢大操場為第一要件。請校長轉致校董注意此事。

舒竹平君主、張全體學生應向校董請願此事，並主張學生每人捐洋一元為設備費。

主席聲明，忝為校長，獲視擴充，何樂如之。但此事非我權力所能為。張先生欲我轉致校董，自當遵命。張德平先生主、張立刻組成擴充校董委員會，推出書記積極進行。許鼎、當推陳曉鐘君為書記。

下午四時半，校長請徐滄水先生到校演講今日之商業狀況。

本日發登招生廣告於本埠各報。（定陽曆一月十三日上午准八時招致新中一舊中二甲商三二年級插班

生，招不足額，定陰曆正月十六續招，陰曆正月十五上午九時招致小學插班生。）並函謝情借汽車之諸先生

及行號公司。

十二月廿二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後期小學第六十次週會。由本校長施訓話（一）勿爲分外舉動（二）同學勿互相推撲、致有跌傷出血種種危險等事。同時舉行第五次英文生競爭會。小六甲乙兩級比賽。先由葛教務長請定毛企文先生爲評判員。結果爲零與六之比。六甲勝得獎品。

十二月廿三日、星期、本校長在懷德堂午膳後向項如松、張琴軒、曹蘭彬、葉賢剛四位校董先生處進言擴大校基事。諸校董似有意而未加可否。

上午十時、同芳足球隊來與本校比賽。本校以六對二勝之。

下午本校S. T. 與星家足球隊、借青年會草場比賽、不分勝負。此次賽球、球員支配、略有更動、爲南洋附中作第二次決賽張本。

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起義紀念、循例休課。上午九時起舉行儀式、秩序如左。

一、向國旗行禮

二、唱國歌

三、唱校歌

四、向蔡公遺像行禮

五、曹葛二先生演講蔡公事略及起義感想

六、散會

十月十日之慶賞筵席、移至今日補開。教職員列席者三十七人。

十二月廿六日早晨舉行第三次長跑，作為決賽。由前次評判員評判，其結果如左。

甲組

乙組

第一 劉修

童遜基

第二 林剛瑞

馬保之

第三 葉新之

林同

第四 張三茂

曹思勤

第五 李象緒

蔣錫麟

三次平均 甲組

乙組

第一 劉修

童遜基

第二 林剛瑞

馬保之

第三 葉新之

曹思勤

第四 張三茂

林同

第五 李象緒

蔣錫麟

右列諸君各贈以價值三元之跑鞋一具，其尤前三名，加贈銀質鍍金獎牌一方。（俟元旦大會時給發。）

校友胡立勳君寄贈德育寶鑑五十部，分存圖書館及同學會各理事處，中小學每級各一本，以便觀覽。

十二月廿七日，小學第一學期試驗時間表，由葛教務長排定付印，分給各級主任。（前期小學一月十一起十二

日完畢後期小學一月九日起十一日完畢)

學業成績計算法(根據上屆級任會議議決案)由葛教務長付印分給各位先生(附表如左)

(一)記分須依據單位。即半單位記足五十分。以三十分為及格。一單位記足一百分。以六十分為及格。兩單位記足二百分。以一百二十分為及格。(以下類推)

(二)總分數宜以單位數平均之。

(三)及格與否。以平均分數為標準。及格單位數。究為若干。可不必顧及。

附單位表

小一						
科目	修身	國文	作文	應用文	習字	算術
時間數單位	1	1 4	0	0	2	4
位		3			1	3

小二						
科目	修身	國文	作文	應用文	習字	算術
時間數單位	1	1 2	1	0	3	4
位		2	1		1	3

小三						
科目	修身	國文	作文	應用文	習字	算術
時間數單位	1	1 2	1	0	3	4
位		2	1		1	2

小四						
科目	修身	國文	作文	應用文	習字	算術
時間數單位	1	8	1	3	2	4
位		2	1	1	0.5	2

應用文	作文	國文	公民	科目	小五
1	2	7	1	時間數單位	
0.5	1	2	1	單位	

應用文	作文	國文	公民	科目	小六
1	2	7	1	時間數單位	
0.5	1	2	1	單位	

單位等次比例表

及格數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	戊等
30	40	35	30	25	20
60	80	70	60	50	40
90	120	105	90	72	60
120	160	140	120	100	80
180	240	210	180	150	120
240	320	280	240	200	160

共計	體操	手工	樂歌	圖畫	英文	常識	珠算
28	2	1	1	0	0	3	0
12	1	1	1			2	

	體操	手工	樂歌	圖畫	英文	常識	珠算
28	2	1	1	0	0	3	0
12	1	1	1			2	

共計	體操	手工	樂歌	圖畫	英文	常識	球算
30	2	1	1	1	0	3	1
13	1	1	1	1		2	1

共計	體操	手工	樂歌	圖畫	英文	常識	珠算
32	2	1	1	1	4	3	1
14.5	1	1	1	1	1	2	1

習字	英文	算術	歷史	理科	地理	珠算	圖書	樂歌	手工	體操	共計
2	6	3	3	3	0	1	1	1	1	2	34
0.5	3	2	1	1.5		1	0.5	0.5	0.5	1	16

習字	英文	算術	歷史	理科	地理	珠算	圖畫	樂歌	手工	體操	共計
2	8	3	0	3	3	1	1	0	1	2	35
5	4	2		1.5	1	1	0.5	0.5	0.5	1	17

單位	記分
0.5	50
1	100
0.5	150
2	200
3	300
4	400

附十二年十月廿三第八次校務研究會議決案

學業成績計算法案 (一) 小六小四畢業學年之成績無庸與前幾年成績平均 (二) 以後新制小學至

畢業時亦取消各學年平均方法、各年各辦、不必平均、(三)學年成績將第一學期各科分數與第二學期各科分數、橫行平均、以定每科一年之成績、再將各科總平均以定名次、(學期成績之總計一項作廢)、(四)改三學期記分爲兩學期記分、(五)各科成績、日常與考試並重、其分數應各折半記入、
下午一時至四時廿分、中學甲商甲組國文會考在大講堂舉行、

葛教務長發通告、請各位先生組織招考委員會。

十二月廿八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廿分、中學甲商乙組國文會考在大講堂舉行。

十二月廿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中學甲商丙組會考國文。

下午一時、本校足球隊前往南洋附中作第二次決賽。球員位置分派如左、

蔣望萱

徐楠 劉修 胡錦麒

林剛瑞 舒竹平 姚永福

顧福鍾 徐日琨 姚永炳

張三茂

預備員

曹思勤 歸湜 陳金海 周妙安

決賽結果爲二與一之比、本校負。

小學第三屆國文會考成績業由鍾廣汗三位先生評定。今日發表統案，並攝各組三名前影，以彰榮譽。

甲組錄取者十四人 張濟漳（小六乙）第一

乙組錄取者十二人 陳炳燧（小五甲）第一

丙組錄取者十一人 陳紹言（小四甲）第一

甲組團體第一 小六乙

乙組團體第一 小五丙

丙組團體第一 小三乙

下午一時，前期小學第六十次週會舉行第十一次演講競爭。後期小學第六十一次週會舉行第十二次演講競爭，作為決賽。由教務長葛錫祺先生主席兼司時。先期請定王砥平、劉懷清、張亦飛三位先生為評判員。茲將各級得勝代表及演題列左。

前期小學

第一馬銜之（四乙）失敗為成功之母

第二蔣學楨（三甲）少年應該怎麼樣去求學

第三何子祥（三乙）團體紀律與個人自由

後期小學

第一張家澧（五乙）怎樣利用星期日

第二朱惠安（五甲）同

第三費祥傳（五丙）同

散會後在大講堂前攝影以彰榮譽。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一、陽曆年假。

十三年一月一日、陽曆年假。下午同學會開元旦慶祝大會。先期分發入場券。男女來賓到者頗多。秩序如左。

下午一時起五時半止

- (一) 振鈴開會
 - (二) 國歌
 - (三) 校歌
 - (四) 會長報告
 - (五) 給獎
 - (六) 絲竹
 - (七) 疊羅漢
 - (八) 唱歌
 - (九) 崑曲
 - (十) 技擊
 - (十一) 幻術
 - (十二) 新劇
- 夜七時半起十二時止

- (一) 京劇清唱
- (二) 三絃拉戲
- (三) 口技
- (四) 跳舞
- (五) 雙簧
- (六) 新劇
- (七) 爛火
- (八) 散會

中學甲商第一次英語演講競爭會、團體及個人成績優勝者、於本日各給泥金玻框榮譽證一方。同時發長跑優勝者之贈品。茲將英語講演成績列左、

團體第一新中二甲第二商三

個人第一林 同 第二王湧源 第三包光宇

校中每日新聞發行滿三百號、出臨時增刊一張半。分致本校教職員、及學生各一份。

一月二日休課。

一月三日、星期四、上課。午後零時三十分、中小學各級學生代表、爲擴大大捐款、以圖校舍之推廣事、齊集圖書館裏、開會討論。

同學會演講部於今晚七時開結束大會、敦請教職員及各級代表蒞會賜教。

一月四日、許雪樵、陳亞漁、朱覺卿、周浩泉、項遠村、武書常、杜其均、王震公、錢錦江、蔣孟潔、壽振黃、張四維、黃寰、任諸位先生發起擴大大校基贊助會、發通告於其他各教職員。

晚間七時、教職員在教員宿舍開第九次校務會議。先期由校長召集、臨時未到、由葛教務長主席。出席二十二、人、議決左列三案、

(一) 通訊簿草案 (提出者葛錫祺先生)

(二) 規定學生於寒假期內之自修課 (提出者翁子勤先生)

(三) 推廣本校議案 (提出者毛企文先生)

一月五日、星期六、後期小學週會停止。

每日新聞出至今日爲三百二十號、自明日日起暫停。

教務部發表通訊簿樣本、及學生於寒假期內自修書目。

後期小學

小六甲乙

孟子 (溫讀前三篇)

曾文正公家書

小五甲乙丙 曾文正公家書

前期小學

小四甲乙 三國志演義 伊索寓言演義

小三甲乙 事物發明史 伊索寓言演義

小二甲乙小一 溫習本學期已讀之書

一月七日、上午、本校長往省教育會談及本校爲擴大校基、擬欲購地事。會內諸先生謂茲事官廳方面亦願幫忙、惟最好須與就地紳士接洽、尤爲便利云。

後期小學入學試驗委員、於下午四時半開會討論試驗辦法。公推趙禪莊先生主席、同時張四維先生邀請西人三位到校演講、

(一) 駱愛華 演講寒假中之學生

(二) 史筑朗 演講墨士哥故事

(三) 麥克雪蘭 演講印度風土記

一月八日、本校長爲注重體育起見、邀請張德平先生面商、由本校發起上海體育會約訂規條如左、

(一) 1. 各種運動、應有盡有、

2. 永久的、非暫時的、

3. 加入學校、不得過十二所、(入會者須嚴格核准、)

(二) 依分數多寡、分三等獎品、以提高學生對於體育之興味。
籃球委員決選結果、舒竹平得四票、陳曉鐘得三票、當選。姚永福候補。

中學甲商教職員會議、議決案如左、

(一) 命題 命題標準、難以規定、內含教材、務求其多。

(二) 記分 記分務求其寬嚴得中。上屆委員會議決之件、本期實施。

附錄十二年六月九日委員議決案、

(甲) 一二年級國英數三科、均滿六十分者、爲及格。有一科不滿六十分者、即以不及格論。學年總分不得平均。

(乙) 三四年級除國英數三科、均須滿六十分外、歷史地理兩科中、必須有一科滿六十分、同時物理化學兩科中、又必須有一科滿六十分者、方得以及格論。否則作爲不及格。學年總分、不得平均。

(丙) 甲商科 簿記銀行商要科、同中學科史地例。

(丁) 不及格學科、滿五十五分者、得於下學年始業時補考一次。

本日約翰附中函約本校參與上海籃球競技。本校長當請張德平先生舒竹平君爲代表、於今晚七時赴青年會商議。出席者計十三校、抽籤結果、本校與二師比賽、在三月一日、與暨南比賽、在三月八日。

一月九日、後期小學於本日起舉行學期試驗。

上海縣教育局教育委員陸伯翔君來校、出調查表調查中學部學生及教職員數、由本校長親自填交。

晚間爲發起上海體育會事、通函南洋民立浦東民強清心昌世各中學、暨招商公學第二師範南華學院東吳

二中第一商校青年會日校暨南學校、徵求贊同。

一月十日、填寄十二年春秋兩季招考狀況表與省教育會。

今晚開第二次籃球委員會、並派定職務。於寒假期內隨時練習。

一月十一日、全體學生上校董書、請求擴大校基。（附致校長函）

新聘理化儀器管理員兼英文書記張三才君、於今日蒞校任事。

前期小學學期試驗、於本日起舉行。（後期小學於今日完畢）

一月十三日、星期、上午八時招考中學甲商插班生。

上午十一時半、中小學教職員、在禮堂開第一次擴大校基贊助。

一月十四日、星期一、中學甲商學期試驗、於今日起舉行。發表錄取新生案、送登明日申報封面、錄取人數如左、

商三（一人） 舊中二（九人） 初中一（十七人）

本校長因事歸里。

葛教務長於今早發給演講優勝者獎品、並小學國文會攷獎品。惟各組第一名、應獎銀盾一座、以尙未刻就、暫從緩發。

計開

甲乙組除第一名外、各獎會文正公家書五種一部。

丙組除第一名外，各獎左列書一部或二部，並小字筆六支，或大字筆三支，由各該生自己指定，過額之款自聽。

常識文範 曾文正公家書五種 伊索寓言演講義 新撰普通尺牘

下午四時半，中小學教職員在理科教室開第二次擴大校基贊助會。

一月十五日，中學甲商繼續試驗。

一月十八日，日本校長返校。

一月十九日，星期六，小學授課至本日止，中學甲商放試至本日止，放寒假。

約翰大學備函表來調查本校膳餐辦法，照填寄去。

中學甲商第一次國文會，經校外文學名人蔣觀雲、杜亞泉、章景丞三位先生校閱後，今日發表統案如左，獎品俟下學期開學後發給。

甲組錄取者十七人 陳鍾儒（商三）第一

乙組錄取者十六人 郭大雄（舊中二甲）第一

丙組錄取者十八人 張翊信（初中二乙）第一

甲組團體第一 中三

乙組團體第一 商二

丙組團體第一 初中二乙

全體教職員爲擴大校基事上校董書
全體學生校基擴大委員會爲定納捐款事印刷通函分達各生家長。

小學部成績報告單之附函列左

家長先生台鑒 謹啓者 敝校同學鑒于校務發達蒸蒸日上而校舍不敷大有人滿之患此雖主校務者之責而同學食于斯住于斯力學于斯要亦有其切身之關係衆意僉同爰起爲擴大之運動其目的無非爲母校策進步亦卽爲同學自身謀幸福。

貴家長爲培栽子弟贊襄教育計諒亦深表同意頃經各級代表聯席會議議決中學甲商部同學每人定納捐款洋二元後期小學同學半之（僅限一次）卽希

貴家長查照將此數增入下期入學預算于開學時與學膳等費一併繳付何如至捐款詳細用途日後容當分別報告專此奉聞敬頌

德敘

澄衷學校校基擴大委員會謹啓 十三年一月 日

逕啓者本校改正記分方法注重各科成績嗣後及格升級較前更加嚴緊平均分數須俟學年考試完畢上下兩學期平均分數及格之後方能結算故本期成績報告表上於平均及名次格內不填明等第敬希

貴家長台洽

澄衷學校啓十三年一月

附啓 學生成績非家庭與學校力圖聯絡萬不能收美滿之結果令郎已及格之科目貴 請家長督令溫習精益求精其不及格之科目務請從嚴督促自修庶幾下期考試或可及格免致落第虛擲光陰是所

二月十八日、上午准八時、續招中學甲商插班新生、即日發榜、因額未滿、定二十四日補考一次。

二月十九日、上午准九時、招考小學部插班新生、即日發榜。

下午一時開校董會議。曹校長報告雨中操場後面廁所已壞、應從速修理。經校董察看後、謂不妨延至暑假時修理。最後談及擴大樓舍、校長於報告此事經過情形後、即行避席、俾便從長計議。

教職員代表余祝蔭、楊子永、兩先生、爲擴大樓舍事、面請校董予以同意。

二月二十日、寒假期滿。

二月二十一日、開學。上午九時行開學禮。

本學期教職員與前學期同、所任職務、及功課鐘點、亦未更動。惟添聘張松石先生爲商四速寫教員、張三才先生任理化助理員兼英文書記。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開課。校中每日新聞亦於今日起繼續出版。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零時三十分、在會客室開英文教員會、討論嚴格促進英文程度之方法。

復陳韶奏函、並將育英社補助學費洋五十元寄去。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本校董致曹校長函、屬令發還學生擴大樓舍捐款。

下午零時三十分、在圖書館裏開籃球委員會、議決與本埠十二中學籃球奪標比賽辦法。

二月二十六日、省教育會會長黃任之先生來校接洽職業指導及購買校基事。本校長贊同職業指導、而遜謝購

地事。

本校長覆校董函、爲發還學生捐款事。致馬子貞先生謝贈法書、並請來校演講。又致子貞先生之令姪西民先生請來校教授國技。

下午三時、復旦大學籃球隊來與本校比賽、以資練習。

四時半、同學會演講部邀到美國儒特女士來校演講、學生對於世界和平之供獻。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馬西民先生來與本校長接洽、允於下星期一起、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四時半來教授學生之願受國技者。

同學會於本日發出通函、催納會費、並附選舉票、從事初選會長及會務暨。

二月二十八日、義務夜校自今年始、歸孟晉學會教育股管辦。今日將教職員名單發登於校中、每日新聞。
二月二十九日、每日新聞徵文、題爲發還捐款手續之商榷、限三日繳卷。

接中華職業教育社鄒恩潤先生來函、爲職業指導運動事。本校長覆書極表贊同。

下午四時半、開第十四次小學全體級任會議、主席葛教務長出席十二人、議決左列四項事件、

一、國文會參考書問題

二、假中閱書命題考試問題

三、新制小學畢業證書問題

四、週會表演務求切實問題

同時同學會舉行複選會長以曹先生爲最多數會務監以陳曉鐘爲最多數均依理當場辭職由次多數遞補
葛錫祺先生爲會長、張四維馮鐵生二先生及王宗培許鼎汪梧封三君爲會務監。發布中學甲商英文會考規
程草案。

三月一日、星期六、午後一時後期小學第六十二次週會。由教職員施訓話、曹校長演講選舉與公民。

三月三日、星期一、本校長爲實施職業指導事、於上午時往青年會與朱樹翹先生磋商合辦之法、約定下星期一
在該會開茶話會、邀請鄒恩潤先生到會討論、本校決定先行左列三綱、

一、開委員會

二、通知學生

三、請校外各業專家演講

本日前期小學週會、因校東又新先生喪事、會場堆積雜物、不能舉行。

三月四日、自一月九日本校體育部發起上海中等學校體育會函徵各校贊同後、來函加入者、計有南洋中學南

華學校昌世中學招商公學職業學校第一商校第二師範七校。本日函約各校於月之十日在四馬路同興樓

開成立會。

下午零時三十分、同學會在會客室開新職員歡迎會。

三月五日、下午零時三十分、同學會在會客室開新舊職員交代會。

本埠十二中學籃球奪標比賽、以本日下午四時爲本校與二師第一次對壘之期、比賽結果、爲十二與十八之

比本校負。

三月六日、教務部發表小學部國文會致致致書、及注意事項。

三月七日、校東又新先生之喪、於昨日起、在懷德堂誦經、本日成主、明日領帖、本校每日新聞爲出追悼號。

三月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以後休課、各教職員率學生往弔葉三公子之喪、後期小學週會亦因此停止。

三月十日、星期一、本校長病假、丁正鈞先生辭職、請陸朝勳先生代課。

上午九時起、後期小學全部及前期小學之三四年級、舉行寒假期中自修書成績之考試、命題閱卷、均由曹葛二先生分任之。

下午三時半、前期小學第六十一次週會、先由陳明齋諸俊良張文若三先生施訓話、繼由四年級表演左目、

一、講演 換心改頭 四乙

二、常識談話 植物傳佈種子之方法 四甲

三、講演 聚寶盆 四乙

四、國文還講 卜式（以時遲未演） 四甲

本日下午、王震公先生代表曹校長赴青年會職業指導討論會、與朱樹翹鄒恩潤二先生洽定事項如左、

一、學校與職業社保持合作之精神

二、指導職業之種類（教育農業工業交通商業醫業美術宗教）

三、擬延之指導師（其人能否延到難以預定故略其姓名）

四、指導日期 四月十四日起二十日止

五、演講時間 定星期一三三四五下午四時半

六、刪改職業社所定實施計劃

七、洽定個人談話之辦法

八、學校指導委員會所擬之就教專家表約定於三月廿二以前彙交職業社斟酌損益而釐定之

九、指導師不限定於上列擬延諸人

十、演講地點 星期一三在青年會四五在本校星期六事務由兩校自行辦理

三月十一日、下午零時三十分、同學會會務監及理事在會客室開聯席會議、提議左列三項、

一、增設小學閱書會

二、催各部從速繳出預算

三、催繳學校津貼季刊費

三月十二日、本校長銷病假、即組成職業指導委員會會員如左、

一教育 項遠村先生 二農業 壽振黃先生 三工業 許雪樵先生 四交通 周浩泉先生

五商業 馮松雨先生 武立侯先生 陸連嶠先生 六醫業 顧壽白先生 七法政 王震公先生

生 八美術 翁子勤先生 九宗教 張四維先生

幹事 曹校長葛教務長 庶務 鍾乞涯先生 文牘 干蘭卿先生

下午四時半，俞頌華先生來校演講德國魯爾問題之見聞。

三月十三日，壽振黃、龔鯉門二位先生致函校長，擬改植木本於校主銅像之四周，並開附應植木名及圖樣各一紙。

本校長為調查本校教學狀況起見，製成中小學國文會攷優等生調查表，及中小學各級優劣生調查表，分給教職員填報。

本日發布上海中等學校體育會章程、籃球競技簡章、比賽日程表，以及現任職員一覽表等件。

上海中等學校體育會章程

宗旨 共謀體育進步聯絡各校感情

組織 設會長一人書記兼司庫一人執行委員主任一人委員七人

會址 第二師範學校

會員 (一) 江蘇省立第二師範 (二) 約翰青年會中學 (三) 中華職業學校 (四) 南華學院

(五) 昌世中學 (六) 招商公學 (七) 澄衷中學

除原有各校外如有加入者必經原有各校通過方准入會

會費 每季每校二元季終結算有餘發還不足由各校均任之

開會 每季開常會一次臨時會議無定期由委員請求會長招集之

會章 本會章如有未盡事宜之處得隨時公議修改

職員任期 每年春季開常會時公推一次

比賽項目 (一) 足球 (二) 籃球 (三) 排球 (四) 田徑賽

比賽配支 春夏為籃球排球舉行時期秋冬為田徑賽足球舉行時期於每次比賽之前由委員長主任招集各委員討論比賽日期與抽籤方法以定比賽程序

比賽規則 仿照遠東運動會各種規則為標準

公正人 球類公正人由委員主任商酌聘請之但田徑賽評判與本會各校無關係者為合格

與賽資格 以本會各校在校學生為限

甲 組						組別	五月
日三							
八廿八廿一廿五十五十						四月	比賽學校
昌世與招商	二師與昌世	招商與南華	南華與二師	二師與招商	南華與昌世	公正人	操場
王振聲	刁慶歡	黃懋任	張德平	趙士明	刁慶歡		
招商	昌世	南華	二師	招商	昌世		

乙 組		
八廿一廿五十		
約 中 與 職 業	職 業 與 滄 衷	約 中 與 滄 衷
張 龍 海	侯 紹 倫	侯 紹 倫
職 業	滄 衷	滄 衷

上海中等學校籃球競技簡章

- (1) 各校與賽球員當先報名於滄衷學校張德平君處
- (2) 每校球員至多十人
- (3) 各校報名單須由校長蓋印
- (4) 公正人由委員會聘請
- (5) 至比賽時日有一校不到場者作敗論
- (6) 兩校比賽無勝負時得以延長十分鐘若再無勝負另行比賽一次日期由雙方議定
- (7) 比賽規則以一九二四年之籃球規則為標準
- (8) 本屆優勝學校獎以會長曹徵吾君所贈之銀盾
- (9) 籃球委員會定於五月五日假英大馬路石路口全羽春茶樓敘會

上海中等學校體育會現任職員一覽表

會長

曹慕管(滄衷)

書記兼司庫

張德平（澄衷）

執行委員主任

楊肖軒（二師）

委員七人

每校一人

各校通信

澄衷中學 塘山路

招商公學 提籃橋

昌世中學 狄思衛路天通路

南華學院 法界南陽橋平濟利路

中華職業 陸家浜

第二師範 小西門內

青年會約翰中學

三月十四日、孟晉學會學藝股日語系、以今日始、請葛教務長每星期教授日語三小時。

三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日本小學校訓導若尾君、介紹鹿兒島縣教育會所發起之南支那視察團團員山

田直記君等十五人、來校參觀、對於本校丙辰圖書館深為羨慕、謂日本中等學校、有此種設備者、殊不多觀、臨

行索去小學習字圖畫成績廿餘份。

本校長揭示中小學諸生、於本月十八以前報名種痘、以防天花。

陳葆成先生當選爲本校校董。

下午一時、後期小學第六十三次週會、五年級表演節目如左、

一 曹葛二先生訓話

二 英語演講

三 算術遊戲

四 疊羅漢

五 唱歌 中華歌

六 表演 村人易靴

七 唱歌 春景歌

八 表演 阿留傳（以時遲未演）

三月十七日、星期一、教務部將中小學書法競爭會規程重行抄錄發布、初選定四月十一日繳卷、決選定四月十九日面議。以本年暑假舉行畢業式爲中學第六次小學第二次給獎之期。

下午零時三十分、在圖書館裏間、開本校旬報發起會議。先由陳鍾儒君致開會詞、并推本校長爲主席。經討論後、議決左列各案、

一、公決翔辦旬報以學校爲主體關於言論及經濟之責任由學校負擔之而撰述則由師生合作

二、公決旬報應設法推行校外

三、公決報名假定爲智識

四、關於旬報之組織法及簡章推舉左列七委員籌辦之

葛錫祺先生 許雪樵先生 項遠村先生 曹嘉管先生 陳鍾儒君 陳曉鐘君 葛興邦君

下午二時半、項校董陪同黃子犀王文章二位先生來校參觀。

三時半起、前期小學第六十二次週會、表演節目如左、

一國文講讀 三乙

二塞下曲 三甲

三巧妙詩句 三乙

四牧童說謊 三甲

五算術遊戲 三乙

六螞蟻儲蓄 三甲

表演畢、曲葛教務長施訓話、

四時半、籃球競技員抽定號碼、

號碼 1 3 5 6 9 11 12 14 16 17 23 24 25 27 29 33 34 36 37 40 44 45 46 47 49

員 欽錫兆仲 沈汪沈余 朱仇孫蘇王 蘇晉博 張賢達 袁潤昌 朱志遠 沈渭初 宗 驚 林愛馴 馬保之 陳曉鐘 曹思勤 程學樞 葉滿楷 張則仁 張宏德 周倫方

球 屠沈汪沈余 朱仇孫蘇王 蘇晉博 張賢達 袁潤昌 朱志遠 沈渭初 宗 驚 林愛馴 馬保之 陳曉鐘 曹思勤 程學樞 葉滿楷 張則仁 張宏德 周倫方

隊名 泰山隊 衡山隊 華山隊 恆山隊 嵩山隊

三月十八日、日本日聘到范盈舟先生正式接替丁正鈞先生之課。

教務部與中學甲商各級任先生商定本屆國文會考自修書如左、

甲組 日知錄 卷十三論世風 卷十八至廿一論藝文

乙組 小學集注

丙組 廿四史約編 第三四冊

三月十九日、有楊賢江者、於商務書館所出學生雜誌第十一卷第二號中、登載國故毒一篇、以無理之評論、詆毀我校園文會。本校長特於今日致長函質問而駁斥之、並將去函登本埠各報。下午零時三十分、開英文教員會議、修正英文會考規程如左、

中學甲商英文會考規程（根據三月十九日英文教員會議決案）

一、宗旨 本校為獎勵學生英文進步起見、特仿國文會考例、設英文會考

二、分組 分受試者為甲乙丙丁戊五組、舊制中四商四為甲組、舊制中三商三為乙組、舊制中二商

二為丙組、新制中二為丁組、新制中一為戊組

三、試驗科目 試驗科目分拼默、Shellings and Dictation 作法、Composition, Translation, Gram-

mar or Rhetoric. [Penmanship test included] 讀法、Pronunciation and Enunciation 三項、拼默

記分占百分之二十、作法占百分之五十、讀法占百分之三十。

四、命題 命題雖不能限在教科範圍以內、然亦不宜超出相當程度以外

五、閱卷 各組試卷由各組英文教員交互閱之（如甲組試卷請他組英文教員評閱）或請校外

精於英文者閱之試題則歸本組教員自擬

六、試期 各項每學期各會考一次日期由教務部酌定後公布

七、名額 錄取名額每組假定五人以上十人以下如遇優良或惡劣試卷過多時得隨時伸縮之

八、評判 評判之目標須實質與形式並重每次會考依分數多寡發表名次俟學期末將三項分數

相加得分最多者為第一

九、獎品 獎品分為三種（一）個人獎依總平均名次先後酌贈書籍文具（二）團體獎各組及

格名額最多之學級獎團體優勝旗一面（三）各科第一每次會考各組第一名亦略給獎品

十、待遇 會考分數與學期試驗英文科分數並重故會考及格而學期試驗不能及格或因不得已

事故不能與試者由教務部會同英文教員酌量情形准予及格

非正式之籃球比賽於今日下午四時半舉行結果泰山隊得最後勝利。

三月二十日午後零時三十分曹校長及葛教務長召集全體職業指導委員在會客室開第一次討論會並擬就
就教專家表送致職業社。

下午四時半本校籃球隊S.T.往滬江大學舉行奪標比賽。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本校長為旅行杭州或南京問題召集同學在圖書館裏開開會議定舉辦辯論會分舊中新
中甲商後期小學四組比賽。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後期小學第六十四次週會、舉行第十三次中文演講競爭。葛教務長司時、並請定陳亞漁、范盈舟、壽振黃三位先生為評判員、結果如次、

第一 洪志芳 (五丙) 植樹之利益

第二 屠基發 (六乙) 個人習慣與社會之關係

第三 傅家和 (五甲) 公民之義務

演講畢、壽先生演講植樹之利益。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時半至四時半、前期小學第六十三次週會、表演節目如左、

一 故事 先苦後甘 二乙

二 繪圖 二甲

三 唱歌 勤學 二甲

四 讀詩 夜思 一年

五 笑話 二甲

六 算術競爭 二甲

七 唱歌 拍球 一年

八 讀詩 春曉 二乙

本校長致商務書館總經理張翁生、編輯長王岫廬二位先生、函質問楊賢江、詆毀本校事、並將去信發登本埠、

三月二十五日、本校長致各校董信、封寄駁斥楊賢江詆毀本校之函件。

張菊生王岫廬二君來函道歉。

午後日人松井光次山內雄太郎水口民次郎三君來校參觀。

工部局衛生處、因接本校去信後、於本日下午二時半派二員來施種牛痘、受種者百數十人。

下午四時半、旬報委員會、在會客室開會討論進行辦法。到會者為項遠村許雪樵曹慕管葛錫祺四先生、陳曉

鐘陳鍾儒二君。曹先生主席、議決案略如左。

一、旬報大小 暫定如學燈之二分之一

二、創刊期 四月十六日

三、名稱 知識

四、宗旨 灌輸知識

五、校對員 擬請周思白朱僧虔張美松三先生

六、投稿用紙 另印

七、總編輯 公推曹先生

八、分部 社會自然文藝記事

九、各部主任 每部二人歸總編輯聘請

十、特約撰述員 擬請張亦飛陳梓傳俞頌華郭虞常陳韶黃維榮盧子道王珪孫沈作乾李景瀚李景瀟

李允成王宗旦羅泰賚諸校友

十一撰述員 委員全體加入惟其中各有公忙爲平均勞逸計分三類如左

甲、基本撰述員 須負每期投稿之責

乙、定期撰述員 須負隔期投稿之責

丙、無定期撰述員 須負不限期投稿之責

十二保舉學生撰述員 本星期六以前各保舉學生中之有撰述能力者

十三具名 真名別號聽便惟須以真姓名通知編輯部

十四句讀 採用簡式僅用圈點以歸一律

校友陳梓傳先生因悉本校重國文而遭謗特來慰問并勸告維持學風毋墮初志慨允捐款委託張亦飛先生代購可靠之有價證券專供國文會致成績優良者贈品之用。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半、同學會在圖書館裏間、開本校成立紀念日同樂大會籌備委員會、公推劉松林君爲委員、長、施存恪君副之、

同時青年會日校來與本校比賽籃球、本校負。

三月二十八日、中學甲商第一屆國文會放錄取者之獎品、始於昨今兩天由葛教務長絡續發給、各組第一名銀盾一座、第二名書券三元、第三名書券二元、其餘均獎一元書券。

職業指導之就教專家表由職業社參酌確定印就於今日寄來發給學生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午後一時、後期小學第六十五次、週會、表演節目如次、

一訓話

二英文演講

六甲

三演講（資本）

六乙

四理科試驗

六甲

五對客揮毫

六甲

六英文演講

六甲

七演講（去私）

六乙

八算術遊戲

六乙

九孟子雜句競爭

六甲

十口琴

六甲

十一京劇清唱

六甲

十二疊羅漢

六甲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前期小學第六十四次、週會、舉行第十二次演講、葛教務長司時、並請定張四維袁之浩先

生為評判、結果如次、

第一徐文熙（四甲） 演講鑄劍故事

第二朱瑞棠（二乙） 演講先苦後甘故事

第三曹可山（三乙） 演講有感

本校長因病休勤。

四月一日，張晉峯先生因前受本校長面託，代辦木木花卉，乃於今日遣人送到石楠、玉蘭、楓樹各二株，垂柳扁和洋梧各四株，紫藤五株。由壽振黃先生分種於校主銅像之四周。

旅行杭州或南京辯論會發起後，於昨今兩日抽定講題，并推定代表如左：

組別 主張 代表

一舊中組 杭州 陳曉鐘

二新中組 南京 包光宇

三甲商組 南京 葛興邦

四後本組 杭州 楊光興

四月四日接省教育會來函，並附中學畢業生出路狀況表（十二年份）即日照填寄去。
四月五日、星期六、植樹節休假。

下午鄒恩潤先生為職業指導事，來與葛教務長面洽，改定專家演講，分為青年會及本校兩處，於下星期內實施完了之。

四月七日、星期一、本校長疾愈、照常辦公。議定發行旬報、定名智識。於四月十六（本校成立紀念日）起、發創刊號。內容分爲四欄、張貼通告徵文（一）社會科學（二）自然科學（三）文藝（四）紀事。

實施職業指導於下午三時半起、黃炎培先生演講擇業原理於丙辰圖書館（指定此處爲職業指導演講場、中四商四商三爲聽講年級）四時半起劉湛恩先生演講如何選擇職業。前期小學第六十五次週會、表演節目如左、

- 【一】對客揮毫（四甲）
- 【二】英文問答（四乙）
- 【三】國文講讀「中日之戰」（四甲）
- 【四】演講「國恥」（四乙）
- 【五】國文講讀（四乙）
- 【六】常識講演「歐亞交通的起點」（四甲）
- 【七】國文表演「航空機」（四甲）

四月八日、國會開幕紀念、循例休假。

朱經農先生爲職業指導演講、於下午七時來校演講教育。本校長爲職業指導事、東邀黃任之劉湛恩鄒恩淵諸先生、暨本校職業指導全體委員、於明日下午七時至四川路青年會會食堂西餐候教。

本校長派張四維先生赴上海中等學校聯合中文辯論會成立大會、張先生被舉爲第一屆正委員長。

四月九日、葛教務長請定王震公馮鐵生趙禪莊翁子勤鍾乞涯五先生爲本屆中小學書法競爭初賽評判員。智識旬報總編輯曹校長請定各欄主任、及顧問如左、

- （一）自然科學、主任葛錫祺先生、王顯廷馬保之二君副之、顧問許雪樵周浩泉壽振黃三先生。
- （二）社會科學、主任項遠村先生、陳鍾儒君、顧問王震公馮松雨杜其均先生。

(三) 文藝主任蔣孟潔先生、陳曉鐘君、顧余天、陳亞漁、楊子永、翁子勤、四先生。

(四) 紀事主任鍾乞涯先生、干蘭卿先生、顧明華君、顧問、葛錫祺先生。

阮介藩先生為職業指導、於下午三時半來校演講工業概要、四時半起、葛敬中先生演講農業概要。

四月十日、下午二時半、顧壽白先生為職業指導演講醫業概要。

本校長通告旅行南京或杭州辯論會各組代表、於今晚七時在圖書館舉行辯論。葛教務長主席、本校長暨張亦飛、許雪樵二先生為評判、毛企文先生司時、結果主張南京者勝。

本校長派張四維先生於今晚赴基督教教育會成立大會。

四月十一日、陳靈銳先生為職業指導於下午三時半來校演講法律概要。

夜七時起在圖書館開第二次旅行地點辯論會、主席評判司時同前、結果主張杭州者勝。

四月十二日、星期六本校長公布本屆旅行地點旅費及一切應注意之事項如左、

(一) 分隊及地點

第一隊 杭州 南京 以中學甲商組織之後期小學生有欲加入者須經教務部審察體格決定行止

第二隊 江灣 崑山 以中學甲商後期小學組織之

第三隊 本校附近花園 以前後期小學組織之

(二) 出發日期 第一隊四月二十五日出發二十九日返校 第二三隊四月二十日出發

(三) 納費 第一隊杭州寄宿生納洋三元通學生納洋三元小洋六角南京寄宿生納洋三元小洋六角通

學生納洋四元 第二隊江灣寄宿生納小洋二角通學生納小洋三角崑山寄宿生納小洋六角通學生納

小洋八角 第三隊無費

(四)報名 四月十四日起(第一隊二十日止第二隊十七日止)各向會計室報名納費逾期不收每隊報名滿足五十人始行出發否則取消(其後南京崑山兩隊取消)

(五)行李 第一隊兩人合用鋪蓋一個 雨具 毛巾 牙刷 筆記簿等

下午一時、後期小學第六十六次週會表演節目如左、

- 【一】訓話【二】英文演講(小六甲乙)【三】筆算遊戲(六甲)【四】英文演講(六甲)【五】孟子雜句競爭(小六甲乙)【六】大正乘(六乙)【七】唱調(月)(六乙)【八】唱英文詩(六乙)【九】胡琴(六乙)【十】幼童殺賊(六乙)

下午二時至三時余金玉先生爲職業指導來校演講商業概要三時至四時袁桂森先生演講鐵路概要。
四月十四日、星期一、前期小學第六十六次週會表演節目如左、

- 【一】唱歌「健身」(小三甲乙)【二】國文講讀「愛蓮說」(三甲)【三】故事「幸運鼠」(三乙)【四】笑話(三甲)【五】演講「人的寒暑表」(三乙)【六】表情操「健身」(三甲)【八】文虎(三乙)【九】常識表演「眼睛的衛生」(三甲)【十】故事「戒迷信」(三乙)

四月十五日、中小學書法競爭初選成績、業由王馮趙翁鍾五先生評定。由教務部總計分數、發表統案如左。

中學部

甲等二名 繆進璇 蔣聲潮

乙等五名 董定夙 毛履銓 蘇泉 許鼎 凌邦榮

丙等四名 沈光第 林孝先 張賢達 吳子謀

小學部

甲等一名 張濟漳

乙等九名 毛恭元 陳紹言 高品之 陳志良 鍾振輝 包起龍 姚世颺 何昌年 水季臣

丙等十五名 陳恩江 嚴登燁 毛履鈺 洪志欽 丁子祥 李爾昌 王欽安 費祥傳 石順祥

胡慶章 葛興驥 嚴銀發 倪傳訓 朱惠安 張根源

職業指導演講業經完了於今日函謝諸指導師。

校中每日新聞出至三六三號為最後一期永告停止本校智識旬報經濟公開及內部情形如左

(一) 學校津貼 第一月五十元是後每月三十二元

(二) 特別會計 凡關於旬報用途特立帳簿以別於學校每滿一月於校內宣佈之

(三) 會計主任 請陸運蟠先生担任全盡義務

(四) 發行事務 請倪聽石先生担任之

(五) 特別捐款 分為三種

(六) 最大計畫 此難預言要而言之全盡義務可暫而不可久必須籌足基金千元或可勉強維持

(七) 每期印費 每期千張印費八元倘英文稿件增多尙須增價

四月十六日、星期三、本校成立紀念、休課。師生合作之智識旬報、於今日出創刊號、分致校東、校董、校友、教職員及學生等。

自昨晚七時起、同學會開同樂大會、秩序如左、

(一) 電影 孤兒救祖記(昨晚)

(二) 火棍 姚榮隄先生(又)

本日本同樂大會秩序如左
初中一丙同學

上午九時起

- 【一】振鈴開會【二】向國旗行禮【三】向校主行禮【四】國歌【五】校歌【六】會長報告【七】校長致詞【八】唱歌(中學)【九】唱歌「健身」(小三^甲級)【十】技擊(技擊會會員孫宏洋洪志欽君)【十一】唱歌「同學相愛」(小二^乙級)【十二】幻術(朱織雲先生)【十三】口琴(洪志欽王賢榮李名福君)【十四】唱歌(劉緯通劉久齡君)【十五】京劇清唱(蔣學植莊繼孟君)【十六】唱歌(後期小學)【十七】唱歌「學校紀念」(小三^四年級)【十八】小球比賽(初中與小六^乙)
- 下午一時起

- 【一】理事主任致詞【二】絲竹(國樂會)【三】給獎(乒乓球得勝組) (後因時間迫近隊員不齊錦標比賽不能舉行獎歸全體)【四】燕羅漢(後期小學)【五】京劇清唱(京劇研究會)【六】新劇(

黎明劇社【七】崑曲(國樂會)【八】閒談(劉頌球君)【九】辯論決賽(杭州組周履安張元城陳曉鍾三君南京組包光宇蔣學楷林永潤三君)【十】諧談(張元城君)【十一】新劇(黎明劇社)【十二】籃球比賽(本校同學與校友)【十三】散會

第九節辯論題爲「本校修學旅行杭州或南京若者有益於學生」葛會長主席。評判員原爲張亦飛陳梓傳項遠村三位先生。張先生因事遲到後請許雪樵先生權代。計時員毛企數先生。結果杭州隊勝。

四月十七日照常上課。

四月十八日紹興馬斯威士第二先生來校參觀。

下午零時三十分開第十五次小學全體級任會議。主席葛教務長出席十二人。議決事項如左。

(一)春季旅行問題

(二)發給小學生學校家庭通訊簿問題

本校長爲江灣旅行隊商請參觀畜植公司模範工廠電氣公司婦孺救濟會葉氏花園跑馬廳等處事。致函畜植公司執事及徐乾麟蔡春芳葉子衡張晉峯諸先生。並致函滬甯車務總管接洽車趁時間。

四月十九日星期六午後一時中小學舉行書法決賽。由本校長請到杜就田先生爲評判員。

後期小學第六十七次週會舉行第十四次中文演講。由葛教務長請馮鐵生先生爲評判員。結果如次。

第一丁福康 旅行之用意

(小五丙)

第二邱受卿 社會之進化及現代社會之缺點

(小六乙)

本校長爲第三旅行隊，商請遊覽本校附近花園事，致函與雪廬主人甘翰臣先生及葉三福記主人。下午四時約翰中學籃球隊來與本校比賽。

四月二十日、星期日爲第二第三旅行隊出發之期，第二隊計一百四十五人，由曹徵吾、葛錫祺、張德平、翁子勤、黃潔如、陸運嶠、鍾乞涯、張文若八先生帶領，於上午三時半出發，趁九時火車至江灣，參觀葉家花園、畜植公司、萬國體育場、模範工廠、遊民工廠。趁下午三點二十四分火車回校。第三隊計一百十八人，由諸俊良、陳明齋、周佩卿、顧徠山、錢鈺孫、孫羨仙六先生帶領，於上午八時半出發，遊行塘山路一帶，並參觀甘陳葉三氏花園，至十一時半返校。

四月二十一日、前期小學第六十七次週會表演節目如左：

【一】表情操「同學相愛」(小二甲乙級) 【二】故事「守財虜」(二甲) 【三】國文表演「鐵杵磨成針」(二乙) 【四】故事「努力」(二甲) 【五】表情操「拍球」(小一) 【六】國文講讀(小一) 【七】故事「師生問答」(二乙) 【八】算術競爭(小一) 【九】算術遊戲「魔力圖」(二乙)

本校長爲赴杭旅行事，致函淞滬警察廳廳長陸請發護照，又致杭州警務處處長夏、杭縣知事陶，請沿途保護。

本校長兼杭州旅行團團長發出第一二三四號通告。

四月二十二日、本校長派翁子勤先生先於今日上午赴杭，爲旅行團佈置一切，並發出第五六七八號通告。

下午零時三十分爲第一隊旅行事、開全體教職員會議。四時半又開旅行團全體團員大會、附錄各隊人數
指導員總隊長及分隊長姓名如左。

第一總隊二十四人 指導員葛錫祺壽振黃錢鈺孫三先生 總隊長周科術 分隊長戴孝忠錢益宋子

文 聽差一名

第二總隊二十六人 指導員曹慕管張德平二先生 總隊長舒竹平 分隊長李象緒王文璇曹思勤聽

差一名

第三總隊二十二入 指導員許雪樵翁子勤二先生 總隊長葛興運 分隊長顧明華柳培澹黎工勤聽

差一名

第四總隊二十二入 指導員姚榮隄張文若二先生 總隊長嚴秉均 分隊長陳志良陳炳燧嚴孝成聽

差一名

第五總隊混成二十三人 指導員張四維周彥卿杜其均三先生 總隊長謝聯輔 分隊長王宗培王成

義陳國瑞 聽差一人

同往職員王震公陸蓮鍾鍾叢崖三先生、暨同行當差十名。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零時三十分、杭州旅行團長總隊長分隊長在圖書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切。

開小學教育參觀團會議、主席葛錫祺先生、出席者八人、討論事件如左。

(一)報告參觀團車資飯費由校供給

(二) 討論參觀團應否分隊 (議決不分隊)

(三) 應否推選團長 (當推黃潔如先生)

(四) 希望推選書記整理參觀筆記錄示教務室或於智識旬報發表之 (推選諸俊良陳明齋二先生為書記)

書記)

(五) 議決應去參觀各校 (二師附小萬竹旦華)

(六) 參觀團應否永久成立 (未決)

四月二十四日、為預備杭州旅行團出發事、休課、遂自本日起放春假、

杭州旅行團團長曹發第九號通告、又致函杭州青年會公共體育場之江大學杭州一中蕙蘭中學請比賽籃球。

四月二十五日、杭州旅行團於早晨七時半出發。

四月二十九日、杭州旅行團回校。

四月三十日、休養一天。

五月一日、星期四、春假期滿、開課。

上午九時陝西涇陽競志學校校務主任韓少淵先生來校參觀。

本校長為甲商畢業生擬刊紀念冊事、致函諸校董徵集照像。

五月三日、星期六、趙廉臣吳應圖二先生陪同江西省立一中校校務主任彭先荃暨教務主任熊家琦二先生來

校參觀。

下午一時、後期小學第六十八次週會、舉行第六次英文生字競爭、小六甲乙級比賽、不分勝負。

寄本校受職業指導學生擇業統計表於職業教育社統計數如左、

- 【一】教育(七人) 【二】農業(二人) 【三】工業(六人) 【四】交通(五人) 【五】商業(二十六人)
 - 【六】醫業(無) 【七】法政(三人) 【八】美術(二人) 【九】宗教(無) 【十】實業(四人) 【十一】
 - 【外交(一人) 【十二】著作(二人) 【十三】漁業(一人) 【十四】報界(一人) 【十五】軍界(一人)
- 五月五日、星期一、下午零三十分、在會客室開旬報職員會議、討論本旬報積極進行辦法、主席曹先生、到者十七人、前期小學第六十八次週會、舉行第十三次演講競爭、請定張四維、李國華、干蘭卿三先生為評判員、結果如左、

第一王文虎(三甲) 利用星期日的法子

第二章英民(三乙) 一枝奇怪的筆

第三張柏森(四甲) 學問之趣味

五月七日、下午二時、在會客室開旬報發行辦法會議、主席曹先生、到者九人、議定職司如左、

- (一)校對部張東倅、周思白、朱僧虔、張美松、四先生任之
- (二)定閱部張美松先生
- (三)贈閱部陳鴻年先生
- (四)現售部倪聽石先生
- (五)庶務部鍾乞涯先生(司收發分配及登廣告事)
- (六)閱信下關

卿先生(來信收閱登錄後分送各部) (七)會計陸蓮嶠先生(收發現款及郵票)

表單冊簿請葛陸二先生規定(一)定單(二)廣告收發單(三)捐簿(四)捐款收條(五)現售簿
(六)贈閱簿(七)定閱簿(八)分配簿(九)來信簿

五月九日國恥紀念休課上午九時舉行紀念式如左
(一)師生向國旗行最敬禮(二)唱國恥紀念歌(三)校長致式詞(四)演講(曹項二先生)(五)唱國歌(六)呼中華民國萬歲(七)散會

五月十日星期六下午零時三十五分本校長及教務長召集中小學九位英文教員在會客室開英文教學會議
討論各級英文課程。

後期小學第六十九次週會表演節目如左

【一】訓話【二】英文演講(五甲)【三】日語演講(五丙)【四】國文演講(五乙)【五】國文表演(五甲)
五甲替者五乙漆賈五丙阿留傳)

五月十二日星期一前期小學第六十九次週會表演節目如次

【一】唱歌(求學)小三甲乙【二】故事(不量力的老鴉)三甲【三】故事(一個知過的學生)三乙
【四】算術小遊戲三甲【五】表演(英文測字)三乙【六】國文表演(銅鐵之研究)甲三【七】故事(賣生梨的人)三乙【八】象形字三甲【九】唱歌(五月九日)三乙

下午四時半起開第十次小學校務研究會議決左列提案。

一、養成學生之勤勞習慣問題(翁子勤先生提出)

(甲)舉行大掃除 (乙)實習園藝 (丙)組織師生合作的勞動會

二、國文程度改進問題 (曹慕管先生提出)

三、改正校務會議規則問題 又

四、通訊簿修改問題 (葛錫祺先生提出)

五、檢查體格問題 又

六、小六英文程度問題 (張德平先生提出)

七、課室秩序問題 又

五月十三日曹葛黃諸鍾五先生於午後在會客室開會議定檢查小學生身體辦法。

五月十四日教務部發表中小學國文會攷日期如左、

中學甲商部 甲組五月廿一廿三 乙組五月廿六廿八 丙組五月廿九三十

小學部甲組六月二三日 乙組六月四日五日 丙組六月七日九日

時間均在下午一時半起

五月十五日、下午零時三十分、本校長召集中學甲商國文教員、在會客室開國文教學會議、議決此後國文會攷

辦法如左、

一、試題 歸教務部擬之

二、閱卷 先請國文教員評閱次由教務部覆閱最後請校外委員評定甲乙

三、錄取名額 規定每組中每班錄取五名至九名各與相當之贈品再就每組錄取卷中選取若干卷送

請校外委員複選五名作為優等特別獎勵

四、命題目標 力求合於中學生程度以能自己點句詮釋而又能觀其大意者為限其必須死記者無時

代價值者無關重輕者一概不攷

五、致試時間 作文筆答各以二小時為限

下午四時半胡蘭生先生來校演講

附錄一

本校職業指導運動記事

鍾乞涯

職業為人生行為。學校之於學生。不僅在灌輸知識及技能而已也。必使擇有相當之職業。而為人生行為之準備。則教育之宗旨。於以完成。本校對於此項訓練。自問尚能注意。如調查畢業生出校後之狀況。教授速寫打字等關於職業應用之學科。歷屆延請名人。講演職業問題。及為優秀畢業生介紹職業等種種。凡為本校力所能及者。無不竭誠進行。第以百業凋敝。人浮於事。社會情狀。又甚複雜。不能將畢業學生。除升學者外。悉數為之謀相當地位。亦限於勢也。本學期伊始。即與中華職業教育社發起職業指導之運動。蓋本諸平日所主張。而閤合作之效率也。溯自二月間。校長曹慕管先生。晤中華職業教育社社長黃任之先生。談及此事。極表同情。並贊成其辦法。未幾得鄭恩潤先生來函。及一星期職業指導運動之辦法（詳見申報職業指導專號）一紙。詢本校所決定之詳細辦

法及時間。并約聚談之地。本校覆函謂「對於職業指導。素來注意。尊定辦法。極端贊成。但願與青年會學校。取一致進行。交互演講。則將來試行。較更便利。容與朱樹翹先生商榷後。再行通告」云云。當經曹先生與青年會朱校長接洽後。定于三月十日下午三時。在青年會日校會議。討論此事。並函約鄒恩潤先生共商一切。此本校實施職業指導運動之引端也。

三月十日下午。開職業指導討論會。校長曹先生病假。託監學王震公先生代表出席。議決辦法八條。(詳下)越二日。本校組成職業指導委員會。委員如下。

一、教育 項遠村先生

二、農業 壽振黃先生

三、工業 許雪樵先生

四、交通 周浩泉先生

五、商業 馮松雨先生 武立侯先生 陸運嶠先生

六、醫業 顧壽白先生

七、法政 王震公先生

八、美術 翁子勤先生

九、宗教 張四維先生

總幹事 曹慕管先生 葛錫祺先生

委員會成立後。僉以職業範圍。至爲廣汎。施行指導。殊乏目標。議決先從調查學生平日志願爲入手辦法。爰製定學生志願調查表第一二兩種（詳下）先就中四商四兩級入手調查。限一星期竣事。庶幾有所依據。不致漫無涯岸矣。

當調查時。由職業教育社函送劉湛恩先生之擇業自審表（詳見申報職業指導專號）到校。核其內容。與布魯華之職業教育的運動。及日本山本勘助之職業指導等書。義相彷彿。而表中所舉各項問題下之虛點。似不適用。函覆不妨刪除。添加答字。較爲便利。

三月二十日。調查學生志願完竣。下午開第二次職業指導委員會。對於本校所提出之就教專家表。疊次研究。審慎討論。認爲應提出質詢者廿二條（詳下）全體通過。并由張四維先生提議。以「宗教」一項。範圍太狹。宜改爲社會事業。或社會與宗教。庶與上列八項職業相稱。議決提出意見。以徵同意。議案去後。旋得職業教育社覆函。謂「自審表刪改虛點。添加答字。再版時當更正。」宗教「一項。範圍確近狹隘。惟社會事業。於他項中已可包含。此項或應刪除。」又謂「此表雖由劉湛恩先生起草。經敝社職業指導委員會同人。詳加修正。將來實行之後。尙當逐漸改良。」云云。自是以後。三方延請專家。分頭接洽。函牘往來。使命不絕於道。雖手續繁縟。進行殊感順利也。

演講地點及日期。本定星期一二三在青年會。四五在本校。星期六事務。由兩校自辦。嗣本校主張。若因演講停課。妨害學業。於時間太不經濟。且兩校學生。彼此往返。亦感不便。不若請專家莅校演講。時間則改爲每日下午三時半。於原案雖略有變更。較爲妥適。此見提出後。商委照辦。乃於四月七日星期一。開始請專家演講職業界之概要。

矣。惟宗教一項適用於青年會。故於原案未曾刪除。而本校以無裨於實際。亦不另延專家。茲將專家姓名及日期講題列舉於後。(四月八日星期二。為國會開幕紀念休課。故朱經農先生演講時間。改於下午七時半。)

月	日	星期	專家姓名	講題
四月	七日	一	黃炎培先生	擇業原理
			劉淇恩先生	如何選擇職業
四月	八日	二	朱經農先生	教育
四月	九日	三	阮介藩先生	工業概要
			葛敬中先生	農業概要
四月	十日	四	顧壽白先生	醫業概要
四月	十一日	五	陳廷銳先生	法律概要
四月	十二日	六	袁桂森先生	鐵路概要
			余金玉先生	商業概要

演講完竣。學生對於擇業問題。已略能了解。即開始填列擇業自審表。結果中四商四兩級學生願受指導。及他級學生願先期準備者。共六十一人。內願經營實業者四人。願任教育者七人。願為工業者六人。願服務政界者三人。願任外交事務者一人。願為著作家者二人。願營商業者二十六人。願營漁業者一人。願為交通業者五人。願服務

報界者一人。願習農業者二人。願習美術者二人。願入軍界者一人。核諸原案九項職業中。惟醫業及宗教兩項。付諸闕如。

五月十九日開始舉行職業指導之個人談話。願受指導之學生。各於訂定時間內。就詢於指導師。凡職業界之內容。特殊及最忌之品性。應注重之學識技能。對外之交際手腕。職業中之困難及救濟法。及入業前之預備等種種。頗能擇要問答。興趣盎然。如是逐日談話。至五月廿五日。次第完竣。本屆職業指導運動。於焉結束。總核時期。歷四閱月。往來函贈。厚積寸許。延請校外名人演講。共計九次。原定就中四商四兩級學生試辦。而他級學生。聞風加入。職業問題之重要。於此可見。復蒙專家及指導師。本其日常經驗及心得。殷殷指導。聲不絕。俾學生擇業。有所景徒。本校感荷無量。而中華職業教育社委員會諸先生。奔走指示。不辭勞瘁。其熱忱毅力。尤為欽感云。

茲將議案表式函牘。擇要附錄于後。(演講記錄詳本校智識旬報及澄衷季刊)

一、議案及表式

甲、三月十日本校代表王震公先生出席之議決辦法八條。

一、決定學校與職業社保持合作之精神。

一、三方議定職業指導之種類如次。

- (1) 教育業。
- (2) 農業。
- (3) 工業。
- (4) 交通業。
- (5) 商業。
- (6) 醫業。
- (7) 法政界。
- (8) 美術界。
- (9) 宗教界。

一、三方擬延之指導師如次。

卜舫濟、宋經農（教育）、鄒秉文（農業）、阮介藩、浦東電池廠廠長西人（工業）、秦維馨（交通）、陳光甫、劉鴻生（商業）、牛惠霖、俞鳳賓（醫業）、章行嚴、謝永森（法政界）、李超七、歐陽予倩（美術界）、鍾可托（宗教界）

以上諸指導師由三方分任延請。本校担任延請二人：（一）阮介藩（一）章行嚴（美術界以門類太複雜暫行刪去）

一、指導日期 三方商定陽曆四月十四日起至二十日止。

一、演講期間 雙方商定將畢業之學級。上午上課。下午停課。（此事由朱樹翹先生提出全日停課。鄒恩潤先生亦以為然。本校出席代表王震公先生以妨害學業為言。始改為停課半日。王震公先生答以須商諸敵校校長。再行決定。）

一、職業教育社所定實施計畫之印刷物中有演講資料之規定。經提出討論後似覺過於複雜。時間不敷。證諸學生應填之指導表中又多重複之點。由本校提出刪改。星期二及星期五所講之資料經三方討論後認為可以刪去。遂改定表中所開各項於星期二三四五天講完。星期一請黃任之劉洪恩兩先生演講職業之大概。星期六上午整理學生填表。（此事由學校委員會担任）下午實行個人談話。

實行個人談話之辦法。原定請指導師直接談話。經討論後以恐時間過多。指導師或嫌不便。難得美滿之效果。三方議定。先由學校中職業指導委員會討論應問之要點。立定一表。就教於指導師。由指導師填就後作

爲藍本。乃與學生談話。並聲明該表由指導師畫定。以堅其信仰。如學生有越乎該表外問題之提出。可囑其親至指導師處就教。（此事須先與指導師接洽。）

學校指導委員所擬之就教表。約定三月廿二日以前草就。後寄交職業教育社。將三方所擬。斟酌損益而定之。

一、指導師之名額。不限於上列諸人。如被請者臨時不克出席。由担任延請之學校另請一替代人。其替代人在社會上稍有聲名者亦可。不必經雙方之允認。

一、演講地點。商定星期一二三在青年會。四五在本校。星期六事務。由兩校自行辦理。

乙、本校所提出之就教專家表。

(一)○○界願雇用何等人才。

(1)體格強健。或意志強健。

(2)年齡自最少幾歲起。至最大幾歲止。

(3)已成婚者。或未婚者。

(4)有資產者。抑無資產者。

(5)嗜好有無妨礙。

(6)最初俸給若干。增給俸給之標準如何。

(7)活潑或莊重。

- (8) 服從或建議。
 - (9) 感情熱烈或溫和。
 - (10) 自信或依賴。
 - (11) 慷慨或節儉。
 - (12) 膽大心粗或膽小心細。
 - (13) 弛緩而謹慎或敏捷而輕率。
 - (14) 社會服務與安分守己。
 - (15) 廣交與寡合。
 - (16) 辯難與沈默。
 - (17) 服裝務樸實。抑宜不背時尚。
- (二) 學生富有獨立自助思想。是否適宜。
- (三) 學生審擇相當之職業。難達目的時。應如何補救。
- (1) 無機會。
 - (2) 無介紹。
 - (3) 無保人。
 - (4) 無資繼續讀書。

- (5) 無押櫃。
- (6) 做勞工則爲父兄所不許。(爲須着短衣有失體面故)。
- (四) 服務之暇。娛樂以何者爲相宜。
- (五) 學生國文英文程度。應提高至何等程度。
- (六) 國文英文兩者孰重。
- (七) 如欲學第三國語學。以何者爲宜。
- (八) 學生應具何等科學知識。
- (九) 寫算須有何等程度。筆算與珠算之應用孰廣。
- (十) 書法以學何種字體爲最適宜。小楷與大楷之應用孰廣。
- (十一) 得相當之職業後。必如何方能維持其地位。
- (十二) 俸給不敷正當開銷奈何。
- (十三) 觀察目今趨勢。以擇何業爲相宜。
- (十四) 審擇規定的九項職業。應具何等資格。
- (十五) 資格不足。可暫時充數否。補習尙來得及否。
- (十六) 介紹職業。最要緊者爲何事。
- (十七) 職業界最嫌惡的是何等樣人。

(十八)外國人雇用人才之標準。與吾國人是否相同。

(十九)從事於外人經營之事業。宜具何種態度。

(廿)工讀主義。適宜於何種職業。

(廿一)就業後應負民事上何等責任。

(廿二)除第一項所列各項各種條件外。尚有他項必具條件否。

丙、中華職業教育社所提出之就教專家表。

(一)本業之內容

(甲)本業主要之種類如下。

- (1)
- (2)
- (3)
- (4)
- (5)

(乙)本業主要之職務如下。

- (1)
- (2)
- (3)
- (4)
- (5)

(丙)本業各種主要職務所需要之最低資格如下。

- (1)
- (2)
- (3)
- (4)
- (5)

(丁)本業各種主要職務最初之月薪如下。

- (1)
- (2)
- (3)
- (4)
- (5)

增加薪俸以何為標準。

(戊)本業前途最大之希望為何。(例如得升擢至最高地位。或最多之月薪。或其他事實)

(己)入本業後有何補習智能之機會。(如入夜校之類)

(二)欲入本業應具之特殊品性如下。請將需要者加圈。

- (1) 活潑
- (2) 嚴厲
- (3) 服從
- (4) 膽大
- (5) 能耐
- (6) 耐勞
- (7) 沈靜
- (8) 溫和

(5) 僅能任輕易之工作

(6) 喜獨居

(7) 敏捷

(8) 耐性

(三) 本業最忌之品性如下。請將最忌者提出。(1)(2)(3)(4)(5)(6)

(四) 欲入本業應具之特殊天才如下。請註明最要或次要。(1)記憶力 (2)悟力 (3)體力 (4)目力

(5)聽力 (6)口才 (7)隨機應變之能力。

(五) 本業所特重之學識如下。

(甲) 科學。(1)(2)(3)(4)

(乙) 國文程度。

(丙) 何種外國文及其程度。

(丁) 國文外國文孰重。

(戊) 筆算珠算孰重。

(六) 欲入本業各種主要職務之預備。

(甲) 至少之預備年數。(1)(2)(3)(4)(5)

(乙) 每年至少之費用約數。(1)(2)(3)(4)(5)

(七) 初入本業有何困難及抵抗之方法。(1)(2)(3)

(八) 入本業有無下列條件之需要。(1) 介紹人(即有無自薦之機會)

(2) 保人 (3) 押櫃

(九) 附記 如有不在本表所列而為專家所特別注意之事請附記於此

(上略)(一)令學生填注擇業自審表。最好在各業專家演講之後。蓋如此則學生對於主要各業之內容知其大概。填表時格外有興趣。而且表中有數項。亦以聽講後易於回答也。(二)前次潤興震公先生在青年會與朱校長會議時。假定貴校與青年會合作。因此各認定延請担任演講之專家數人。現因時間關係。(朱校長擬四月七號起下午日放假。日前聞震公先生言貴校對於放假一層。尙須斟酌。故恐時間或不能相同。)不知是否仍照是日原議。前三日在青年會演講。後三日在貴校演講。乞便中示及。以便分配演講員。(請各業專家演講。及由本校委員會委員分任個人談話之辦法。在青年會所談甚詳。想震公先生已詳達矣。)(下略)三月廿二日。

(上略)擲下之「就教表」已與敝社全人詳加研究。其中條理甚詳。惟同人之意。以爲此表所列雖屬重要問題。略近普通方面。既提出各業主要內容。就教專家。最好以「專」爲貴。此欲請教之第一點。又專家往往是社會上忙人。故我等所提出之表。以較簡爲貴。此欲請教之第二點。不知以爲然否。(下略)三月廿四日

二、本校校長曹慕管先生覆函

(上略)(一)令學生填註自審表。自應在各業專家演講之後。否則專家演講。似爲踏空。(二)前次三人會議假定青年會與敝校合作。各認延請專家數人。及時間問題。略有磋商。緣敝校對於學生授受正課。向不任其輕易缺失。如各業專家。確經青年會請定。務望先時示知。庶可令學生停課聽講。無異授受正課。倘或所請專家。因事不到。先令學生停課往候。則半日光陰。等於虛擲。殊爲可惜。(中略)惠下就教表。敝校同人意見。收納豐富。甚荷甚荷。惟敝校所提出之「學生審擇相當之職業。難達目的時應如何補救」一項。內有五問。實爲

敵校一得之經驗。蓋學生畢業之後。尋事爲難。往往來此詢問。敵校竭力爲其設法。亦僅能達到介紹優等生相當職業之目的而止。此次得專家指導。亟欲提出就教。使社會與學校。得以漸次諒解。聯絡一氣。解決難題。若僅僅口頭指導。未免空言徒託。無以堅諸生信仰之心。當今辦事最困難者。厥爲當局。旁觀清淡。何所不可。敵校設問。疊經討論。審慎出之。「專」雖不敢當。「實」則信有之。是否還請酌奪。(下略)三月廿五日

三、鄒恩潤先生覆函

(上略)尊意以爲須俟所請專家。確能到場講演。始令學生輟課。以免虛耗光陰。卓見甚是。調意延請專家時。須鄭重約定時間。屆時兩校學生輟課。專備聽講。或不致臨時不到。(中略)貴校所提出之「學生審擇相當之職業。難達目的。應如何補救。」現已採取此節大意。加入「就教專家表」作爲第七條如下。

入本業者。須有下列之條件否。(1)介紹人。(即有否自薦之機會)。(2)保人。(3)押櫃。

至「無機會」等條。所以未加入者。因既無機會。或無資繼續讀書。祇得選擇除此以外。較能適合本人境遇之職業。不知尊意以爲然否。德國最近之職業指導辦法。遇有青年天姿甚優。而迫於家計者。職業指導局得撥公費補助此項天才生之用。其補助辦法。並須幾經鄭重之測驗與指導。期使款不虛糜。人盡受益。(詳見教育與人生第五十二期)現在中國在經濟方面。既辦不到。此祇有選擇其次適宜之職業也。惟貴校所提出之此一問題。確爲最難最重要之事實。然此實屬經濟與國內實業不振與之結果。各業專家。亦無能爲力也。又同人再加一度之研究。後於「本業之內容」一條內。加入一條如下。

(已)入本業後。有無補習之機會。(如入夜校等類)。

備有志某業而一時力有未逮者得謀半工半讀之計畫想亦先生所贊成細觀敵社所擬之表其中多條皆爲貴校表中所已有者。貴校試用之後。如有改正之處務請隨時賜教。以便逐漸改良。實爲厚幸。(下略)三月廿六日

(完)

附錄二

中學甲商部第二屆國文會攷題

(1) 甲組試題

一、國文會考之目的，在欲促進諸生用心讀書，而自得之耳。句讀之不知，則大難矣。左列各段，試分句讀，藉覘諸生讀書能力。

(甲)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贖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

(乙) 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雕板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閒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

(丙)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

時扶風馬融爲冀草章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成文士之闕茸者代爲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還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丁)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

二、知句讀而不辨是非，猶無補也。試就前題史事評論之。

三、讀書觀大意，立言之本也。諸生讀日知錄卷之十三，及卷之十八至二十一，如有心得，任擇次列二條以對不知者不作。

(甲)顧亭林先生論風俗大意

(乙)顧亭林先生論作文大意

(丙)顧亭林先生論歷史紀年大意

(丁)顧亭林先生論作詩大意

四、擬答四問

(甲)人有恆言，顧亭林先生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失之。諸生能引日知錄辨正否。

(乙)近聞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曹錕出令查禁查引日知錄祕書國史一節駁之

(丙)何謂朱子之定論。何謂象山之定論。兩者之得失若何。

(丁)書序肇自何人。七言詩始自何代。簡單言之。

作文題

世風與藝文

(2) 乙組試題

一、左列字義，試明辨之：

(1) 娣姒

(2) 洗沐

(3) 巫覡

(4) 苦塊

(5) 戚獲

(6) 遵條與戚施

二、用下列諸字，各造一句：

(1) 直須

(2) 忍令

(3) 所謂……者也

(4) 過……猶……蓋……

(5) 三不可……一不可……二不可……三不可也

(6) 既……亦……雖有……且無……又况……者耶

三、下列四問，任擇三題答之：

(1)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者，何也？

(2) 廣才成學之法何若？

(3) 小學集注卷五廣明倫論婚娶語，頗有合於新思潮者，諸生能留述之歟？

(4)本校丙辰圖書館典籍，自出借後，頗多缺壞。諸生盍引顏氏家訓貽書同學責之。

四、左列四段，試分其句讀。(注意題紙作爲考卷，紙上自寫姓名)

(1)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2)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3)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4)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弈奇玩淡然無所好

作文題

諸生讀小學集注悟得立身處世之法否試詳述之

(3) 丙組試題

一、左列六問，任擇四題答之。

(1)三國志爲何人所撰

(2)漢昭烈何以不獨爲英雄試舉事實以證之

(3) 孔明事昭烈一生只有幾語

(4) 曹操名爲漢臣實爲漢賊試舉事實以證之

(5) 八王擾亂骨肉紛爭厥咎在誰

(6) 陪場帝弑父殺兄而自立其後爲何人所弑

二、試解釋左列字義。

(1) 股肱

(2) 篡

(3) 弑

(4) 巾櫛

(5) 跋扈

(6) 遺臭

(7) 歛歛

(8) 魚貫

(9) 面首

(10) 昭昭

三、左列四段，試正其誤，並分句讀。(注意：題紙作爲考卷，紙上自寫姓名。)

(1) 照列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笑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貞忠之節繼之以死

(2) 陶侃刺徐州在署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源過爾憂逸恐不堪事故自勞云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分陰至於衆人當惜寸陰

(3) 不作壽陵制曰昔禹葬穀林通樹之堯葬會稽農不易畝葬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非古也壽林其因山爲體毋封樹毋立寢殿園邑夫葬藏也欲人不得見也骨有痛痒之知家非棲神之宅吾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毋藏金銀毋施珠玉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死而重死豈不痛者其以此詔藏之宗廟付在尙書祕書三府

二十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二	一			三		一	
一	二	九	四			四	一	三	四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二	一	三	三	二		二	
二	四	五	〇		九	〇	三	二	二	一	三		二	六
		四	一		一	一	一				四			
			一		四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三	二	二		一	四	一	二	二	二	七		四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三			一			二	二	二			
六	七	三	六		四	二	五	〇	〇	五	七		五	

每月閱書人總計分類百分比比較表

澄衷學校丙辰圖書館

地									天				類
史	文	美	醫	經	法	理	哲	類	集	子	史	經	別
五·九四%	三五·四六%	三·六五%	二·二八%	三·五一%	一·二二%	七·六一%	四·二六%	三·二〇%	二·五九%	一·八三%	一·九八%	〇·一五%	十
四·九〇%	三〇·三九%	一·九六%		〇·九八%	〇·九八%	七·八四%	三·九二%	一·九六%	七·八四%		三·九二%	〇·九八%	一
五·〇六%	五六·三三%	二·五三%	〇·六三%	一·二六%		二·五三%	四·四三%		三·八〇%	一·八九%	三·一六%		二
三·六七%	四四·八五%	三·八七%	〇·六〇%	一·一二%	〇·七一%	七·四四%	四·八九%	〇·九二%	四·二八%	二·一四%	二·〇四%	〇·一〇%	三
四·六九%	三六·〇六%	六·八二%	一·九七%	一·八二%	一·五二%	一一·三六%	四·八五%	二·七三%	一·三六%	一·六七%	一·九七%	〇·六一%	四

叢				黃		元								
集	子	史	經	表	圖	史	文	美	醫	經	法	理	哲	類
一·五二%	一·九八%	〇·六一%	〇·七六%			一·九八%	九·四四%			〇·四六%		一·九八%	〇·一五%	一·三七%
	〇·九八%					〇·九八%	一三·七三%			〇·九八%		二·九四%		一·九六%
						一·二六%	八·八六%			〇·六三%				〇·六三%
〇·七〇%	〇·二〇%		〇·二〇%		〇·一〇%	〇·九二%	一二·三三%			〇·二〇%		二·一四%		〇·七一%
〇·四六%	〇·三〇%	〇·四六%				一·六七%	八·九四%			〇·七六%		二·二七%		〇·九九%

附錄	統計數	雜誌
本表接續前表而成故起自十二月	六五七	六・〇九%
	一〇二	一・二・七四%
	一五八	六・九六%
	九八一	五・九一%
	六六〇	六・八二%



澄衷同學會季刊

學校紀事

澄衷同學會季刊

學校紀事



七六

「國故毒」問題之論戰

澄衷同學會季刊

國故毒問題之論戰

目次

編輯者言

「國故毒」問題之由來

輿論

贊成論

反對論

折衷論

本校答辯

本校與商務印書館之交涉

「國故毒」問題之論戰

葛錫祺

●編輯者言

本校爲督促學生注重文學，並欲攷驗其讀書能力與發表能力至若何程度，故發起國文會攷。（除國文會攷外，尙有英文會攷、書法競爭、演講競爭、足球籃球競技等。）小學部始自民國十一年秋季，至本學期已滿四屆，中學甲商部始自民國十二年秋季，至本學期才及兩屆。去年中學甲商部第一屆會攷（依年級之高低，分爲甲乙丙三組）命題閱卷，均敦請校外宿儒蔣觀雲、杜亞泉、章景丞三先生分組擔任。秋季開學之初，既指定漢書藝文志、張香濤書目答問爲甲組參攷書，讀史論畧爲乙組參攷書，廿四史約編爲丙組參攷書，預令各組學生課外自修。洎乎學期將終，命題攷試，以驗其是否了解。雖中等學生未必盡入文科、大學專攻文學，然令其在中學時代，略知文學門徑，正是辦學者之苦心。不圖商務印書館學生雜誌編輯員楊賢江君見吾校中學甲商部甲組會攷試題，便貿然草國故毒一文，揭登第十一卷第二號學生雜誌大肆其攻擊。校長曹先生惡其侮辱吾校，乃致書詰問。書見三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及中華新報。於是遂引起外界論戰。校長除擇要答辯外，並與商務印書館嚴重交涉。旋經該館聲明道歉，而此事始告一結束。記者以本問題在中等教育上，大有討論之價值，初不僅關於吾校一校。用將本問題之經過情形及輿論之贊否，彙錄於此，以供世人參攷，並求明教。剪裁日報，鍾君、乞涯、君、銓、孫之力爲多。謹識於此，以表謝忱。

●國故毒問題之由來

(一)本校中學甲商部國文會攷規程

一宗旨 國文會考，所以督促學生注重文學，並予以學藝競爭之機會。

二分組 分受試者爲甲乙丙三組。舊制中四三商四三爲甲組，舊制中二商二爲乙組，新制中二中一爲丙組。如有優等生願越組受試者聽。越組受試者，亦得在本組與試。兩組咸能錄取者，得兼領兩組獎品。

三試題 命題以注重其發表能力與讀書能力爲標準。由教務部或校外宿儒擬定，臨時發表。其應用參考書籍及應注意之事項，得先期發表之。

四試期 每學期舉行一次。日期由教務部酌定通告。

五名額 錄取名額，每組假定十人以上，十六人以下。如遇優良或惡劣之試卷過多時，得臨時伸縮之。

六評判 評判之目標，須實質與形式並重。級任先將及格試卷評定，提交會考委員會覆閱。會考委員，由本校請校外宿儒任之。

七獎品 獎品分名譽實物兩種。凡錄取者，酌獎書籍文具。（書籍文具上須標明國文會考獎品字樣）首名及錄取名額最多之學級，各獎優勝旗或銀盾，以留紀念。錄取名額，如遇兩級相同時，則以分數多寡，名次先後爲標準，僅獎一級。

八試場 由教務部臨時指定之。

(二)本校中學甲商部甲組國文會攷試題 乙丙兩組試題已見第五期澄衷季刊從略

(一)問國學載籍、分經史子集四部、所以提綱領而納條流、便學者也、能言其分合之義歟、何謂羣經、何謂諸子、史有編年正史之別、集有總集別集之分、各部之分類、以網羣書、能言其條理歟、孔子爲經、諸子爲子、其故何在、諸子中亦有稱爲經者、能言其異同高下歟、中國學術、莫盛於周季、諸子皆其時作者、後亦有作者、可列於諸子者歟、各就所知、擇一條以答、或并全題答之、

(二)問國學於詩文字三者、皆以美術之道行之、此可誇尙於全地球者、創之者賴先人、繼之者賴後人、以文字論經之道高而文亦最工、道與藝若相符焉、諸子道各名家、文亦特異、諸子之文、能言其派別歟、由周秦降而西漢、其文之精實遠不逮焉、西漢之博大豐偉、後世文又不逮焉、時代之差、若此其甚、西漢文之著者、能言其流派歟、降而唐宋、文不逮古、其著者諸家、能言其得失歟、亦擇一或全體答之、

(三)問漢書藝文志所載諸書、今之亡者多矣、能舉今之所有者而數之歟、今雖有之、或同其名、異其實、或出後世僞作者、亦有之歟、藝文志謂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以上、又以六體試之、此漢時教小學識字考試之法也、夫讀書必先識字、今之識字益寡、匪獨不及九千、或不及九百焉、然則考試識字之古法、亦可行於今歟、五言始西漢、今如李陵蘇武枚乘諸詩、不一探入何歟、外此如四皓紫芝、未探入諸詩、能舉之歟、高祖歌詩二首、能舉其爲何詩歟、陰陽形法醫占數術、藝文志所載漢代之書多矣、殆皆不傳、後世術以益卑、不知今猶有得漢人之傳者歟、擇其能言者答之、

作文題

讀後漢書橋玄傳論劫質事

澄衷同學會季刊

國故毒問題之論戰

劫質之質、音至質押信也。古謂劫質、今謂擄贖、又謂擄票、又謂請財神。

(三) 楊賢江君「國故毒」 見第十一卷第二號學生雜誌

去年十二月間、從上海報上、見到了一則怪新聞、是說上海某中學校的國文會考、今特把試題錄在下面、請讀者看看、并請讀者想想這種國文會考、是不是一九二三年的中國中學生所應該需要的。

上海某中學校國文會考的試題

題已見前、從略。

現在且不必講現代中學生所應注重的智識和技能。姑單就國文一種而論、注重國文、自有他的目的和方法。但我看稍有常識的教育者、決不會採用像上面那樣的方法、來考試中學生罷。研究國學也、自有他的目的和方法。但我想稍有常識的國文教師、決不致對於中學生舉行這種國文會考、算是提倡了國學。這種考試、乃是國文教育上的「復辟」行爲。凡不甘受束縛的教育青年學生、應該對於這種行爲、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

(四) 曹校長詰問楊賢江君書

賢江君鑒、聞名久矣、恨未識韓。頃讀貴館寄來君所主撰之第十一卷第二號學生雜誌、內有國故毒一篇、爲批評敵校國文會考而作者、不勝詫異。夫批評之學、僕未嘗受、然竊好之。是以去年創刊民治週報、對於近時人物、有所論辨、凡十餘篇。下筆之前、恐其虛也、考證以實之。惡其慢也、平心以出之。實矣平矣、又懼其矜也、修辭以和之。用心苦矣。然以僕之不文、一出版後、反覆審閱、初未嘗不自慙也。曷敢如君之輕易爲哉。嗚呼、君執學生雜誌筆政幾年矣、亦知吾校之歷史矣乎、亦曾考吾校國文會考之規程矣乎。全校學生千餘人、分合會考國文幾組耶。其爲題也、

僅僅如君之所舉者耶。彼命題者、校外名人耶、抑校內國文教師耶。他如吾校教學、日常所注重者若干事。君之所謂知識和技能者、是否一不之顧。吾校教師、畢業于君之母校以上者若干人、是否一無常識。新人提倡平民教育、而僕手創貧民夜校、遠在十年之前。近人提倡小圖書館、而敝校設立圖書館、始自丙辰。藏書之富、大學莫及。凡此諸端、君皆無所知也。無所知、而輕易執筆批評若此。嚮謂以君賢明、必度於批評之學、講之有素。若僕者、心竊好之、而未嘗受者也。敢請示我何書何章、有此論法、以開我之茅塞。幸甚幸甚。抑君不唯於批評吾校國文會考之前、未知審慎明辨前列之諸端也。且於君所舉之試題、亦未曾細心一讀之。是尤使僕不得不驚君之自易其言也。吾題分爲四則、一二三爲問答、四爲作文。一二三題之中、雖各函有數條、而題末則固明明書有「各就所知擇一條以答」、「亦擇一或全體言之」、「擇其能言者答之」。事前既指定張香濤書目答問、漢書藝文志爲自修書、又勸告學生多閱近時淺易之書、如章太炎先生國學概論及章太炎白話文等、以爲參考。臨考則只求「各就所知擇一條以答」、「亦擇一或全體答之」、「擇其能言者答之」。蓋取孔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教學的方法。大著束縛云云、不知何所見而云然。還請有以語我。大著又謂「我看稍有常識的教育者、決不會採用像上面那樣的方法來考試中學生罷。」稍有常識的教育者、應以何法考試中學生、未蒙示及、不敢妄揣。意者常識測驗、爲新教育界最流行之考試法、度爲君所樂道者。果爾、則母校中學乙組國文試題、同符常識測驗、或爲君所樂許、而不致復被斥爲「國文教育上的復辟行爲」者。惜君未之知耳。（其實被斥於君、於僕無所顧忌。此節所以說明批評文字、殊不易作耳。）僕讀大著、最所不解者、莫如「復辟」二字。其故甚多。約而言之、可分四端。

一、注重國故、與主張復辟、儘有鴻溝、豈無畛域。君願混爲一談、真天下奇談哉。邇來少年作者、不尙理論、慣用罪

名加之人身。以此見長，適露其短。誠不料君亦蹈此覆轍也。僕雖無似，十五年來民間運動，靡役不與。復辟徽號，始出君賜。以此見評於我無損。僕於足下，徒覺可憐而不可氣也。阿呵。

二、吾校注重國故，本校主之遺囑而然也。二十年來，一貫主張，何為復辟？君亦知吾校不授白話，而同學之善作者，勝似足下。其思想之新穎，足下且受其束縛也未。

三、君以此種考試為國文教育上的復辟行為。當然以庸妄人之教授性慾小說金瓶梅紅樓夢（大觀園）只有一對石獅子，是清白的，故云。盜賊小說水滸科舉小說儒林外史為革命行為，而為貴報之所主張者，但僕對於此種革命行為，是否有益青年之身心，不能無疑，且不敢承教。

四、吾校特一小小私立中學，不敢有煩調查。東大號稱東南學府，為君足蹤所至之處。君亦知其歷年招生，所考何事耶。吾校設學宗旨，在乎體念校主與學苦心，培植專門人材。是故獎勵升學，當務之急。今以這種考試，考中學生，尚復自愧難，以使全體之畢業生，得以升學於東大，而君奈何加以復辟之罪名耶。茲贈君以東大國文常識試題兩紙，使君略知近今大學入學試驗之情形。并贈澄衷第五期一冊，使君得悉吾校舉行國文會考之詳情。最後復請君讀日報，明瞭敵校去年運動之成績，及此次職業指導之用意。則知「智識和技能」並非不知注重者。楊善非敢希求全勿過甚。僕所望於君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最後僕有一言，竊敢奉告於君者。僕自束髮受書，所患乃在言不忠信，行不篤敬耳。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吾往矣。大著所謂「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以嚇他人則可，嚇僕則不可。僕於教育，縱鮮常識，亦嘗從吾浙前輩諸先生遊，兼獲交於令師經君子淵，略具師資。世變滄桑，憂患飽嘗，學殖荒落，自知不免。研究國學目的何

在方法若何、竊敢自比於老馬。文題橋玄論擴贖事、力主并殺、不得贖以財寶、而此風遂絕。以之爲法、可以治盜。以之爲題、可視學識、但不足爲外人道。今之以莠言亂國者、滔滔皆是。極目橫流、我心悄悄。君願挾中國唯一書肆之權力、主撰「專供全國中等學生閱的月刊」、不務實事求是、造福青年。只知鼓吹破壞、掀起學潮、貽害學生、不知所屆。齷齪者流、更復何望。吾校有鑒於此、近擬發刊旬報、名曰智識。凡所與載、庸庸庸言、組織就緒、發行有日。尙當求教于世、供君參考。茲姑舍是不談、祇候滿意之答復、並頌進步。

曹慕管 三月十九日

附校長致校董書

校董先生大鑒、逕啓者、近日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學生雜誌、對於本校注重國文、有所譏評、謹錄原文、與曹致楊賢江及張菊生王軸廬（新任編輯長）書、各一份、送請

台核是幸、專此順頌

時社、

曹慕管謹啓 三月廿四日

學生雜誌一冊帶呈老順記、并 閱、

（五）楊賢江君答覆曹校長書——討論國故——

慕管先生、三月十九日給我的信、及澄衷第五期一冊、東大招生試題兩紙、每日新聞臨時增刊一分、都收到了。二十一日又在時事新報及中華新報上見到同樣的信。足見先生願把這信公開討論、我也很表歡迎。因爲我在學生雜誌（注意、我却不是學生雜誌的主撰、先生以此見「賜」是先生之未經「考證以實之」也）第十一卷第二號內所作「國故毒」一文、原是認爲國文教育上的一個問題、而加以批評、並不想「對於近時人物有所

論辨」更不想加以恐「嚇」。先生既要我答復，我就揀與原評有關的來分條答復。（一）「對於近時人物有所論辨……用心苦矣……易敢如君之輕易為哉」一段，我的社評原來不是論辨人物，乃是討論問題。先生竟把「論人」和「論事」混為一談，這不知可能說得上「輕易」否。（二）「亦知吾校之歷史矣乎，亦曾考吾校國文會考之規程矣乎……吾校教師畢業於君之母校以上者若干人……藏書之富，大學莫及……」一段，我於貴校的歷史雖不詳細知道，固也有些聞知。但「凡此諸端」皆有所知與否，對於我的論評並無怎樣不可分離的關係。須知我從教育的見地來批評一個中學校的國文試題，豈有不可以之理。即令貴校於智識技能已顧到了十二萬分，難道就算是盡善盡美，不許人再下批評的嗎。至於手倡貧民夜校，設立圖書館一類的話，更不能為不妨主張這種國文會考的理由。（三）「所舉之試題，亦未曾細心一讀之……」一段，須知我已根本否認這種國文會考的試題是二十紀的中國中學生所需要的。（理由見下文）故無論「擇一條以答」或「僅擇半條以答」當然不必再下批評。無論是否指定張香濤書目答問、漢書藝文志為自修書，更當然可以不答。（四）「稍有常識的教育者應以何法考試中學生……意者常識測驗……度為君所樂道者……」一段，我以為稱為常識的教育者，該明瞭中學教育的目的，該明瞭國文與國學的區別。中學所欲造就的是健全國民，決不是「專門人材」。一個健全國民，不會用本國語文發表思想，不能懂得本國國情及世界大勢，這是不應該的。但一個健全國民，不讀張香濤書目答問、不讀漢書藝文志，這是可以的。現在請問一個普通中學生，究竟有沒有研究貴校那種試題所包含的專門學識的能力和需要。現在已經不是舉行「博學鴻詞科」的時候，究竟沒有舉行這種國文會考的必要。即為研究國故起見，試問這種試題，究竟對於國故本身有什麼價值。至於常識

測驗的題目也不是僅僅具有測驗題的形式就算了，還得問一問題目的性質及程度，是否適於被測驗者的實際才好。(五)「最所不解者莫如「復辟」二字……」一段，我也分爲四端答復。(一)我所謂國文教育上的「復辟」行爲，和先生所謂復辟，真是「儘有鴻溝，豈無畛域。」先生「願混爲一談，真天下奇談哉。」(二)貴校承校主之遺囑，「注重國故。」二十年來，一貫主張，「於此可見貴校的國故教授，真是「由來久矣。」「復辟」二字，確實不符真相。(三)先生以爲反對國文教育上的復辟行爲的，「當然以庸妄人之教授性慾小說、金瓶梅……爲革命行爲，而爲貴報之所主張者。」這種「當然」的調子，莫非也是「考證以實之」、「平心以出之」、「修詞以和之、用心苦矣」的「論辨」學上的法則呀。(四)先生謂「吾校特一小小私立中學，」但又謂「培植專門人材。」請問這是種什麼教育。先生贈我以東大國文試題，是否要知道貴校的畢業生，須個個升學東大，而且不許升學於其他大學的。如果這樣，請問這又是種什麼教育。最後先生謂「大著所謂「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以嚇他人則可，嚇僕則不可，」須知我所謂革命，乃是明明白白的指革貴校的那種國故教授的命。不料先生竟誤會爲革先生的命，「呵呵。」還有不少和我原評無關的話，請先生恕我不復。不過最後先生以「鼓吹破壞掀起學潮」的罪名「賜」我，我却要請先生拿出證據來。

●輿論

(一)贊成論

●陳允恭先生致曹先生書

慕管先生大鑒，久仰芝儀，未獲雅教，深以爲恨。茲拜讀先生與楊君討論中學國文教學問題，其言極是，欽佩莫名。

大著謂研究國學目的何在，方法何在，竊敢自比於老馬云云。語焉未詳，殊多抱恨。可否抽暇指示南針，俾得有所遵守。則斯後對於國學，無有進步則已，或有一分進益，皆先生所賜也。素未晤面，冒昧陳言，還希諒察，爲荷。肅此並頌壽安。陳允恭頓首。三月廿一日。

●陸兆鰲君致王震公先生書

震公吾師教席久暎道範，企仰甚殷。每欲晉謁，恆爲事牽。前讀報，始悉師代表貴校籌畫職業指導，熱誠可欽。昨時事新報載曹慕管先生致楊君賢江一函，討論國故問題。足見貴校諸先生善體貴校主遺意，提倡整理國故，發揚我國固有之文化，誠盛事也。邇來學校頗重國學，知國故所涵匪盡國渣，儘有國粹在此，亦好現象也。國立大學國文入學試驗，東大實視北大爲難。而東大各項常識測驗，尤以國文爲最匪常識。（此猶太炎白話文內所列各種常識，亦太近專門也。）去年夏招考新生，規定每卷有兩個分數。考卷中二百餘卷，歸顧惕森先生閱看。結果有二百餘個零分，即過半數得零分也。此則雖受同等之試驗，而閱卷者眼光之高低，又有大不同者。生自離浦校，每欲自修國學，唯以魯鈍之資，加之懶惰異常，是以鮮有進境。今貴校創刊智識旬刊，頗擬購閱，以資觀摹。唯不知何日出版，定費若干。又澄東五卷內容如何，直銀幾何，均乞示知，得暇再當趨前面聆教誨。肅此敬請教安。陸兆鰲敬上。

三月廿二日

●朱次韓先生致曹先生書

慕管先生執事。頃於時事新報獲讀尊著論胡適與新文學一文，謂胡氏所揭藥之八事，大都出於章實齋文史通義。繁徵博引，良堪欽佩。惟弟以爲此八事者，不第章氏能言之，凡治古文辭者，皆能言之。昌黎韓氏曰：夫所謂文者，

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答尉遲生書）又曰養其根而竅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書）其云有其中養其根加其膏卽胡氏之言之物也韓氏又曰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劉正夫書）又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樊紹述墓銘）其云能自樹立不因循必已出卽胡氏之不摹仿古人也（湘鄉曾氏亦曰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桐城姚氏曰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義理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於法吐詞雅馴不蕪而已其云布置取舍繁簡廉肉雅馴不蕪卽胡氏之須講求文法也（吾國文學家不甚言法而法亦未嘗不在其中若必明法而後行文古人之文又何法耶）湘鄉曾氏曰歸氏所謂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歸震川文集書後）其云抑揚吞吐情韻不匱可以不陳者卽胡氏之不作無病之呻吟也韓氏又曰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其云陳言務去卽胡氏之務去爛套熟語也隴西李氏曰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勳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祭韓侍郎文）所云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卽胡氏之不用典不講對仗也（上元管氏亦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文之失也大抵用典及對仗惟駢文爲然古文絕少此二弊也）上元梅氏曰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尙皆可因吾言而見之（答朱丹書）其云因時立言卽胡氏之不避俗字俗語也（曾氏亦曰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斯又戒律之所必嚴夫僻字卽不經見之字澀字卽不常用之句古文學家早已戒之胡氏欲以古文學家之攻駢文者轉攻古文毋怪其爲姚叔節馬通伯諸人所呵也）要之胡氏所揭藝之八事在新文學家奉爲金科玉律而在古文學家早已家喻戶曉胡氏之自矜創獲街羅

不已，亦祇能欺不學無術者。夫已氏之徒而已。執事篤守葉公遺訓，對於狂瞽，有所糾繩。挽瀾障川，在此一舉。弟雖無狀，亦將執鞭捧頭，以從大君子之後也。專此布臆，敬頌著綏不一。朱次韓上。

●袁之浩君致葛錫祺先生書

夫子大人賜鑒，屢荷惠賜書籍，拜讀之下，感慚殊深。蓋瓊瑤數投，桃李未報也。日前詣校，時間過遲，予週會未窺全豹，略聆小同學之演說，已覺滿意，設非訓練有素，曷克臻此。母校合商科中小於一校，組織設備，俱有教育村落氣象。當受業初執教鞭之時，以為為教員，總不甚難。近以歷遭挫折，始知教員大不易為。書本教育，既距環境之需求甚遠，而理論教育家，復高唱論調，書商又因便圖利，遂使吾輩困難橫生。更有一般青年，讀幾本新青年嘗試集，便自命為社會改造家。逞其方剛之血氣，肆意搗亂。近觀楊賢江君之大作，不詳察中學之近狀，乃狂評國故之是非。考中學生出校後，多數轉入職業界，而職業界所需求者，果新文學家乎，抑新文學乎。可知母校之重國故者，正所以順應社會所需求也。且吾輩實施教育者，能背社會，而一意孤行乎。彼等新文學家，恆以思想陳舊，為評論國學之武器。然而思想為一事，文字又為一事，豈能混為一談。况乎重國故者，未必死讀古書，墨守成規也。苟于國學確有根底，作白話文亦何難哉。竊謂母校所施行之會考，不特不宜廢止，更宜聯絡旨趣相同之學校，作大規模之會考。庶幾於劇烈競爭中，獲非常之進步。今日讀曹夫子論文，尤深欽佩。既溯新文學之由來，復列舉其利弊，發人猛省，足為盲從者之棒喝。本週之會，受業擬趕早列席，以擴見聞。再受業間散多日，漸染暮氣，措詞行文，不致枯澀迂闊，懇原諒焉。專此稟達，并請教安。受業袁之浩上言。

●吾不解何謂「國故毒」？

國故之名創自近世其始也。國人鑒於歐化之東漸，羣相告曰：保存國粹。於是各省有存古學堂之設，而一考其所謂存古者，本無一定之範圍，亦無一定之目標。特舉與所謂新政新學者相對抗，故不數月而終止。彼時康有爲、梁任公諸先生，方以變法圖強相號召，時務報等，又多掲載「格致」之學，朝野上下，鑒於西方之堅甲利兵，亦不能不從事「洋務」。吾輩雖生值末季，亦得讀所謂「富強策論」、「時務通考」、「西學大成」、「格致通考」諸書；且同時亦欣羨所謂革命事業者，恨不得與偉人烈士遊。迄今思之，亦祇盲目行爲耳。辛亥革命以後，政治失軌，南北之爭，民不堪命；教育事業，大半停頓，學術界之消沉極矣。民國五六年間，上海有所謂新青年雜誌者，陳獨秀主幹之，獨秀醉心唯物論，視經濟爲人類社會之骨幹。欲改良中國之社會，非打破資本制度不爲功。以此懷抱，而言論遂趨向於社會主義之途。國中志士，鑒於政治之腐敗，亦多從事破壞，而表同情於新青年。時胡適之方自美歸，提倡新文學運動。舉國學子，悉趨赴之，而新文化之名詞，亦因之以繼起。六七年來，國中出版物之增加，較辛亥前且千百倍，而持論之主旨，殆又各趨極端。誠數千年來中國學術史之新紀元也。就試考其所謂新文化者，果何物耶？佛教則傳入我國二千餘年；基督教在歐洲已有千百餘年之歷史。「我們要對於他底源流，沿革，組織，教義等等，以極短之時間，知道一個完全穩健而有系統的梗概，也覺得是難於登天；因爲這種緣故，就不辭艱陋，編纂成功這本新文辭書……」嗚呼！此非新文化辭書編輯者之發言耶？何物新文化，而仍注重千百年前之佛教耶？教也。果如此敍之論，則今世學子，毫無舊文化（暫用之對待名詞）之根底者，請勿言所謂新文化，且不配看所謂新文化之辭書。

吾人既得讀新文化之辭書矣！其中論列，大抵歐美數千百年前之學說，非具有世界歷史之充分知識，與學術之

根底者，不能得其底蘊。卽以佛教而論，非詳讀漢代以後之歷史，而又特重佛教者，則不知佛教在中國所發生之宗派與異同，此固現代時髦青年所難能者也。彼自束髮受書，卽以教科書是務，強以研究中國數千年來之學術；進而求世界數千年之學術，更進而求所謂新文化，則時髦之歲月已去，又從何處得炫人之地位耶？故不惜舉中國固有之文化，悉加以名稱曰「國故」。凡自國故中出者，悉曰「國故毒」。吾誠不解其毒之何在也。倘以爲華人不應知此國故耶？則自忘其國矣。吾復何言。倘以爲華人應知國故耶？則會考問題，乃研究國故入門之問題也。何得稱爲毒乎？且受毒者乃命題之人耶？抑受試驗者耶？若謂命題者已受毒，則說者必有不毒之國故在；若謂受試驗者已受毒，則願說者開解毒之藥方；若謂國故本有毒性，拒之當如砒霜與鴆酒，則吾不知所謂不毒之新文化者，係由何處產出。倘以此種國故入門問題不應試中學生耶？則同時有許多英文數理試題，亦不應試中學生。閱者須知中國之中學生，其程度固無一定之標準者也。內地中學校四年級之英文，祇讀泰西五十軼事者亦有之，倘以吾校中四之英文試題與之，未有不駭爲英文毒者。况會考與常試——普通試驗——不同，獎勵課外有用，與講堂聽講各異。請問批評國故毒者，能舉出三題中何條含毒性而能遺害青年耶？以漢書藝文志之彪炳千百年，又斷非近世某雜誌，某月報，可比其毫毛矣。卽以張氏書目答問而論，近代又有幾人如張氏之博雅者耶？以藝文志之學說，樹中國幾千年學術界之指標，而盲目者乃欲爲蜉蝣之撼大樹，能不令人齒冷耶？嗚呼！難言之矣！近世青年之知識，得之於目者較少，得之於耳者甚多。舉一二學者之口頭禪，認爲自己之法寶，有能埋首讀書，自求真理者，誠鮮矣。此固時代潮流之使然，亦中國政局不甯之影響，豈能長此終古耶？吾對某氏不欲言，吾惟望可敬之青年，多讀古聖賢之遺書，方知何謂「國故」，一方知國故之不盡毒人也。噫！

●以毒攻毒

中酒毒，中鴉片毒，吾聞之矣；顧未聞有所謂中「國故毒」者。提倡國故，而名之曰中毒，則視國故如酒如鴉片矣。烟酒害人，吾知之矣；國故害人，吾非惟不知，且惟恐此毒之不中於吾身矣；又惟恐此毒之不深中於吾身也。中國學生不飲酒，不吸鴉片，誰敢斥之曰：此非中國人。獨中國學生，不略知國故，得盡人斥之曰：此非中國人也。澄衷學校舉行國文會，以國學常識命題，無非使學生略知國故，勉爲中國人而已。毒云乎哉！

楊君既攻擊提倡國故，爲中「國故毒」。則楊君自必知國故之爲毒，惟恐此毒之或中於其身矣；顧楊君執筆爲所謂「國故毒」之文，何以仍用中國文字耶？楊君當知文字之學，決不能脫離國故範圍；既不能脫離國故範圍，則以楊君之論調推之，當亦在「國故毒」之列矣。吾固知楊君所中之毒不深，然楊君亦當自幸其略中此毒，得執筆爲白話文，發表其自以爲新穎之思想，非然者，舍借用外國文字外，當別無他法也。嗚呼！毒云乎哉！

●「國故毒」評論之我見 見三月廿六日學燈

一聲

書齋靜坐，偶閱報紙，見關於國故問題，有曹慕管楊賢江兩先生往來之書牘，暨陳望道諸先生之評論，反覆讀之，不得其詳。既而獲讀商務書館學生雜誌澄衷學校季刊，乃知楊曹陳諸先生之言論，固皆有討論之價值，足資閱者之研究。惟其討論之點，不幸而涉於枝節，致閱者不能得其真諦，誠爲憾事。今不佞對此問題，亦願提出意見，以供閱者觀覽焉：

國故二字何詁乎？此吾儕所亟欲研究者也。吾以爲國故二字之領域，卽爲國家之舊事；如故事，故府，故記，掌故，官故，訓等，皆包涵於其間者也。凡事凡物，必有其德，謂之物德。物德也者，卽事與物之共量。換言之，卽所謂事與物之

涵義也。國故二字，既成立其名詞，則欲詰其意義，宜先辨其德性；曰善曰惡，有其價值；欲為評論，自有餘地。楊君之命題曰「國故毒」，細釋其義，則文中所舉，必有賊害民性之表示，而無當於教育者也。乃其所舉澄衷學校之國文會攷題，以不佞視之，則似未必有賊害民性之涵義。蓋其所命問題，確為研究古籍之門徑，非高深艱奧不可解者，更非陳俗迂腐不可治者。受試者果能按條而答焉，則固無損於智力，亦無妨乎教育。而楊君竟判以毒字，似不足以賅題義，而未免言之過甚。如曰此種問題，陳義過高，不適於試現在之中學生，則吾亦然之。然苟以此數題分析而試之，則亦無異乎今之所謂國學常識試題者，譬如第一題中，其首數句曰：「國學載籍，分經史子集四部；能言其分合之義歟？」欲令學生條對，驟視之，似覺不切於用。苟易其組織，而曰：「什麼叫做經書？」「什麼叫做史書？」「什麼叫做子書？」「什麼叫做古集？」「經史子集怎樣分的？怎樣合的？」豈非學者應具之常識？又非所謂國學常識試驗乎？閱者平心思之，吾言當乎否耶？且楊君對此問題，率直下筆曰：「這種考試，乃是國文教育上的復辟行為。」「考試」與「復辟」，今姑不論。竊以為國文教育之育字，不如易一學字，以字有德性，所賅未周，卽義有未盡。「育」與「學」義相類，而所涵之德有異也。楊君視之，其足以資討論否耶？楊君又曰：「凡不甘受束縛的教育之青年學生，應該對於這種行為，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語中似多一束縛的的）在楊君為革新文化起見，固不得不發此爽快之論調，以博閱者之注意。而不佞視之，則以為未免過於激烈。責善之道，古人相尚。楊君既以此種國文教學，為新文化運動之障礙，而欲納入於正軌，理宜舉出理由以指摘之。不當妄言革命，以為盡惑學生之口吻。不爾，則當單舉三題，標其題曰：「請看某中學之國文會考試題」不加評論，以供公衆之討論。則臧否之間，必有真實之見地，不至有枝節之辯論矣。吾今更舉曹君之言曰：吾校之提倡國學，一以

便于學生升入大學起見；一以鑒於近來學生國文根底之淺薄。此雖爲片面之主張，然爲辦學者設想，確有一種不得已之苦心，固非可厚非也。且其所舉會考題中語曰：「擇一條以答，擇一或全體答之，擇其能言者答之。」則其所希望學生答案之限度，至微且狹。意若欲中等學生，略知古籍源流而已。固不期個個學生爲考古家也。乃楊君以博學鴻詞試視之，竊以爲未免重視此三題矣。抑余又有言者。澄衷學校季刊中，所載之中學部國文會考題，有甲乙丙三種，乙丙兩種，其要求學生之答案，至爲平易。獨其甲種試題，頗類策問，令人不能不爲怪異。楊君起而評之，固爲研究教育者應有之事，獨惜其未能研究各組試題，何以相異若此。而單舉甲組之題，以爲評論資料耳。苟澄衷學校應試甲組之學生，確有答所舉三題之學力，而故意命淺近常識題以抑之，不亦違乎因材施教之本旨哉！使果如吾說者，則今之嘵嘵辯論，澄衷學生，方將以庸蜀之日，南越之雪自慰矣。而於楊君豈不可恥之甚者耶？總之吾於此事，全憑良心之主張。閱者幸勿以吾爲曹君辯護，而責難於楊君。蓋楊君之評論，確有新穎之思想，曹君之答辯，亦有可存之價值。惟楊君之說，稍爲躁切，自足以遭曹君嚴厲之答辯耳。閱者如不以吾說爲當焉，則吾固自認爲多事，不再作無謂之討論。辱我罵我，皆所不計。

● 一個受國故教育者的自述見三月廿八日學燈

陳楚材

最近楊賢江先生在學生雜誌上，做了一段「國故毒」的評論，力詆澄衷中學的國文會考，以爲方法太舊，是前清「博學鴻詞科」的老套，二十世紀青年，不應受這樣教育。三月十九日曹慕管先生在時事新報給他一信，廿五日楊賢江先生的覆函，我也拜讀了。此外一個隱名的叫做什麼田，在文學上發表了一篇策問式的國故，也是不以國文會考爲然的。我對於這個問題很留心，對於雙方論調，固不敢有所妄論。但總覺得彼此都有誤會的地

方，因此拈出這個題目，來說幾句話。全沒有偏見，也不是想做和事老。

曹慕管先生，向來就不高與楊賢江的言論。在澄衷學校演講時，很有幾回說他是蠱惑青年的朋友。學生雜誌中，一有楊先生的文字發表，便期期以為不可。這回楊先生居然評論到他的學校，難怪他動火了，何況大喊一聲要革命，豈不是言論上近於過激嗎？其實楊先生何曾有要澄衷學生鬧風潮的意思？不過說說罷了。曹先生當他是有意鼓吹革命，未免誤會了。照我的經驗看來，澄衷學生很循良，而且很有定見。決不會發生什麼革命的。曹先生放心罷！

我是向來喜歡研究新文學的。自從進了澄衷，被四圍的空氣，養成我的愛讀古書的習慣。回首思量，很感謝國故教育，給我不少的幫助。我是有志學文學的。假使不是進澄衷，做了浸潤舊籍的第一步，現在看書就要感受大困難了。因為從前我終日做密友的，不過是一些國語文類選，杜威五大演講，三大演講，新青年，少年中國，改造，東方雜誌，以及學生婦女，小說月報等等罷了。一看稍古的書，便嫌其老氣橫秋，棄之不讀。曹先生曾勸我要讀點書，才能「胸中有物」。於是我每日下午總要在丙辰圖書館做點瀏覽的工夫。什麼左傳漢書史記戰國策乃至諸子之文，四部中文集，史通文史通義文心雕龍，都曾力為研索。覺得頗有興趣，不期而有「學乃在是」之歎。平心而論，做一個中國人，做一個知識階級的中國人，至少中國大部頭的書，總得要看。普通國學的常識，總不能一點沒有。中學裏學了業，無論你進什麼科，有了舊學的根柢，決不至有什麼妨害的。譬如我將來或研究社會科學，或進教育科，或習商學，有了能讀書的能力，就一切事便宜多了。如果沒有這樣學校養成我，豈不是一遺憾嗎？

楊先生的意思，似乎以爲明瞭中國情形，明瞭世界大勢，比有國學常識，更爲要緊。不錯！這話是十二分的對。但是曹先生要楊先生調查澄衷內容，楊先生亦曾有過調查否？據我所見，澄衷的史地教員項遠村先生的學識和教授法，實在任何中學校難找得出。至於中國情形，世界大勢，無日不灌輸給他所教授的學生，所以澄衷畢業生，別的我不敢說好，至於這些知識，却不十分缺乏，只要他是肯留心的，出來比別校學生，總要高明一點。事實如此，我決不是「阿其所好」。楊先生答書，似乎疑澄衷學生，必定是一些頑固的遺少，專讀死書，那就太看不起後進了。

「泥舊」固然不是二十世紀的新青年，但「趨時髦」却也不免爲盲從的敗類。近來中學學生，不自知恥，不成熟的新詩。今天一首，明日一段，說來說去，總不外是一些肉麻的話。這種弊病，既荒學業，又費光陰。楊先生也會念及否？我想這到是很要在學生雜誌上加以抨擊的。因爲這樣無聊的創作，比較多讀點書，到底他的得失如何，利害如何？請楊先生有以語我！

●附曹慕管先生致陳楚材君書

楚材同學弟惠鑒：

一別經年，懷想爲勞。前於甲子學報獲讀吾弟筆記，就知近來學問，精益求精，不勝忻慰。今日於時事新報又讀大著一個受國故教育者的自述，尤爲感謝。但兄非以感謝吾弟爲我張面目已也，乃感謝吾弟明白地告訴我「項遠村先生的學識和教授法」耳。兄在校一日，頗知盡心此事，以期「同學出來比別校學生總要高明點」。庶不致貽吾弟之母校羞。至於兄之致書楊君，要旨有二：其一爲糾正批評家之態度；其二爲要求名譽之賠償。今幸已

得學生雜誌主任暨商務印書館編輯長來函，正式道歉，業已和平解決。堪以告慰。本年法國普恩萊爲某議員營其罪大惡極，憤不能平，意欲決鬥，以賭生命。兄之地位雖不如人，愛惜名譽不在普下。今日之事，倘無滿意之答復，必圖相當之對付。此之態度，自信足爲同學異時立身社會之參攷，初非爲害怕革命計也。（其理由詳見本月念七日民國日報覺悟欄，兄致漢霄先生書中）兄雖無似，自奉儉約，月得數十金，亦足敷用。噉飯之地，何處蔑有母校用我與否，真不在心耳。又兄自知愛惜名譽，故對於他人評語，頗知審慎。讀學生雜誌楊君文字，有時「期期以爲不可」，誠亦有之。「說他是蠱惑青年的朋友」，則語氣恐非如是。合併聲明。因讀大著有感，略贅數語，藉表微忱。暇時倘望過我，以慰懸懸。不備。曹慕管 二月二十八日

●爲誤解澄衷學校每日新聞滿三百號紀念刊上面底「研究國學之關鍵」者進一解 覘人

昨天我在時報教育世界欄裏看見一篇評論，標題叫做「能見其大之國學」它的旨意，大概分兩種辦法：

(一) 評原著批語的不當

(二) 評原著作者見地的錯誤

對於第一點，我因是作者本人，不便出來說話。

對於第二點，我認爲桐英君不免有點兒誤會，不能不替他切實地解釋一下。同時也盼望讀者諸君，不要「淡漠視之」才好。

國學的值，無論何人，卻得承認。科學教育和歐化新潮，自然也有它本身的好處。不過我們要曉得國學和科學教育歐化新潮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是可以相互爲用，相互發明的。拙著謂「我國國學，一挫於科學教育之

盛行，再控於歐化新潮之輸入。（自由思想白話文學）……噫，國之無學，則亦已焉，有學而國人不之學，是國人已失其國民之本性，其痛實有甚於亡國者矣。」

前三句的意思，並非謂「科學教育和歐化新潮，果足以致害於國學」，乃是「科學教育盛行以後，歐化新潮輸入以後，國中青年，一方受了環境的壓迫，一方中了「驚新」的迷毒，便不能不遺棄了國學，而國學的前途，也就因此受挫不少了。」讀者諸君不信，試將下文仔細地揣摩一下。

我下文明明說得有「噫！國之無學，則亦已焉，有學而國人不之學……」可見我的本意，並未嘗承認科學教育和歐化新潮是國學的冤家；而國學之所以衰挫，實在是因爲一般人盲從驚新却了「國學之可貴」底原故了。（而）提倡國學，非設法大挫其科學教育自由思想不可（了）。」云云，桐英君不但冤枉了我個人，而且冤枉了國學本身。

我也是個新青年，我也曾作過一番新文化運動；然而現在我覺悟了。我覺得純粹的科學教育，實在不能供應「養成一個完人」底需求。同時我也明白了一般人所謂順應所謂適應，完全着眼於來自「外鑠的潮流和民族整個的環境。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所處的環境和民衆一般的祈禱，却毫不加以注意。哦！「削足適履」「強男生子」那得不令人痛哭長太息，爲中國前途抱無窮底悲觀哇！

上段所述，完全是題外底發揮，還望讀者別要誤會。如蒙賜以切當底批評，那更是我所感激不盡的了。（三月二十八日於上海）

●與力子先生書並駁曹聚仁君見三月三十日民國日報覺悟欄

力子先生：

我對於國故，沒有什麼研究，不敢自謂中了國故的毒；但讀了三月廿六日曹聚仁先生的「爲國故呼冤」以後，（見同日貴報覺悟欄）以爲某中學校長用國學的常識試題，來考試學生，便算是「流毒天下」；那麼我却敢老實說一句，我也是中了國故毒的一個人，也要來說幾句毒話，不知力子先生以爲怎樣！

聚仁先生不是說要整理國故麼？如果真要整理國故，我便要問他一句：整理國故之前，是否先要曉得國故是什麼東西，如果要曉得國故是什麼東西，那麼某中學先令學生自修漢書藝文志等書，然後命題會考，雖不能說是整理全部國故的第一步工夫；然令中學生先曉得中國從前有幾部舊書，其中那幾部是存的，那幾部是亡的，那幾部是真的，那幾部是偽的，那幾部是聚仁先生所謂牛屎馬糞的，那幾部是聚仁先生所謂金玉錦繡的；却是整理一部分的國故，應該下手的一種工夫。中學生固然和專門大學的學生不同，「不能把他們無數驅而納諸國故之中」（引用日先生語）；但要曉得中學生未必統是研究理科一類的人，其中當然也有幾個要研究國學的。某中學校長，爲顧到這一層，先令他們在中學時代，略具國學常識，免得將來入文科大學時，毫無頭緒，也是很正當的辦法，怎樣會「流毒天下」呢！他們入了文科大學以後，說不定要發生和聚仁先生一樣的思想，要去整理整理國故；那麼使他們在中學時代，略爲曉得些國故，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聚仁先生要曉得某中學並不是專重國故，把理科外國語一類的學問，一概擯諸門外的。）

聚仁先生不是又說：「我因此，只請對於這種學問有興趣的人們，來整理，來討論；若打着旗幟，來提倡注重，就太費心，太害人了。」麼？這又未免看人太輕了。我曉得某中學的教員和學生，對於這種學問有興趣的，倒也不少呢。

旁的我不說，請聚仁先生細看今日時事新報學燈上所登的陳楚材君的論調，就是了。

聚仁先生不是又說「我對於國故，非常愛護」麼？先生既許自己愛護國故，爲什麼不許人家提倡國故，注重國故呢？講提倡，講注重，便罵他是「國故的仇敵」，那麼，愛護國故的聚仁先生，可算是國故的好友麼？退一步說，聚仁先生愛護國故，就算是國故的好友；那麼，龐雜凌亂的遺產，恐怕聚仁先生一人也斷難整理。不消說經過二十年，恐怕經過一百年一千年，也斷難整理起來的。這種專制皇帝似的口吻，在現代，用得着不着，請聚仁先生仔細思量，不要開口就罵，才好！

●致張東蓀先生書

項遠村

東蓀先生足下：前週晤談，匆匆未罄所懷。日來以商務書館學生雜誌楊賢江君有「國故毒」短文，評陶澄衷學校國文會考甲組試題，澄衷校長曹君遺書責難，於是惹起辯論；或謂澄衷注重國學，有似科場舊習，或謂曹君宜究國華，以綿墜緒，事非得已。衆口紛呶，莫非顯已守隅，雖病枝節，亦現討論機會。從茲徵求學者意見，或於徬徨中途之國故問題，以對方辯論，而獲得良好之南鍼歟？弟雖澄衷校員一分子，但所任非國文，又非學校負責者，原可無言，靜聽輿論制裁。惟觀今之論者，務肆辱罵，好尋枝節，而於國故毒三字，澄衷會考當否，無一語之道及；既無補於國故本題，亦有傷乎學者令德。貴報學燈爲學術總匯，語無偏袒，旨在存真；遇此重要問題，當亦歡迎討論，是以不自避嫌，敢陳所見，就正高明：

弟以爲解決曹楊是非，當先擯除主觀的見解，毋爲情感所驅，毋取對人抨擊態度，擒住本題，去枝節，則第一當問：何謂國故？第二當問：澄衷國文會考，是否爲現代中學生所需要？第三須將澄衷提倡國故之方法，分析其是否

含有毒質。惜今之嘵嘵好辯者，咸未從此數點立論，是豈可以參預國故問題之討論者乎？

第一問何謂國故。國故之名，晚近始著。說文：故，使爲之也。段注：凡爲之必有使之者，使之而爲之，則成故事矣。引伸之爲故舊。故曰：古，故也。國語章解：故，故事也。章炳麟言：故事，故記，故訓，誠知所引在故，則可與理惑也。故而冠以國，指一國固有之故事可知者也。我之國故何事乎？曰：書契以來，百家學術，枝分派別，各崇所長，以明厥旨，蓋不勝縷舉矣。就其質言，則素王所刪，漢儒所治，經術其一也；說文言形，爾雅言義，聲類言音，文字學其二也；子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孟堅而後，或斷代爲書，或編年爲紀，或言典章文物，爲典志考之通史學其三也；書錄禹貢，周官職方，掌天下圖地，紀傳旁出，而爲方言地理之志，輿地學其四也；戰國之時，百家並起，儒墨道法縱橫小說，各自名家，奇思奧趣，雋義閎辯，諸子學其五也；宋儒窮天人性命之微，理學其六也；就其文言，則兩京以辭賦振，六朝以聲律鶯，隋唐以詩文鳴，宋元以詞曲顯，莫非故也。外若著錄學所以總括羣籍，整比流別，金石學所以搜羅實物，糾正史牒，兵書醫術天文術數，代有著錄，亦皆一國之故。由是觀之，凡屬我族先民用腦用手所慘淡經營之作品，無論其爲有文字或無文字的，皆今之所謂國故也。

第二問澄衷國文會考，是否爲現代中學生所需要。上述國故範圍，如其其廣，決非現代中學生所必需，亦非生

於二十世紀者，人人所必習；然則中學生所需國故智識之程限若何，不難一言答之曰：中學教育，爲養成專門人材之始基，而設爲適應現代生活而設。專門人材，不僅指文科；現代生活，不必博古。其教學目的，雖不僅爲文科之準備，亦不必具考古之素養，但既爲中國人，則其最淺限度，亦應略知國學之流別。蓋條比類析，分合異同，不僅科學有此方法，即治國學，亦應由此入門。專治文科，固宜具此初基，即謀社會生活者，亦不可無此常識。吾國載籍之

論學術流別者，莊子天下篇，司馬談六家要旨，尙矣。但非所語於今之中學生。二劉七略，辨次羣籍，比核流別，是爲吾國校讎學所託始，亦今之所謂學術分類也。

學者藉此爲入門之階，宜若無咎。至於漢志以後，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體制部次，頗有出入。荀勗，李充，剔除繁重，甲乙紀數，隋唐以降，沒七略甲乙之名，題爲四部。皆爲專門著錄之學，又非中學生所需。澄衷規定漢書藝文志爲課外讀物，而遺隋書經籍志以後諸家作品，蓋未嘗不知現代中學生所需要之國學常識爲何物也。又懼學生思想或將泥於一書而爲所束縛也，則以著錄學在時代上最後作品之張氏書目答問爲參攷書，使知吾國學術流別之系統，以及前後分合之異同；及其命題，則更軼乎兩書範圍之外，多設比較推攷之問題；雖擇一條以答，亦所許可；無非使學者讀書善用思考力，斷不可爲書本所役也。弟常謂吾人治學，學問與材料，新舊並宜容納，思想與方法，則斷不可舊。比較推考與超脫乎書本以外之問題，卽所以引導其從事於新的思想與方法也。且國文會攷者，在課室規定教本之外，任擇一種爲課外自修閱讀之物，平日既可爲自動的工作，學期終結，則以其閱讀思攷之心得，貢獻之于教師與同學；其方法爲自學輔導，其目的在養成閱讀能力，故其命題尤不可拘於書本之內，致使學者受一種不可破除之束縛力。是故漢書藝文志之書名雖舊，而其分類之精神爲新的；會攷之名目雖舊，而其用意爲新的；試題之字句雖舊，而其組織爲新的；亦猶英國國會之座位稱號習慣雖舊，而其運用爲新的。（詳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現在中學生正需此項精神，安得謂爲不適用？弟在澄衷久，自己教學，卽用此方法，外觀不問新舊何若，內質決不許新舊，亦不容舊役新，不僅如陳君楚材之所觀察也。

第三問澄衷提倡國故是否有毒？國故有毒，謂一味盲從故舊，不容些微新思想之滲入，以致束縛青年之個性。

也。夫研究國故，又從而整理之，茲事體大，非中學校所敢任。然愛護國故之素養，中學生所當具有；亦以入門之初階，中學教師亦優爲之。以有系統之方法，使之分類，使之比較，使知吾國學術之梗概，此其目的與方法，不可謂爲束縛的與無常識的。且樹「提倡國故」之旗幟，而一學期所規定課外閱讀之書籍，僅僅數十頁之漢書藝文志，猶嫌其太少太淺，則如今之論者之所謂妨礙其他課業者，亦屬妄測之談耳。今幸外間所見者，僅國文會攷之試題耳，使其一讀日常或學期之科學試題，英文試題，史地試題等等，怪其艱深宏博，在時流所定水平綫之上，亦將大聲疾呼曰：「科學毒！英文毒！史地毒」矣乎！

又如論者之所醜詆，或目爲八股復興，或目爲博學宏詞科，則竟混八股國學爲一談，更不知博學宏詞科爲何物，適足以自暴其未曾讀書。弟亦不欲多言，惟願先生及學燈之讀者，共爲暗室之明燈則幸也。

●我對於中等教育上的國故觀見四月一日學燈

錢振聲

自從學生雜誌裏發表了楊賢江君的「國故毒」之後，接着報紙上便看到澄衷學校曹慕管先生的信。此後更有許多枝枝節節的批評。我以爲這件事，並不是曹楊二先生的事，却是全國中等學校裏的一個大問題。研究國故在中等教育上究竟占怎樣的地位，這倒是我們所應該注意的。所以我把個人對於中等教育上的國故觀，來發表。我對於國故，雖無甚研究，但很願來做這個問題的引子。

要談國故在中等教育上的地位，先當認明國故的定義，與中等教育的目的。考國故二字，據我所知道，最早見於章太炎氏的國故論衡。是後報章雜誌上，多有所見。然對於國故，從未有何等嚴格的定義。大概凡是古人的著作，

都指爲國故。我以爲國故就是本國古來的學術思想。對不對，自己果不敢武斷；不過現在已經有了這個定義的假定，姑且擱一擱，再來談中等教育的目的。中等教育的目的，一方面爲預備升入大學，一方面又爲養成健全的國民。於是中等教育對於國故，可分爲兩派：一是根據爲升入大學的預備，而主張相當的注重的。二是根據養成健全的國民，而非盡爲升入大學的，因之主張中等教育上，無注重國故之必要。只要以本國文字，能自由發表思想夠了。我以爲不論爲升入大學之預備，與非盡入大學，而爲養成健全的國民。國故在中等教育上，當然有相當注重的必要。這話怎樣說呢？因爲中等學校裏的課程，儘有同國故同等價值的科目。譬如哲學，倫理學等科，爲做一個健全的國民，固無須於此，就是放大學，簡直也沒大用。那麼這幾種科目，在中等學校裏，竟可「在繩之外」讓到大學裏去研究罷。又若專以不盡入大學，而可以不注重國故，那還有物理化生物學等，也沒甚用處，中學校也竟可以不授了麼？至于根據爲升入大學之預備，而主張注重國故，在邏輯上果難以全稱肯定，不免要受不盡入大學的反問。但注重國故，自有他的價值。所以我說：不論入大學與否，國故在中等學校，當然有相當的必要。入大學，果然不能忽略，不入大學，也不應該忽略。因爲中等教育，使學生須有各科的常識和門徑。入大學的，可使之由入門而登堂奧。不入大學的，也不能不指示他以門徑。因爲他不入大學，不得強迫他不研究專門學問。所以專門學問的門徑，在中等學校裏所應該指示的。國故雖屬專門學問，然也有相當注重的必要。或者也可以出幾個國故的人才，不能說不入大學，國故是研究不成的呢！

還有近來許多醉心白話的人們，以爲白話便於發表思想。中等學校的學生，只要求其以本國文字能自由發表思想，所以主張闢國故，重白話。倘若果真以這樣的主張白話，那也並不是中等教育上注重白話本意；且喪失了

白話的價值。中等學校裏教授白話，應該注重到白話文學方面，不是徒徒以自由發表思想為終極的目的。至於白話與國故，兩者自然各有各的價值，不能相併並論，也不能以白話來代國故。我曾經說：天下凡異質，異量，異用的事物，果然有並存的價值，即在「質」「量」「用」方面，三者之中，有一「異」，也就有並存的價值。國故與白話，質異，量異，而用亦異，要知道國故不是國文。古文學，不過是國故中的一部份。讀讀古文辭類纂，看看史記漢書，可以稱到國故學者，那豈不是太容易了。我上面說過國故是本國古來的學術思想，研究國故是整理古來學術的預備。所以研究國故，自有他的價值，因為國故的自身，有着價值不少。國故既當他作一國古來的學術思想，那麼國故非特在本國有價值，就是在世界上，也不無價值。縱使中國古來的學術思想，無多大的價值，然至少在世界學術上，也可占得些地位。做了一個中等學校的學生，對於西洋的學術，知道了幾分，而對於本國的學術，莫明其妙，那也有點講不過去呢。倘若以為這個思想，這種學術，是古人的，用不到我們去研究，那更是笑話了。我們研究古來的學術思想，便可造成一種新的學術。否則，研究哲學的，只要研究詹姆士羅素伯格森，何必研究柏拉圖康德呢？」

現在中等學校裏的學生，對於國故文學的方面，如詩經如離騷如唐人的詩，宋元的詞，要有鑑賞的能力，實在如「鳳毛麟角」。甚至於連這些內容是怎樣的，也不明白。倒還是但丁哥德莫泊桑托爾斯泰的著作，明白得多。我不是反對西洋的文學，我以為中國的文學，也要多少明白一點。又如在哲學方面——倫理學也言在內——如易的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恐也不敢二元論，一元論，來得明白。又如孔孟老莊楊墨荀韓董仲舒王充程朱王陸的學說，還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利士多得的學說，有頭緒呢。怪不得中國人跑到日本，日本盛贊王陽明，而中國

人反問王陽明是貴國什麼時代人的笑話了。中國古來的文學方面，做中等學校的學生，當然有知道些門徑。而在學術方面，如哲學方面，講到康德的感覺論，也應該講些孔子的知識論。講到詹修忒（J. S. Mill）的動機論，哈特烈（H. Hartley）的功利說，也當講些宋明的動機派與功利說。可是中國的科學書，沒有一部是中國人自著的，多是抄襲東西洋的罷。因此我們覺得研究國故，實不能再緩了。

我既然主張中等教育上，國故要有相當注重的必要，因此我還主張中等學校裏有國故學——這裏所說的「國故學」不是「國故」不過是國故中至少的一部份——國故學，是研究國故的一步學問。近人所說的「漢學」便就是其中的一種。因為要研究國故，考據，疏證，之學也省不了。清代的學者，大都是國故學家，我們也可把他們的著作，做研究國故的參攷。倘若如宋儒的研究國故，用主觀的方法，於是發生了勉強牽引，或者增字說經，望文生義，不免有許多的誤解。怪不得馬敘倫先生，要說朱子所註的大學，歷來主張改的有三十六家，連他有三十七家了。又怪不得他老先生，要說現在中國沒有識字的人，要合章太炎錢玄同及他老先生，那麼還可算得有一個識字的人呢，所以我說國故學，是研究國故的一種門徑，中等學校裏應該與以相當的地位。我對於中等教育上的國故觀如此。不知讀者以為如何。倘蒙指教，不勝感激。

●評評新文學家的作品

峴人

前幾天民國日報覺悟欄有一篇評論，標題叫做「老馬與復辟」它的作者，不用記者介紹，大家都曉得是現今新文學界中最著聲稱的陳望道君。這篇妙文——這篇具有批評性的妙文，至少也值得青年們的注意和同情。我不必表明，我是一個新青年，更不用說，我對於新文學有特殊的興味，和不斷的研究。陳君的才學，陳君的文辭，

常使我非常愉快，非常敬羨。然而，不料讀竟了他這篇妙文，却令我的意識上起了一個大大的變態作用。陳君果然澈底地明瞭了章句文法的構造嗎？陳君果然對於舊文學下了一番研究工夫嗎？要是不錯，我現在有幾個小問題，還要提出來和陳君討論討論。但有一點，要請陳君注意，就是這篇評論，雖不免帶些辯護色彩，而實在是推究真理。同時希望讀者諸君不要誤會才好。

(一)「老馬」屬譬喻格，在曹文裏是譬喻他——曹君本人——善於識途的意思。「復辟」固然也屬譬喻格，但它的意思，却是譬喻整理或開揚國故在現代潮流中為復辟行為。姑無論國故和國文有無盡然的分別，姑無論國故有無整理或開揚的價值；而楊君一筆抹煞，不問歷史上的關係，和現世潮流，中國國情實在的趨勢和祈禱，概斥之為「復辟行為」，那是絕對謬誤的。所以我敢說：曹文的「老馬」在文理上無語病，而楊文的「復辟」在理論上却沒有通的可能性。曹君責問他這一點，以事理而論，我們不能說他沒有根據。

(二)曹文裏說：「注重國故與復辟，儘有鴻溝豈無界域」陳君謂「鴻溝」和「界域」在文則中，乃為媿配；兩喻並用，似乎犯了語病。不知媿配在舊文學中是絕對容許的。抱朴子文，陳君想也讀過；其中的媿配，要算是第一多了。陳君如未讀過，我可以介紹陳君看一看與白話文學極有關係的，桐城文派所極端贊許的賈生過秦論。原來文言文和白話文，儘有不同的所在。文言文的骨子，完全建築在「氣」的上面。辭句重複，於氣無礙，雖反復至再，也沒有甚麼打緊。即以白話文而論，也未嘗絕對的不許這種用法。況且曹君這兩句隱喻，是用相反的語氣寫出來的，那更於文無病而於氣有補了。比方說，我們把這兩句改成白話：「注重國故和復辟，中間儘有鴻溝的分別，哪裏會毫無界域呢？」陳君以為通嗎？要是不通，那又犯了白話文法中的哪一條定例？

(三) 曹文裏有一句說「君願混爲一笑」陳君於句尾下了一個問號(？)的註腳。這個符號，大凡稍稍研究過白話文學的人，都曉得是表明不解的意思。依我看來，陳君最所不解的，大概是這句話中的「願」字。要知道「願」字是介詞，它和英文中的連接詞正是一樣用法。陳君不解此字，或許是他平日讀書不免粗心底緣故。

(四) 曹文裏又說：「君亦知吾校不授白話文，而同學之善作者勝似足下者，思想之新穎，足下且受其束縛也。」這一段文，以文言文，正是一氣呵成；以白話言，第二句是承冒上句而來的。它的文法結構：「其」字是代名詞，是第二句的主辭。如果我們應用分析法把它完成起來，那便容易明白了。現在且就我個人的意思，把它完全下列幾句——

「君亦知吾校不授白話文，而同學之善作者勝似足下也未？君又知吾校善作者思想之新穎，足下且受其束縛也未？」

(五) 陳文的末了有一句說：「我就只好敬頌老馬的高文說……。」這句話我不知他根據什麼文法造成。敬頌下面，明明要用個賓辭——而且還要屬於人格性的。他偏的用了「一個間接賓辭」，不但用個直接賓辭，還要加上一個極費解極容易誤會的形容詞。呵！

新文學家的見地，原不過如此，新文學家的作品，原不過如此，真使我們青年大失所望啊！

● 與陳望道先生書見四月八日覺悟

望道先生，

大文拜讀過了。自然，先生的學問，先生的文章，比我高明得多；我之所以不怕「弄斧班門」，敢於出來說幾句俏皮話者，實在因為先生目中太看輕了文言，同時又太看重了白話底原故。看輕了文言，所以不惜「吹毛求疵」；對於曹文，就不免大施攻擊了。迷信白話萬能，因之便無論什麼文學，都要拿什麼科學方法的、語體文化的、修詞學去藩籬它了。

先生覆我的文，對於第一點，可算已經給了我一個「自認理屈」的暗示，我也不必多說了，惟對於第二點，我却有幾句「如骨鯁在喉」的話，不能不對先生一吐為快。

很慚愧的，我做了四五年的白話文學，而對於白話文的文法，却沒有點兒研究。我前文所用的文法辭句，是從我讀過的馬氏文通和英文法中理會得來的。我狠懊悔，我不應該這樣疎忽，這樣草率。然而「手邊的參攷書很少」（因為功課太忙的原故），不能多多地引來請教。這或許也是先生所能見諒的。

其次，先生勸我看幾本最簡單的語法書文法書，我却不敢領謝這番盛情。因為中國語文和外國語文大有分別，中國文以「氣」為主，不必要什麼「法」的幫助。而且在學外國文的經驗上，我們很可以覺得：做一篇通文字，全靠熟讀的工夫；文法和修辭，在分析上解說上誠然有它相當的供獻，然而做起文來，却不一定用它們着。

還有一層，中國語文的骨子，因完全建築在「氣」的上面底關係，所以大凡能文言文的，總能夠做出很通的白話文，而一般天天在那裏研究語體文法的，却很不容易做出一篇很流暢的，令人讀過而不覺頭痛的白話文來。至於做文言文，那更不用說了。我相信先生是很能文言文的，我很不解先生何以要這樣「違心背本」他日導青年們入於迷途喲！

自從楊賢江先生在學生雜誌第二期發表了「國故毒」一篇文章後，遂引起曹慕管先生嚴厲的質問，於是時事新報等，多有關於本問題的批評，可見這問題已很使人注意；不過我看有不少的文章，不免過於枝節，所以我不願參加意見，使本問題愈趨愈遠。

今天看見覺悟裏力子君答覆當歸先生信中有「中等學校提倡國故確有商量餘地」一語，我就願出來說幾句。

查澄衷季刊「中學甲商國文會考規程」第五條，有「如優良或惡劣之試卷過多時，得臨時伸縮之。」可見澄衷對於此事，純係試行性質，並非無「商量餘地」。

我雖不懂教育，但我敢說：教育並無一成不變的法子，現在所謂教授法，無非由許多先進的教育家的試驗經驗而來；所以，倘使澄衷的「國文會考」，果被試驗而成功，又何必壓抑不行呢？若因「國文會考」暗合古制，就認為「復辟」行爲，那末，現在正有許多大教育家，想法子恢復「書院制」，楊先生何不說他是「復辟」行爲呢？又楊先生的覆信中說：「一個健全國民，不會用本國語文發表思想，不能懂得國情及世界大勢，這是不應該的；但一個健全國民，不懂張香濤書目答問，不讀漢書藝文志，這是可以的，現在請問一個普通中學生，究竟有沒有研究貴校那種試題所包含的專門學識的能力和需要？」中學所欲造就的是健全國民，不是專門人材，我是絕對贊同的。但賢江先生，安知澄衷學生「不會用本國語文發表思想，不能懂得國情及世界大勢」呢？「不懂張香濤書目答問，不讀漢書藝文志」，固然「是可以的」，但懂了張香濤書目答問及漢書藝文志，難道就有「

毒」麼？且賢江先生何以見得澄衷學生，「沒有研究那種試題所包含的專門學識的能力」？

又楊先生說：「先生贈我以東大國文試題，是要我知道貴校的畢業生，須個個升學東大，如果這樣，請問這又是種什麼教育，這里楊先生不免有點誤會。曹先生給楊先生「東大國文試題」，是要楊先生知道東大招考中學畢業生，是很注重國故的意思；即日前曹先生的信中說：「難以使全體之畢業生得以升學于東大」，也不過是專指國文一種的標準程度而言，並不是「不許升學於其他大學的」。

澄衷學校對於畢業生的上進，素有獎勵辦法：「凡家境貧苦，有志上進的學生，考入國內六大學者，每年給予津貼百元；留學歐美者，給予津貼洋三百元。」又該校育英社尚有馬克數百萬，存於柏林銀行，專為派遣學生留德之用。可知曹先生並非事實上要學生「個個升學於東大」。說到這裏，我要說曹先生提倡國故的原因苦衷了。

澄衷中學的程度，向來是比內地中學提高些的。高年級所用的教科書，大半採用大學預科所用的書籍；教員像何少林先生的英文，項遠村先生的史地，朱覺卿先生的數學，其程度和教授法，多是中學校裏難以請得到的。所以畢業生的程度，普通比內地一般中學要高些。據以前的經驗，畢業後直接去投考英、美、德各大學的，總算沒有失敗過；在國內投考，雖不敢說遠勝於人，但也未必遠不如人。自東大創辦以來，聲譽日高；而對於招考中學畢業生，又很趨重於國故。——其實何嘗僅是東大，即南開的國文試題，又何嘗不帶國故性質？——澄衷每期畢業生上進的人數，總在三分之二以上，而東大又因種種關係，投考者更形踴躍。曹先生鑒于學生上進踴躍，且有獎勵在先，為學生預防投考失敗起見，自不能不與以相當之預備。這是環境趨勢所迫成，並非像力子先生所說那

「祇想到課本用得越深，學校名譽越好」的「遊譽」的手段。如果要說澄衷不應該注重國故，那末要先請東大、南開等大學，不要對於中學畢業生有這種要求！

其次，澄衷畢業生上進於國內大學的，固異常踴躍；而直接去留學歐美的，又年多一年，曹先生鑒於學生留學後，對於國學的接觸機會很少，想在國內時，給他們一些國故的常識，免得如梁任公先生說「不能認為中國人」。

（語見梁啓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附錄一）

總之，曹先生之注重國故，是完全因為多數學生上進的「需要」而起。至於這種辦法行之于他校是否「需要」，是否有「毒」，我不敢說。行之於澄衷，我敢說未必有「毒」能！

我本沒有工夫作文，也不願和人家筆戰，這篇文不過是說明澄衷的特別（？）情往，和曹先生注重國故的原因——我不敢說澄衷甚美甚善，沒有給人批評之處；但楊先生要批評，最好請駕臨澄衷，詳細調查一下，免得下次再說出那「抹殺一切」侮辱他人人格的話！ 四四北大

●關於國故的話見四月十六學燈

記者先生：

這場國故毒的筆墨官司，總算打得落花流水，可是誰勝誰敗，仍舊沒有判明，我是一個旁觀者，沒有偏向於何方，照我良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意思隨便說說。

國故這個名字，能包括一國過去的一切事情，換一句話講，就是自有文字以來，無論對於地理、歷史、文學、詩詞、歌曲，以及私人的學說著作和記錄的一切文字，都叫做國故，總之這個名字的意義，有人已先解釋了，用不着我再

講了。

國故的界限已然這樣廣大，中學校裏決不能研究完的，可是不能不懂一些大要，雖然內中有許多學說，就是私人的偏見，在目下新思潮裏看起來，確是有害無益的，而我以為現今學生，到有研究的必要。我有二層意思，如下。

(一) 中國人普通常患的毛病，就是缺少了研究，從前許多很好的學理（例如諸葛亮有木牛流馬，墨子的兼愛說），因為沒有人繼續研究，以致沒傳下來了，這還算深奧一些，常人不易明白，那就不必說。據普通而論，我們的五千年以來的歷史，諸子百家的學說，前朝官制的改革，不讀書的天然不懂，大學卒業的學士，雖懂的居多數，可是一知半解的，亦不少。最可歎的，就是一般得意洋洋的留學生，遇見了外國人，這些外人和他們到要講起我們的歷史和諸子的學說了，曉得的還可敷衍幾句，不曉得的只好雙目瞪瞪，臉面滿紅了胡說幾句，碰着了這個外國人不懂的，不至露出馬腳來，如若遇着了一個累知一些我們國故的，那就不得了。他們下面子，還算小事，連得我們國體要傷失，這就是沒有研究國故的緣故。我以為研究國故在中學校最妥當，因為在小學裏，兒童天資薄弱，着好拿最淺近的灌注他們。在中學裏，學生年齡較長，腦力充足，正可研究他的主要原理學說和歷史。況且大半中學卒了業，就做事情了，沒有研究的機會了，這是第一層理由。

(二) 我們研究一種東西，但只知道好處而不知道壞處，是不興的。我們須要將好壞的地方弄明白了，然後知道這是好的，這是壞的。真正研究國故便是明白其中的好壞，庶幾可以知道改良之法。但有人又說「遺老遺少們再聽着：你們配不上研究國故，也配不上譚國故……」這話也是不錯的。因為我說研究國故，且非要為做幾篇八股文章，或盲服了各派的學說，是要曉得一些真實的樣子。然後研究文化不至茫無頭緒了。這是第二層

理由。

上海幾個教會學堂，亦在提倡國文，可知國故的常識與科學的新教育是沒有十分衝突的。朱旭 十三，三十一，燈下，思伊堂

(一)反對論

●「老馬」與「復辟」

陳望道

今日在「時事新報」上看見了上海澄衷中學校長曹慕管君致楊賢江君的一封信，滿幅都是「鏡花緣」中多九公倚老賣老的口氣，那也不必說了。因為他在第一段裏就說「去年創刊民治週報，對於近時人物，有所論辨，凡十餘篇，下筆之前，恐其虛也，考證以實之，惡其慢也，平心以出之，實矣平矣，又懼其矜也，修辭以和之。」他那種倚老賣老的口吻，大約就是他之所謂「平心以出之，修辭以和之」的東西。我們不是老馬，（曹君倒是老馬，信中說「僕於教育縱鮮常識，亦嘗從吾浙前輩諸先生游，兼獲交於令師經君子淵，器具師資，世變滄桑，憂患飽嘗，學殖荒落，自知不免。研究國學，目的何在，方法若何，竊敢自比於老馬。」）老馬既然以為「平」以為「和」，我們也就可以將就把它算作「平」而且「和」的了，不過他曾說到「修辭」，修辭倒是我最近所愛討論的一個題目。現在畧舉兩端，還請曹君不要說甚麼「學殖荒落等等太客氣的話，而有所謂「滿意答之復」見教，第一，按修辭學「老馬」與「復辟」都是譬喻格中底托喻；——曹君倘嫌這名詞太新，不妨查查宋元古書「文則」和「文說」那裏面的，所謂「隱喻」或「隱語」便是這一類的言語。——曹君既然自己用隱喻，比自己為「老馬」

我不知道他根據甚麼理由，一定要責問楊君何以稱他們用那種國故題目考試中學生爲「復辟」。曹君責問楊君用「復辟」兩字的理由，可算認真極了。說甚麼注重國故與復辟儘有鴻溝，（按修辭學鴻溝兩字亦是隱喻，）豈無界域（界域兩字亦是，唯不知所謂「儘有鴻溝」與「豈無界域」在國故上是否就是「文則」所謂「媿配」呵呵，）君願混爲一談，真天下奇談哉！邇來少年作者，不尙理論，慣用罪名加之人身，以此見長，適露其短，誠不料君亦蹈此覆轍也，僕雖無似，十五年民間運動，靡役不與，復辟徽號，始出君賜，以此見誣，於我無損，僕於足下徒覺可憐而不可氣也，呵呵。「復辟」本是一種譬喻格，與什麼「十五年民間運動」何涉。這一大段話，不知是何道理。想曹君定非「不尙理論」的「少年作者」，一定不會「以此見長，適露其短」，而能有所謂「滿意之答復」。這是一端，第二曹君責問楊君用「復辟」兩字的理由第四端說：「吾校特一小小私立中學，不敢有煩調查，東大號稱東南學府，爲君足跡所至之處，君亦知其歷年所考何事耶，吾校設學宗旨，在乎體念校主興學苦心，培植專門人材，」所謂「小小私立中學」與「培植專門人材」，是否就是國故的修辭書上的所謂「病辭」。又第二端說：「吾校注重國故，本校主之遺囑而然也。二十年來一貫主張，何謂復辟。君亦知吾校不授白話，而同學之善作者勝似足下，其思想之新穎，足下且受其束縛也未？」所謂「吾校不授白話而同學之善作者勝似足下」不知曹君是否曾經「恐其虛也，考證以實之」，所謂「足下且受其束縛也未」不知國故的老馬究作何種解說，這是我所要請問的第二端，亦望曹君有所謂「滿意之答復」。如無「滿意之答復」，我就只好敬頌老馬的高文說，僕於足下徒覺可憐而不可氣也，呵呵了！

附註 我做此文時，手邊並無一本書，修辭學書恕不多地引來請教。

偶然從時事新報上看見澄衷中學的校長曹慕管先生致學生雜誌社楊賢江先生的信，揭着一條小題目叫做「討論國故問題」。我平素對於國故問題很感興趣，所以這一條小題目居然把我的注意點吸住了。可是從頭讀了一遍，並沒有討論到國故的本身，只是自己替自己辯護國文教法的不錯；使我心上癢癢地難過，不能不把本年學生雜誌第二號楊先生的那篇「國故毒」也找來一看，於是我發見了曹先生的所謂國故了。原來曹先生的國故只是「詩文字三者……可誇尚於全地球」的國故；只是「經之道高而文亦最工」的國故。那麼「用心苦矣」的曹先生也只是老學究的見解，不禁使我大失所望，我想這樣地解釋國故，真是盲目的胡調，即使有謬阿於研究國故方面的人出來說話，對此也絕不能稍有瞻顧而不說是「國故毒」了。現在很有些人染得跟人學樣的通病，人家談文學，他也談文學，人家說經濟，他也談經濟，人家談民治，他也談民治，人家談國故，他也談國故，不管人家所談的是怎麼一回事，他所談的又是怎樣一回事，總自以為我是站在時代前面的人，這種得風轉的人，老實說是盲目的中毒，決不會有什麼好的貢獻的。去年胡適之先生在南京演講從前的書院制度，便有許多神經過敏的人說：「書院制度實在有恢復的必要。」試想這與舊書店裏翻印舊書的廣告——經某某先生提倡，內容怎樣有價值——有什麼兩樣，其實國故的整理，自有他本身的時代性；並不是要把從前所有的一一光復過來重現於今日。正如研究書院制度是要曉得當時的背景，要曉得這制度因何而起，有何影響，與那時的社會發生了什麼關係；並不是要重興書院，把現在的學校廢掉，——因學校的成立也自有他本身的歷史的。可見研究國故不是復古，不是吳稚暉先生說的「洋八股」，乃是真切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切材料，確實地找

出一個逐漸演化的跡象來。今曹先生會考國文的三道策問，令人讀了恍如置身場屋中博功名，簡直回到原來八股時代的老路了，又豈止吳先生所不滿的「洋八股」那麼，這三道策問，似乎去真正的國故太遠了。我現在且不泛論國故，且不研究曹先生的三大策問是不是國故，先得看一看曹先生提倡這「策問式的國故」是在什麼地方。他所主持的不是普通的中學校麼？受他策問的，不都是中學校裏的學生麼？試問中學校的學生所需要的是什麼，我想誰也不能不說是要適切生活的知識和技能；因為他們畢業出校，未必個個升學；即使個個升學了，也儘有研究理科一類的東西的，怎麼能夠把他們悉數驅而納諸國故之中。於此我敢正告曹先生研究國故固然是學術界很緊要的一件事，但這不是責人人以必然的事業。先生主持的是中學校，應當顧顧學生們出校後的生活。須知現在的時代早已不是「賣賦求策」的時代了。若說曹先生的提倡國學是本他先校主的遺囑才做的，那更不能為先生恕。「時代之差，若此為甚，」他明明自己說的，明明曉得的，為什麼臨事設施就不能自伸主張呢！況且他先校主在日辦學，正值科舉未廢，書院尚存的當兒，既以提倡國學為志，何不當時就便提倡——那時或已感到現制的不妥罷！——何必留待中華民國十二年的十二月；假使他先校主的遺訓必須看作天條一樣，則如果遺訓要忠君，難道他真肯奔向北京，望闕投拜麼，至於風潮的鼓動，曹先生儘可不怕，——他本說「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以嚇他人則可，嚇僕則不可。——原來風潮的鼓動只是外因，自身的腐敗才是內因，內因不起，外緣便無從侵入，內因起了，便無外緣的搖動，也站不久的。如果內部不起反動，這樣的妙文怎會使外人知道，可見定有一部分學生是已經覺悟了。既已覺悟則風潮之來自然發作，何待鼓動；再說得老實點，學校本是社會上公共的教育機關，究竟不是私人出資營業的商店，當然促起大眾的注意。只要確有不

滿人意的地方，大家可以向他說話，決不能動輒拿「私立」二字來做深閉固拒的武器，而真可以拒絕干涉，一輩千關門做皇帝的。

●倚老賣老

漢青

「……獲交於令師……」就可以倚老賣老，怨不得有些鄉下土豪，進城去見了縣知事老爺一面，回來就借此欺壓鄉下人了；更怨不得有些省議員們，被督軍省長請喫了一頓飯，回家去的時候，就把請帖裱起來掛在廳堂上，誇耀於宗族鄰里，自以為水漲船高了。

有一位小學校校長，曾經在某大學畢業，而跟他同班畢業的某君曾經當過某初級師範底教師；於是他就對本校教師底曾經在某君當教師以前畢業於某初級師範的，大擺其架子，以為你們不過是我底同學當過教師的學校裏的學生，我當初聽了，覺得很是可笑。然而現在看到以「……獲交於令師……」倚老賣老的中學校長，覺得真是無獨有偶了！

其實，真要賣老，不是用倚老賣老的方法可以賣老的。真會賣老的，一定用不老來賣老，「黃忠雖老，寶刀不老」，這才是真會賣老。所以我覺得現在真會賣老的，據我所知道，只有一位吳稚暉先生。如果只是倚老賣老，適足見其小而已矣！

●答曹慕管先生

陳望道

前日做了一段「老馬與復辟」底短文，請曹慕管先生答復，已承曹先生雅量推重，在昨日民國日報底來函欄裏答復了。答復得滿意不滿意，看來函便明白，現在可以不必多說。但有兩點，我不能不申明幾句：第一，他說「陳

望道先生者，固楊君之業師也。見其弟子爲弟攻訐，投書貴報，多所臂助。其實楊賢江先生並不會在我這里聽過一次講，問過一件事，曹先生說是我底學生，未免錯了。第二他說「陳先生之所言，未免枝節」，其實我看曹先生給楊先生的那封信，彷彿全篇主意只是責問楊先生底用「復辟」兩個字；我覺得曹先生是把譬喻的「辭格」看作「常語」了，所以略仿楊用修在「丹鉛總錄」裏辨正古人所謂「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的「鯉魚」是個譬喻辭格並非是甚麼真鯉魚的故智，把「復辟」兩字與曹先生自己用的「老馬」「鴻溝」「界域」等詞相比，表明楊先生用的「復辟」兩字也只是「一種譬喻」——詳細地說，就是明喻、隱喻、托喻等三類譬喻之中的托喻。——並非說曹先生也像康有爲一樣，真地在政治上是一個復辟的人物。我以爲曹先生如能想到了這一點，便不必說甚麼「可憐而不可氣也」了，所以我便做了那一段短文，說些似乎涉及枝節的修辭，來緩和曹先生與楊先生的爭辯。其實我底話，並不是這場爭辯中的枝節。此外對人的問題，我也是絲毫沒有的；從我說來，曹先生與楊先生之差，至多不過是未曾會面和曾經會面之差。假如兩位同我會面底次數都多了，我相信兩位都可以做我底好朋友的。曹先生說我「義俠有足多者」，我如真值得「義俠」之稱，那就該另有可以稱爲「義俠」的所在，一定不是在乎甚麼爲「弟子臂助」之類的事情上面。這一點想曹先生將來也會明白，現在我真可以不必多說了。

●爲「國故」呼冤見三月廿六日民國日報覺悟欄

曹聚仁

「國故」一名詞，學者各執一端以相響應，從未有確當的定義；於是那班遺老遺少都想借此爲護符，趁國內學者有研究國故傾向的機遇，來幹「思想復辟」的事業，有虛字不通的大學教授，有修詞學不講的中學校長，他

們居然也來提倡「國故」。還敢說什麼「注重國學」，怎不令人齒冷！怎不令人爲「國故」痛哭！遺老遺少們聽着「國故」用不着「提倡」，用不着「注重」！講「提倡」「注重」的，便是「國故」底仇敵！「國故」在從前是智識強奸者底騙人利器，在現在是專門學者手中一部分原料。我們不願意再利用「騙人」的惡習，更不願意叫青年們都採用這些原料，所以「提倡」「注重」二語，都用不着。我怎地敢說「國故」在從前是智識強奸者底騙人利器呢？原來舊時代的智識，只讓一部分人掠奪着；他們所憑藉以升官發財以愚弄鄉民，全靠這些毫無實質的「國故」。所謂聖經賢傳，都不過是他們搶劫時的器械，等到搶劫事畢，早把聖經賢傳，丟在九霄雲外了！這個調門的國故研究，除了擾亂社會還有何用？所以我敢說「國故」在從前是智識強奸者底騙人利器！

遺老遺少們聽着你們腦子裏的「國故」，配不上算是「國故」。我即退一步講，你們腦子裏的「國故」，也僅佔有「國故」全部中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你們抱殘守拙地保着，和你們攬着錢袋一樣，還無妨礙；你們若要來「注重」來「提倡」，那便變成「國蠱」，要「流毒天下」了！「國故」之爲學，內容所包含甚多，凡東亞大陸五大民族所創造的文化，表現在紙片上的都是你們所留戀的聖經賢傳，固然包在內面；即你們所目爲「異端邪說」的也包含在裏面。換一句話說：所謂聖經賢傳，它底本身可算是政治學，教育學，人生哲學，社會學的一部分；而你們口中所稱述的便「分文不值」了！

遺老遺少們再聽着你們配不上研究「國故」，也配不上譚「國故」。國故不是「錢袋」，攬着不放實際上是

不相干的。我奉勸你們，腦子清楚些，害你們自己還可以，不要再來害青年們。若是真要研究「國故」，那便非改

換研究的態度和方法不可。講到這裏，我要堂堂正大地來教訓你們：「國故」是一堆龐雜凌亂的遺產，其中牛屎馬糞固是很多，即金玉錦繡也含有不少。我們要研究「國故」，首先要經過整理的手續。整理好了，便要以類分家，各部分自成系統地連綴起來。連綴好了，再用精明的眼光來觀察來討論，各自發展各自的途徑；這麼經過十年二十年的長期研究，或者「國故」含有用處。我因此只請對於這種學問有興趣的人們來整理，來討論；若打着旗幟來「提倡」「注重」，就太費心；太害人了！

我常常說：新文化最大的成功，是在供給青年們以研究學問的新態度和方法。國故底新運命，也全在新態度和新方法上。我對於「國故」非常愛護，但是我心裏怒焉生憂，就因為覺得「思想復辟」的遺老遺少太多的原故！青年們留意！

現在教育界居然也會有這類大學教授中等學校校長，我為教育前途哭！我本來也不願意和這班時代落伍者談論，只是他要提到「國故」，不容不說幾句了！得罪！得罪！

●「能見其大」之國學見三月廿七時報

桐英

澄衷學校出版的「每日新聞滿三百號紀念刊」上，載有署名峴人君的「研究國學之關鍵」一文。牠開端就「概乎其言之」地說：

我國國學，一挫於科學教育之盛行，再挫於歐化新潮之輸入（自由思想白話文學）……噫！國之無學則亦已焉。有學而國人不之學，是國人已失其國民之本性，其痛實有甚於亡國者矣。我校友以國學特着聲稱，而主教諸先生，又多當今名彥。有其師必有其弟，趨尙所衍，遂有研究會之崛起。

在這篇文章的末尾，又有署名「匡君」的批語「能見其大」四字。按這形式推測起來，大概「匡君」是所謂「師」而「峴人君」是所謂「弟」了？我雖然異常愚笨，在這篇文章裏不明瞭如何「能見其大」的「大」處；但我却霍然大悟國學是科學教育，歐化新潮，自由思想，白話文學等等的冤家。而提倡國學非沒法大「挫」其科學教育，自由思想不可了。我因此偶然憶及最近「楊曹之論戰」所討論的該校國文會考題目中所謂「國學於詩文字三者，皆以美術之道行之，此可誇尙於全地球者……」等語，而又霍然大悟地說：「誠哉有其師必有其弟也噫！」

●國文與國故見三月廿九日學燈

孫祖基

這幾天來，文壇上忽然又湧起一個爭辯，叫做什麼國文會考問題，同時也有人就說，這便是中學校應否教授國故的競爭出發點了。這種問題，實在也不容費長時間去討論，我們試平心靜氣，觀察國文會考在學校中究竟有如何的價值？再觀察國文是不是國故？又國故究竟在目前的中等教育段中佔如何地位？這種實際問題，放下不論，憑空鬧意見，是最沒有意義的。從邏輯上講來，前面幾個問題，便是大前提，如大前提不存在，更有何討論的必要呢？

我第一先說國文會考在學校中究竟有如何的價值。在沒有廢止漢文以前，凡生為中國人，沒有一位不受着他無上的障礙。但是生為中國人，中國之語言文字又沒有方法，只能照樣學習。學習的目的，不過在能通解意義和能自由發表思想，若有天材的更涵養其文學之興趣罷了。無論怎樣，決計不能使人人有高深的文學知識，或造就人人為文學鉅子。這個目的，應用到教育上，凡高等教育段以下的中等初等教育段，均能適用。不僅外國的教

教育家主張如此。就是民國元年時的北京教育部，直到現在流行的教育專家也都認為不錯的。國文教學的目的既是這樣，要怎樣的貫徹他，全靠方法問題。近年來專門研究教學國文方法的，都有試驗成績發表，未嘗沒有可採之價值。他們研究的結果雖不盡同，但大部分有相似之趨勢，無非用自學輔導的方法，使多讀多做，多多思量。至考查學生成績，如做讀書錄和筆記。作文方法，更可分為聽寫、問答、約述（把一篇文章主要的意義，用較簡略的文章寫出來）、寫生（描寫實際觀察的景物）、實錄（記錄參觀或旅行的實地狀況）演題（分教員出題學生擬題等）、日記通信等等。又中學國文教學副目的，應使人人能用國語自由地明確地敏捷地發表情思，記錄事物，所以演說辯論演劇也應在攷查之中。若偶爾聚集全校學生攷試一場原無大害。若竟以策問式為教學，則必湮沒個性，未必有何種成績。我於本月上旬因事赴B校訪友，順便見B校學生公布牌上，有A校運動部致B校的一封信，信上說：「……前約為貴校便利見，莫善賽於星期四。第敵隊球員以迫於考試，實難為貴校全顧。敢按前議，將於明日下午赴貴校比賽，諸請預備，風雨無更……」我想明眼人看了這樣的成績後，必要改換方針於教學方法上改良一些罷。

第二要問國文是不是國故？國文的解釋，不過本國的語言文字而已，國故便不容易下個定義，勉強說來，只能道本國歷史上所存在的精神和物質的文化，和我們祖先的社會，曾發生過若何影響的。或者遺留到現在，於學術界中猶佔據一部分勢力。這樣看來，提倡國故與注重國文完全是兩事。國故非人人有天才及興趣去昌明他的，國文却人人須學習。所以注重國文，方法甚多，何必會考？

第三國故究竟在目前的中等教育段中佔如何地位。這個問題，可略答如下：（一）國文並非國故，中學生所需要

的國文心得是在能通解普通語言之文字，自由發表思想。(二)國故的常識宜有一些，然而研究則當屬於少數高奧的人們。設如一個人提起章實齋，人人注意章實齋；一個人撰一短篇顏習齋或戴東原的學案，便人人向故紙堆裏去搜尋顏戴的著述。現在文人好談國故，和六七年前稍有新思想的做白話文一樣時髦。一個古人的談片，動動便考證演繹，費上不少筆墨，做篇八股類似的文字。甚至勸留學生都應捆載國學書籍幾大箱到外國去，而高級中學文科更訂上奇奇怪怪的課程，儘管沒有人講，儘管沒有人學習，而刊印在章程上，給人家看看，以為真正提倡國故。某大學入學考試所謂國文常識測驗，簡直把四千年前從有竹帛起到現在，所有國粹國精，都一個個提要鉤玄。「？」排成幾十問題。那些問題，全是該校幾位閉門不知天下事的文科教授所擬定的。記得去年夏季，我正服務南京暨南學校，有一個宴會，座上都是中等以上各校教職員。那時正值某大學入學考試期，有人以該大學國文試題為談資，大家笑着說，像那樣的常識測驗，恐怕該大學教授全體中，還不能答出十之一二呢！國故的範圍太大，研究的工夫亦有深淺。鄉先生丁福保仲祐常對我說，目前青年所應研究而且急需的，便是科學，至於國故，只能讓我輩中年以上的文人，整年累月去搜討研索，得些成績來報告給你們。因為青年的光陰多少寶貴，空用在這無謂的工作裏，實在最傷心。丁先生這層意思，我最佩服。所以研究國故，決不是中學教育的目的。以上三個問題，我認為是討論國文教學之第一步，鄙見是否有當，尙望大家指教！

●力子先生答當歸先生書見三月三十日民國日報覺悟欄

力子

來信，專對於曹聚仁先生那篇文字而發，本可讓聚仁先生來答覆，用不着我說什麼；不過來信也會問及我「以爲怎樣」，而我也確有幾句話急於想說，就乘此機會，拉雜寫出罷。

所謂某中學校長，當然是指曹慕管先生。而這次種種論爭，又顯然爲了慕管先生責問楊賢江先生而起。所以我底話也還須從這裏說起。慕管先生最不能忍受的是「復辟」兩字。這雖然是誤把譬喻的詞語看做正用，又忘却這兩字上面還有加以限制性的詞語，但我們尙可以從別一方面看出慕管先生尊重民治的精神（能人人聽到復辟兩字而怒髮衝冠，便足爲中華民國欣幸），所以我個人對於這一點，很對於慕管先生諒解。但不幸慕管先生自己顯露出矛盾的態度來，即對於「反叛」和「革命」這兩個詞語，也同樣地引起憤怒。孔子稱許湯武革命，不必說了；孟子對齊宣王，直說「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的話，齊宣王那樣庸主尙能忍受，而慕管先生獨聞「反叛」「革命」等詞而勃然變色，這是很使我失望的。賢江先生所謂「反叛」，所謂「革命」，本也專對於那一類的國學攷試方法和試題，充其量，至多能使中學學生不再願受這種考試，如果學校不因此施行無理的壓迫，怎會掀起學潮？慕管先生尊重民治，惡聞復辟，而一遇稍涉及自身的問題，便惡「革命」如蛇蝎，難道真是「當局者迷」嗎？其次，「國故」本身原未必有「毒」。但天下無論何種滋補的藥，若強令一般人盡都服食，必有受它毒害的；所以在中等學校裏面提倡國故，確有可商的餘地。至於，因提倡國故而嫉視新機，那更顯然是中「毒」的徵兆。澄衷校主遺囑所諄諄提倡的，據我想，一定是國文，不是國故，（在葉澄衷先生死時，沒有「國故」這一個名詞，所以我敢斷定如此。）語體文當然也在國文範圍之內，慕管先生果順着時代潮流，在教學中注重語體文，也決不能說是違背校主遺囑。若於中學應有的「國文」課程以外，更提倡所謂「國故」或者反不是校主遺囑底真意，也未可知——因爲澄衷先生與學的真意，必是注重實用，而國故決不是切於一般人實用的；即使爲養成專門人才，專門科學亦豈祇國故一端。現在，慕管先生竭力貶斥語體文，甚至於詆及胡

適之先生，詆及一切白話小說；這樣嫉視新機的心理，要推而灌輸於一般青年底腦筋中，其結果確是可怕。陳楚材先生說，慕管先生平日即最不满意於楊賢江底議論；他底話果確，似乎更顯出慕管先生對於新舊的成見太深了。我和慕管先生交誼不薄，君子愛人以德，我敢竭誠忠告慕管先生，勿薄視語體文，勿視「革命」如蛇蝎！以下略說關於聚仁先生那篇文字的話。我以為聚仁先生原文很明白，是要讓對於國故學有興趣的人去整理，不要打着旗幟對於一般人提倡注重。前者是專門的自由研究，後者是普遍的強勉灌入。這裏面大有分別，澄衷教員和學生對於國故有興趣的不少，我們應讓他們自由去研究，用不着學校來提倡。澄衷固然也有理科外國語等等學問，但並未用一種會考的方法作超過中等學生程度以上的提倡。所以來信所說，據我看來，是不足以駁倒聚仁先生的。

末了，我敢提出一個「關於中學生應如何教授」這一個根本問題。慕管先生責備胡適之先生提倡語體文，是我所不贊成的；但我却要責備胡適之先生提出的那個「中學國文教授問題」和他為中學生提出的那個「最低的國學書目」。這些都遠超出於中學生程度以上了。慕管先生對於澄衷學生所期望的國學程度，也似乎祇看見少數對於國學有特別興趣，而資質又特別卓越的。這也不僅國文方面如此；據我所見，上海各中學對於外國方面採用的課本，也似乎在那裏竭力競走，祇想到課本用得越深，學校名譽越好，而忘却「一般學生是否都能領悟」這一個最重大的問題。我相信，凡超過相當程度以上的教材，施之於一般人，皆足以為「毒」的。願當世研究教育的人，都注意這問題！

●漢胃先生答曹慕管先生書見三月三十一日覺悟

我不是「服膺孔氏」的，也不講什麼「禮尚往來」，但是對於先生給我的信上，覺得有幾點「絕不滿足」的，也要「略伸鄙懷」。

我所先要聲明的，我不配做什麼「星期評論之健將」。至於「嚮導」，尤其和我絕無關係，不要說是「先鋒」了。先生這種「恐其虛也，考證以實之」的工夫，奉勸別再用了！況且讀了人家底「大著」，既要「略伸鄙懷」，要伸就伸便了；跟什麼「服膺孔氏，禮尚往來」，已經無涉。何必一定要牽涉什麼「星期評論之健將」……才得作「既承見教，敢不置答」的答呢？我如果把這一端舉出來，作為先生精神上的老底證明，也未始不可；但是先生一定要說我深文周內了。所以我現在只直捷了當地說，「不傾情」。

這段話雖然並非「軼乎討論範圍之外」，但畢竟「未免枝節」，所以按下不題，言歸正傳。

說起老來，自然有所謂年齒上的老，精神上的老，我所謂「倚老賣老」本來并不會注重在先生底年齒上的老。其實，先生年齒上的老不老，我原沒有「考證以實之」的義務。至於先生精神上的老，卻在先生歷次發表的大札上，早經自畫供招地證明了。「獲交於令師……」等等，如果說不是「倚老賣老」地擺老架子，固然誰也不能相信，就是什麼「十二入澄衷十七渡東海……」等等，又何嘗不是「倚老賣老」地擺老架子？所以「先生之年齒則誠未老也；先生之精神，雖不老，不遠矣。」何況先生還有自畫供招的證據在，就是「世變滄桑，憂患飽嘗……」，竊敢自比於老馬。「難道先生對於我底「倚老賣老」，「讀之頭痛」；對於先生自己的「自比於老馬」，「讀之獨不頭痛嗎？我那一天不會「考證以實之」，以為這樣經過「世變滄桑」而「憂患飽嘗」的「老馬」，一定「馬齒加長」了；不料先生竟是這樣少年老成，真是失敬得很！抱歉得很！但是我要忠告先生，「日讀新著，猶嫌

不足，」不足以爲不老的證據。世界上儘有精神很老的「新著」，儘有「日讀新著」而精神很老的人。先生所「日讀」的「新著」，是不是精神很老的，我不能「考證以實之」；至於先生底「日讀新著」而無救於先生底精神很老，都是已經從先生底自畫供招中證明了的。

復次，「四大主義」的一段空吹，先生說「舉皆軼乎討論範圍之外」，誠哉其「軼乎討論範圍之外」矣；但是我底兩條雜感，先生所指爲「曩日呵僕之作」的，都並非「軼乎討論範圍之外」，而正是針對先生致楊和致張，王兩信中「軼乎討論範圍之外的非「理性的生活」而發這一點「鄙懷」，我也要「略伸」一下。
先生致張，王兩大老板的信，是意在「打破楊君之飯碗」，這是有其觀目的；先生却說「萬萬不敢承認」，今而後，我才知道認過的君子，原來應該如此，而飾非的小人，都「無事可做」了。

什麼「……對茲批評，一味遷就交情，糟到如此」什麼「……爲友誼計……」都和什麼「陳望道先生者，固楊君之業師也。見其弟子爲弟攻評，投書貴報，多所臂助，其義俠有足多者」的話，一樣是先生不會「考證以實之」的供招，一樣是先生「以小人之心度人」的話。告訴先生：我跟楊賢江先生，不過曾經見過兩面，和曾經跟曹慕管先生見過兩面一樣，說不到什麼交情，什麼友誼；如果見過兩面，就可以說有什麼交情，什麼友誼，那麼，我何以不因曹慕管先生而「遷就交情」，不爲曹慕管先生底友誼計呢？只知道什麼師弟臂助，什麼交情，什麼友誼，而一味「以小人之心度人」，無惑乎先生之「日讀新著」而無救於先生之精神很老也，嗚呼！
至於先生自詡「不屑爲」「惡劣的謾罵」，想來先生既不是飾非的小人，當然不會自失「人格」的。但是我却恐怕先生健忘，所以特地把先生「惡其慢也，平心以出之」的高文，鈔一段在下面，就是：

「君以此種考試爲國文上的復辟行爲，當然以庸妄人之教授性慾小說金瓶梅、紅樓夢、盜賊小說水滸，科舉小說儒林外史，爲革命行爲而爲貴報之所主張者……」

的一段，以爲先生「主張理性的生活」的明證。

最後，先生贈我的每日新聞三百號增刊，我因爲僻處鄉隅，還不會捧讀，所以不敢言謝，更不知裏面所主張的是何種「理性的生活」，只好等看到了再說。三月二十九日

●答峴人君見四月一日覺悟

陳望道

這一篇他自己以爲「雖不免帶些辨護色彩而實在是推究真理」的文章，我始終認爲只要給他發表了，讓他出出氣就是，我儘可以不答覆。但朋友們都勸我簡單地答覆他幾句，我就簡單地答覆他幾句罷。我覆他的幾句話，我看也還是在「覺悟」上發表的好，不必寄到他們學校的宿舍裏去了。

(一)我那「老馬與復辟」一篇短文裏把「老馬」「鴻溝」等與「復辟」相比的一段，目的全在改正曹慕管先生把「復辟」看作「常語」的觀念，卽曹先生是把「復辟」看作「常語」，如王葉先生在「老先生的解剖」一文裏所說，「把楊先生所謂從辟，看做主張皇帝再坐龍庭」了，所以我要告訴他說，這是譬喻，這是同你自己所用的「老馬」兩字一樣的是譬喻，教他不要再拘執「復辟」兩字底原義，拿出甚麼「十五年民間運動」等等來證明自己不會「主張皇帝再坐龍庭」了。我的這種意思，大約峴人也還看不清楚，所以我也並不怪他爲我問曹先生說些「十五年民間運動」做甚麼的責問來掩護。至於說「國故與國文有無劃然的區別」那更不用來問我，就請峴人君就最近去問「鑒於學生國文程度，逐漸退化」就要「注重國故」的曹慕管先生

去罷。

(二) 我說曹先生的「媿配」並非是說甚麼「兩喻並用」。

「文則」是一部書名，他的來文去了括弧，大約他把「文則」誤作「文法」解了，所以他的下文便有那樣妙文來了。

(三) 觀人不懂我那文中所引「君願混爲一笑」一句話中的「笑」字之後，註上一個括弧一個問號，意思是表明「笑」字恐係排誤。竟猜測我所最不解的大概是「願」字！又說甚麼「願」字是介詞！又說甚麼介詞和英文的連接詞一樣！嗚呼，天地間倘真可有這樣把轉換連詞（用「文通」舊名）說成介詞，又把介詞說成英文的連接詞的新鮮奇事，我就十足可以甘心自認平日讀書太粗心，竟絲毫不曾想及這些轉折了。

(四) 這一條曹慕管先生已於給力子先生信中，對我承認說得「欠明顯」了。他說「前書第二端說得欠明顯，致陳先生有所未解，抱歉萬分。弟意吾校從來不授白話，而新文學鉅子却出自敝校，其思想之新穎，頗爲近今談新文學者所信仰，可見中學教授文言，略究國故，不得稱爲束縛云爾。」他是這樣的意思，却裝成「君亦知吾校不授白話而同學之善作者勝似足下，其思想之新穎，足下且授其束縛也未」一句話。倘非曹先生親切說明，教我如何能懂呢。觀人大約也看見曹先生底信了，却還強辯：明明一句文言，也要說甚麼「以白語言」，又說甚麼「其字是代名辭，是第二句的主辭」。說其字是代名詞，當然是被他說着了，說其字是第二句的主辭，觀人却應得先去製出一部新新的中國文法來。只照現在文法而講，我們應該說「其」字是偏次。（參看「文通」卷三）「其思想之新穎」一截，對於「足下且受其束縛也未」一截，是「文通」卷三頁二十九所謂「偏次先置句首，而後以其字重指者」。倘不憚煩，把它排成經常句法，便該是「足下且受其思想之新穎之束縛也未」。在這

甸句子裏，覲人應該看得明白所謂主辭並不是甚麼「其」字罷了。

(五) 這一段是攻擊我所做的文章了，這正是我應該盡量答覆的所在。可惜他只把甚麼人格性賓辭，間接賓辭，直接賓辭說了一串，不知說的是些甚麼話，我實在無從下筆，只得罷了。

覲人君的文，我略略答覆完了。我這時心裏深切地感到做出這樣文來的學生，決不是高談甚麼注重國故所能挽救；他們學校裏的校長先生倘許我直說，我就要提出一個計畫來，教他們趕快先看幾本最簡單的語法書文法書去罷。說「特殊的興味」是未免太早；說「非常的敬羨」也未免「欲抑先揚」得太過分了。

●答陳曉鐘君書見四月八日覺悟

陳望道

曉鐘君這次來信的意思，以為我總用了甚麼科學方法的語體文化的修辭學文法學來裁判文言，使他起了反感，所以他要像前次托名「覲人」的那一封信那樣，號稱「推究真理」地「出來說幾句俏皮話」；這次雖然已經「自認理屈」了，也還有點好像「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照他底意思（或者照他老師傳授他的意思）「中國文以氣為主，不必要甚麼法的幫助」，而且「天天在那里研究語體文法的，却很不容易做出一篇很流暢的，令人讀過而不覺頭痛的白話文來。」他說的這些話，倘真合乎事實，我們就只有拋棄語法文法的理，沒有研究語法文法的理，我前次答信裏對他們學校的校長所提出的「教他們趕快先看幾本最簡單的語法文法書」的計畫，也就該被曉鐘君說是「不敢傾謝盛情」了。

可是事實是如此的麼？事實是，我還不懂所謂「語體文化的」修辭學一個新名詞是甚麼意思。幾年來，我雖然辦好文法學與修辭學，妄想在文字的現象上，應用我以前學習的科學的方法，歸納出一些「可以言傳」的條

理來，略略攻破一點「全靠熟讀」只可意會的迷執，我可是始終不曾做過甚麼「文言白話化」之類的神異的夢。單就此次的小論爭而說，我也只做過「以文言的例內破文言的例外」的一點小事。不知曉鐘君何以說我「無論甚麼文學，都要拿甚麼……語體文化的修辭學去瀋離它。」語體文化的修辭學，「這個名詞新奇極了。但他說我用「科學方法的……」在一味講氣的他們或許要「如骨鯁在喉。」我倒只怕自己力弱不能名副其實，並無甚麼不服。我們相信文法與修辭法，都須用科學的方法切實研究，就是爲了一個字的緣故，要費去幾日幾十日的光陰，也只有費去幾日幾十日的一個方法。所以我們不能滿意那些雜說「有形名詞，無形名詞」的文法書，也不能承認「修辭學要略」一類的修辭書。同時我們也決沒有甚麼「以氣爲主」一類玄妙的秘訣贈人，以致造成如曉鐘君一類的頭腦。我們希望曉鐘君將來也有一日，能夠悟到了便是這封信裏的「對於第一點」「對於第二點」等極容易造的幾句話，也就因了不懂語法便造得不清楚了，回轉頭來，學點切實有益的學問。吳稚暉先生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中說，「……覺着年來梁卓如梁漱溟朱謙之三位先生的著作（朱先生的意思今又改變）都有點害國病民的成分在內……所以我決意挾了予不得已的氣概，要想做一篇拉拉雜雜的文章，向他們哭一場。明知螳臂當車，徒引一笑，也是我盡我心罷了。」我們年來對於大小退後迷誤的事件，不免表示一點意見，也是這一種意思。誰會料到爲公衆說話，竟見被疑是爲子弟臂助；爲青年求老輩放條生路，竟會被青年誣爲「導青年入於迷途」呵！

至於曉鐘君，前次文裏說「陳君果然澈底明瞭了章句文法的構造。」陳君果然對於舊文學下了一番研究工夫麼？這次信裏說「我相信先生是很能文言文的，」我都可以依他自己所供，認爲「說俏皮話。」不然，我又

要對他所謂能做文言文與能做白話文的關係上，下幾句剖辯的說話了。今晚別的要做的事情還多，朋友之中要在這幾年來流傳的謬誤觀念上發表高見的也很多，本文就此結束了罷。

●再論「能見其大」之國學見四月十日時報

桐英

時報教育世界記者將該報的念伍號送給我，並指頁末觀人君的「爲誤解澄衷學校每日新聞滿三百號紀念刊上面底（研究國學之關鍵）者進一解」一文，叫我答覆。我本來不想答覆，因爲我覺得將寶貴的時光討論更沒有比這樣無聊的問題，實在有點冤枉；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的中國，還討論應該提倡國學抑或提倡科學，真有點像在通都大邑討論女人們應該纏足或天足的樣子——這比喻我自己以爲並不過火——但我不敢負教育世界記者及觀人君的盛意，所以簡單的說幾句。

觀人君「研究國學之關鍵」一文，明白地說「我國國學，一挫於科學教育之盛行，再挫於歐化新潮之輸入（自由思想白話文學）」則觀人君以科學等等盛行，或輸入的緣故，致使國學衰頹，因而深致不滿而發爲感慨的論調，恐怕誰也不能否認。觀人君說我有點兒誤會，我想就但退一步說，承認我是誤會；但讀這樣的文章，誤會的恐怕不只一人罷。觀人君於責人誤會之前，應反省自己行文之當否。就依照觀人君辯護的話，至少這段文章可以批一個「辭不達意」的批語。

觀人君說「我們要曉得國學和科學教育歐化新潮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是可以相互爲用相互發明的。」但我覺得在二十世紀的廿年代的這樣的中國，科學實在急切提倡並普及的必要（歐化新潮一名詞太含糊，不知是否專得純粹的科學教育實在不能供應養成一個完人底需求。）說也慚愧，我雖不敢自誇作過一番新文化運

動，不敢自稱爲新青年，但我確還是一個青年。我近來自己以爲也有點覺悟，但不知道爲什麼，我的覺悟却正好和峴人君相反。我專門看所謂國學的書在七年之前——不敢說研究——而現在並且拿所謂國學的東西教授別人，但我却急切的覺得國學只能供數人去研究，而養成一個完人，却非受純粹的科學教育不可。我雖不敢痛哭長太息，像這峴人君對於國學的樣子，但我看見國內提倡科學數十年結果還是如此，却真有點「爲中國前途抱無窮底悲觀」

總之，我老實直說，國學之所以有價值，在於既經整理之後，供世界學術界以一種新的材料，而完全不在於現今國粹，國粹混合未分的東西。整理國學的責任，只能讓一班有國學修養的，或有志研究國學的人去負擔，而不必責一般青年都過蠹魚式的生活。如果由國家主義的立腳點，欲一般人民不要忘了的文化，則我以為只須在中國歷史中的文化方面，多加材料與注意，却不必把十三經廿四史二十八子讓青年們團團吞棗的去研究。峴人君，你既然讀到「中國社會所處的環境」，我就請你注意現在的中國環境，是否是國學所能救濟。現在的中國人民，一方面受列強資本主義的侵略，一方面受國內軍閥的宰割；現在所急切需要指自由思想和白話文學。而國學呢，只可讓幾個具有國學素養的人們去整理，或讓一班寄生階級吃飽飯無事幹的老爺爺們去玩賞，在大多數的國民，實在不是一件絕不可缺的東西。至於互相爲用互相發明的話，我也不承認。依我的愚見，只有拿科學方法來整理國學的一條路，只有國學依賴科學的地方，沒有科學依賴國學的地方。——至多不過國粹或國粹供某種科學以新材料，如中國語言之於語言學等。

峴人君又說「科學盛行以後，歐化新潮輸入以後，國中青年一方受了環境的壓迫，一方中了驚新的迷毒，便不

能不遺棄了國學，而國學的前途也就因此受挫不少了。我真不懂，科學在中國是否算是盛行？請觀人君張目看看內地的靠天吃飯的乞丐生活和都市的同善社靈德壇等的搗鬼現象，我想除非願意在時代上開倒車的人們，恐怕沒有說國學比科學重要罷。觀人君所說「中了驚新的迷毒」的「新」字涵義，我不大清楚。假使所謂新，就是指現在一般青年所作的肉麻的戀詩和頹廢的短文，那不僅觀人君不滿意，就是我也絕對而且願意出全力去反對。但若是指一班沉摯的青年因為研究新的科學而遺棄國學，我不僅不反對，並且以為有提倡的必要，未知觀人君以為何如。

觀人君末段的「痛哭長太息」的文章，字句間，我實在不大明瞭，現在只能就所能明瞭的說一說。觀人君說「我也是個新青年，我也曾作過一番新文化運動；然而現在我覺悟了。我覺的，我覺得正是吳稚暉老先生所謂「機關槍對打主義」，而決不是抱了幾部線裝書在那邊痛哭長太息所能救濟於萬一的。

並且我最近覺得「國學」一個名詞也是不通的。沈仲九先生在「中國文學教授的一個問題」一文中（此文將在教育雜誌第四號發表）不承認國學一名詞，演得很透澈，現在先節錄如下。

國學兩字，在現在的中國，似乎很通行了。研究國學的，提倡國學的，頗不乏人。論到出版物，北大有國學季刊，東南大學有國學叢刊，上海有國學週刊；其他出版物上常常有自稱為整理國故的文字。「保存國粹」在三四年前，幾乎成爲嘲笑頑固派的名詞；而「整理國故」「研究國學」在現在却好像很時髦的樣子。兩者的性質固然不同，但中國人的在學術上不容易忘却「國」，從此也可見一斑了。不過在這國學、國學的聲浪很高之中，我不懂所謂國學究竟是什麼東西；我不懂所謂國學非國學的區別的標準在那裏。有人說，國學是一國的特殊學術。

的總稱。我們所謂特殊的學術的意義，是指一國所獨有而他國所沒有的呢？還是指發明那學術的人是在那一國呢？如果指前者，世界上決沒有一國人可以專有的學術；如指後者，那末，社會學自經法國的孔德的研究，才成立爲一種獨立的科學，社會學只算是法國的國學；經濟學自經英國亞丹斯密的研究，才成立爲一種科學，經濟學則能算是英國的國學；其他各種學術，都是一樣，試問學術界應有這種狹隘的意見嗎？有人說，國學是研究一國歷史文化的學問，那末，英國有英國的歷史文化，法國有法國的歷史文化，其他無論何國，都有一國的歷史文化，就有所謂英國國學，法國國學以及其他種種國學發生，所謂學術，無非是各國的國學罷了，學術界有這種的主張嗎？總之，學術是人類公共的東西，決不該爲任何國所私有，任何國的特殊現象，都可作爲無論那一國人研究學問的材料，任何國人對於學術上有特殊的發明發見，都可以供任何國人的應用。學術是絕不對應分什麼國界，有所謂國的一種東西，以國家的界限來區別學術的。況且現在的學術界，分科日趨精密，現在所謂國學，其中實在包含許多學問，要把許多學問而加以綜合的研究，成立所謂國學這一種學問，恐怕是不可不能的事。我以爲我們不爲國家兩字所迷或，要巧立國學的名目，最好把現在所謂國學的內容，分隸於各科學而作爲他的一部分；將中國的歷史歸入於歷史學，將中國的哲學歸入於哲學，將中國的數學歸入於數學，其他各科，都照這樣類推，這樣國學的名詞雖然打破，但實際上對於現在所謂國學的內容，研究比較的不含糊不籠統而容易有進步。總而言之，我不承認學術上有所謂國學這一分科，我不承認國學在學術上可以獨立成爲一種科學，作爲哲學的一部分。覲人君，對不起得很，你的「進一解」終於無效，而我的誤解終是誤解，怎麼辦呢？最後我敢借越的用最誠摯的話告訴你：你既然是個新青年，你既作過新文化運動，我勸你作一個永久的新青年，作一點真

正的新文化運動，千萬不要因感情的關係，跟着遺老遺少們在時代上開倒車，那就好了。

●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奇辱見四月七日時事新報文學

沈雁冰

曹慕管給楊賢江的信裏，有「性慾小說紅樓夢，盜賊小說水滸，科學小說儒林外史」等語；這些話原來是五十年前三家村學究的老生常談，不圖竟出於民國十三年澄衷中學校長之口！

照文法通例，凡專名上加形容字，保指明此專名的性質；曹慕管既稱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爲性慾小說，盜賊小說，科舉小說，便是說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等小說是性慾的，盜賊的，科舉的了；而又因小說的積極作用在「說教」，故稱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是性慾的，盜賊的，科舉的，即無異是說紅樓夢是提倡性慾，水滸是鼓勵盜賊，儒林外史是提倡科舉了。這就是曹慕管對於紅樓夢等三書的評價！

我現在要正告曹慕管：你既然沒有文學上的常識，既然沒有研究過上列三書，何必在罵楊賢江的信裏拉扯這三部書呵！

我告訴你：知道一件文藝作品，是超乎善惡道德問題的，凡讀一本小說，是欣賞這本小說的藝術，並不是把牠當作倫理教科書讀；所以即使紅樓夢等書是性慾的，盜賊的，科舉的，但若只把他們當作文藝讀，不當作倫理教科書讀，就絲毫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況且紅樓夢只不過多描寫些男女戀愛，何嘗是提倡性慾？水滸是描寫「官逼民反」，何嘗是提倡盜賊？儒林外史是極力反對科舉的，何嘗是提倡科舉？三書具在，天下凡生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然而曹慕管獨以爲三書是性慾的，盜賊的，舉科的，正足以證明曹慕管非但沒有文學上的常識，連看小說的能力也沒有；真是笑話！

曹慕管是「服膺孔氏」的，孔子曾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曹君難道忘記了麼？曹君既然沒有研究過紅樓夢等三書，便不該自作聰明，妄下批評；如果研究過而不懂，便該先去請教請教別人。曹君須知在報紙上發言，不比在澄衷學校裏對學生說話，應該十二分謹慎才是呵！

曹君因爲楊賢江的「國故毒」一文中，有「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一語，遂指爲「鼓吹破壞，掀起學潮」，並且視爲侮辱曹君個人的名譽（見曹君給張菊生、王岫廬信中）；現在曹君斥紅樓夢等書是提倡性慾，鼓勵盜賊，是無異直指大賣特賣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亞東圖書館等書坊是提倡性慾，鼓勵盜賊了；我不知曹君這話好不好算是破壞人家的名譽，妨害人家的營業？曹君既然是辦事人，說話應該負點責任！

●讀「智識」一二期後所感（並答曹君慕管）

雁冰

我看完了「智識旬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曹慕管君的「讀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奇辱書後」，很發生了些感想。請先列舉於下：一、最初我看見了曹慕管君給楊賢江君的信，以爲曹君本不曉得「批評文字必先認定對方的人格而後本身之人格於以駢立」這類話頭的。現在讀了「智識」上曹君的大作，方才知道這句話是特爲曹君而設的，別人都不適用，所以曹君給楊君的信裏可以「醜詆毒誓」，而別人對於曹君的「高論」用嚴正的態度來評論時，曹君便可以抬出「批評文字必先認定對方的人格」等等門面話來肆其反詆了。至於我在文學週刊一百十六期那篇短文中所說的話，不是「醜詆毒誓」和曹君給楊君的信中話比較起來，究竟誰人的話是「醜詆毒誓」，是不尊重對手方的人格。我想讀者自有公論，我實在不願意對曹君多說。二、一個人智識豐富自然是好事，但是既有了豐富的智識，尤須頭腦清晰，思想有條理，不然東拉西扯，搬了大平

天的「智識」結果仍是話不對題，叫人莫明其妙。他自己雖然在那裏極力反攻，十二分賣力，而讀者徒覺其「可憐而不可氣」。曹君要辯駁「五十年前三家村學究的常譚」一句話，遂引「同學」錢玄同君的「儒林外史新敘」裏的話，引「校友」胡適之君的「吳敬梓傳」裏的話。又獨出心裁，運用他曹君警式的主觀的批評，翻駁胡適之的話，因以肆其對我的「醜詆」。呵呵。曹君的智識則誠豐富極了，奈頭腦太不幫忙，引證辯論了半天，仍舊免不了一個文不對題的批評的，所以我稱曹君的話猶是五十年前三家村學究的常譚，是針對了曹君視紅樓水滸儒林外史如毒蛇猛虎的態度而發的，並不是和曹君討論紅樓水滸儒林外史的題材呀。曹君却引了錢玄同比較紅樓等三書題材的話以為反攻的武器，真叫人莫明其妙。我這話或者曹君又不屑，特破工夫再為申說一下。大凡從大體上讀許一部小說的，也許對於該小說的細目上有所反對，也許更在某種範圍內某種條件下對於該小說的題材的一部分有所反對，錢玄同批評紅樓水滸的話就站在這個論點上。但是曹君怒斥紅樓水滸的話却是站在「大體上即反對紅樓水滸」這個論點上的。此有曹君給楊君一信的全文及其近來言論為證。曹君是把紅樓水滸當作毒蛇猛虎的，根本上和錢玄同立於反對地位，怎麼可以斷章取地引錢君的話當作自己的擋箭牌呢。竊取「先聖」一二語以自文已過，原是中國三家村老學究的慣技，也難怪曹君獨惜錢玄同並不是聖人——他自己固然未嘗以聖人自命，「新文學家」亦不會把他看作片言為世師表的聖人。三想來曹君是個「崇拜心」極強的青少年，而且又能奉行孔子的恕道，常常「推己及人」，硬把自己的心理猜度別人的胸襟，他自己足恭奉「先校主的遺訓」的，所以硬猜別人一定更加敬守他心目中的「活祖師」的，以至不管對不對，引用了來，且做抗拒的武器，但引用錢胡二人的話，又必冠之以「同學」「校友」等字樣，

實令人莫知其故。這難道就是君曹的「考證以實之」麼。以上三段感想，是看了「智識」第一期後得來的。昨天又接到了「智識」第二期——想來是曹君寄贈的，謝謝——看了後又有感想，也寫出來罷。四，我在文學週刊第一百六期上說，「照文法通例，凡專名上加形容字，係指明此專名的性質，曹慕管既稱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爲性慾小說盜賊小說科舉小說，便是說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等小說是性慾的盜賊的科舉的了，而又因小說的積極作用在說教，故稱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是性慾的盜賊的科舉的，即無異是說紅樓夢是提倡性慾，水滸是鼓勵盜賊，儒林外史是提倡科舉了。」我這一段中間有「而又因小說的積極作用在說教」一句，大概總因曹君「病後」精神不會復原，故而輕輕滑過了，所以他極得意的反駁道，「晚近通稱某書爲某某小說，意若曰某書者，敘述某某事情焉爾。」他發見了這個好解釋，大概是樂極了，所以大放厥詞，「譬如三國志演義，吾人名之曰歷史小說，以其書中敘述三國興亡，關乎歷史也……若照沈君文法通例，則吾人既稱三國志演義爲歷史小說，即無異是說三國志演義提倡歷史，試問沈君文理通否？」他又說，「又如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吾人常稱爲社會小說，爲其書中敘述各節，關於社會狀況也。若照沈君文法通例，則吾人既稱此爲社會小說，即無異是說此爲提倡社會。茲姑勿論提倡社會，文理不通，藉曰通也，試問沈君提倡社會云者，提倡社會政策歟，將提倡社會主義也。以是爲例，層層駁詰，沈君縱有蘇張之辯，恐亦無詞以對矣。」曹君你的文章真妙，使我忍不住笑，抄錄的手酸也忘了。曹君說「雖有蘇張之辯，恐亦無詞以對。」我現在正正經經地回答曹君道，「這還是文學常識上的問題，只要請常識先生來答你，用不着蘇張。」常識先生先要告訴曹君道，「你的駁詞，舉出歷史小說和社會小說兩名爲例，犯了邏輯上的「舉例不以其倫」的條款了。歷史小說社會小說云云，是小說的類名，只指明這小

說屬於何類，並不說明小說的性質。你所云性慾強盜科舉云云，却是說明小說的性質的，恐怕你還是不明白。詳細解釋一下罷。歷史小說係指凡以歷史事實為題材者，然因題材的性質並不一致，有言武俠的，有紀冒險的，也有談宗教信仰的，所以同屬歷史小說一類名下的小說，又可分為武俠的冒險的……等等。我們就某某小說題材之類別而言，則稱其為歷史小說。若就其性質而言，則當稱為武俠的冒險的……了。至於社會小說本不能與歷史小說同等看待，惟其為類名則一。凡小說之以現代社會問題為題材者，我們稱之曰社會小說。（於此有兩點須申明，（一）社會小說普通的涵義亦為「有關於社會問題。」（二）曹君云「社會小說者，為其書中敘述各節，關於社會狀況也。」不言社會問題，真是「妄揣。」須知小說題材，即曹君所謂敘述各節，離不了社會狀況，歷史小說所敘述各節，何嘗沒有古代社會狀況。試問曹君，將何解答，僅以敘述各節關於社會狀況，作為社會小說之定義，真是海外奇誌，是曹君的新發明。）社會問題裏又包括了家庭改制，兩性關係，勞資衝突，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等等，所以社會小說也是一個類名，和歷史小說一名相同。但因歷史小說要表現的，是過去時代某種人的精神，（例如三國演義以興復漢室為精神。）而社會小說要表現的，却是一個現代的社會問題，（注意現代兩字。）有時作者還要提出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兩者性質不同，表現的中心點，一是死的已然，一是活的正在變動的，所以二者不能等量齊觀。曹君以曆史小說與社會小說同作解釋一個定義的例，本身上已經不對，加之曹君又把社會小說解釋為「敘述社會狀況」尤其不對。現在姑且退一百步，不問此等錯誤，只問曹君你舉歷史小說社會小說兩個類名，反駁指明性質的性慾小說強盜小說科舉小說，究竟好不好算是強辯，以上指出曹君駁文裏的錯誤，以明其本身先已不能成立，以下再駁曹君自辯於紅樓水滸儒林外史之

上，加有性慾小說盜賊小說科舉小說等字，並無說紅樓提倡性慾，水滸鼓勵盜賊，儒林外史提倡科舉之意。我在文學週刊第一百十六期說曹君於紅樓水滸儒林外史上加以性慾盜賊科舉等字，是視紅樓等三書爲提倡性慾等等，曹君於「智識」旬刊第二號作答，不從正面答覆，却東拉西扯亂舉歷史小說社會小說等名爲例，其理解力之薄弱，頭腦之籠統，已如上述。現在我要明白告訴曹君，「小說的積極作用在說教」，所以若謂某小說的性質是性慾的，便無異說某小說乃提倡性慾者。性慾盜賊科舉等字，明明是指小說的性質，因爲若依曹君自定之「晚近通稱某書爲某某小說。意者曰某書者，敘述某某事情焉爾」一條定義而言，紅樓夢便該稱爲家庭小說，水滸便該稱爲歷史小說。——因爲宋江等人乃正史所實有，（請曹君不要誤會我是說宋江等百零八人皆實有其人。）儒林外史便是社會小說，（照曹君自己發明的說法，）但現在曹君不如此說，却呼紅樓等三書爲性慾小說……可知性慾二字乃指明紅樓的性質了，既指紅樓的性質是性慾的，衡之以「小說的積極作用在說教」一義，豈不是說紅樓是提倡性慾麼，此理至爲明晰，不知曹君何以忽然拉扯到什麼歷史小說社會小說一味強辯謾罵。曹君又題外生枝，說「沈君將我性慾小說下金瓶梅三字，紅樓夢下括弧（大觀園只有一對石獅子）是清白的，故云。」特地刪節，駁人之文，故自刪節，掩人耳目，沈君之文德之何若，愚欲無言。曹君寫這一段時，一定很得意。可是我看了，真忍不住笑起來了。老實告訴你，我那篇短文，只替現在到處可以買到而且大家認爲文學傑作的紅樓等三書鳴冤。金瓶梅本非我所要論，因爲一則此書現在買不到，二則現在也無人把它當作教科書，三則我亦沒有細看過，手頭亦無此書，這便是不題金瓶梅的原因。曹君你舉了四個書名，我只拈你三個書名來發議論，難道就於「文德」有虧麼？如果你的四個書名，是粘結而不可分離，一分離便要礙及全篇意

義，我自然不應當丟落一個。但可惜你的四個書名是各自獨立的。聰明的曹君，你竟理解不及此麼？至於我刪去括弧內「大觀園只有一對石獅子，是清白的故云」，因為寫時貪省字罷了，並且這一句也無關宏旨，不提這一句便罷。若提起時，愈足證明曹君的確把是紅樓夢當淫書看待，愈足證明曹君沒有讀小說的能力。曹君帶了顏色眼鏡，讀紅樓夢專在此等處用心，真真走進了牛角尖了。帶綠色眼鏡者，所見無非綠色，曹君讀紅樓夢而所見無非性慾，大概曹君腦袋裏本來是裝滿了性慾的罷。這樣，我真替紅樓夢叫屈。紅樓夢不幸而呈現於曹君眼前。五，我在文學百十六期那篇文中說，「一件文藝作品是超乎善惡道德問題的。凡讀一本小說，是欣賞這本小說的藝術，並不是把它當作倫理教科書讀，所以即使紅樓夢等書是性慾的……但若只把他們當作文藝讀，不當作倫理教科書讀，就絲毫沒有不合理的地方。」我這句話是一個整體。曹君要駁就駁這整句，不意曹君只截取了一「文藝作品是超乎善惡道德問題」一句，而謂「顧此亦非高深之論，報章雜誌，東鱗西爪，隨處可見……似此論調，司空見慣，何勞沈君告訴爲也。」奇哉！人家論讀小說的理由，說「讀小說是欣賞藝術，不是當作倫理教科書。」而曹君却大言誰不知是欣賞藝術，而於所爭論的理由，不置一詞，這種「顧左右而言他」的態度，恐非辨論事理的正軌罷。曹君剛剛說過「駁人之文，故自刪節，掩人耳目」，是爲無文德。不料他隨手自打嘴巴起來，這才叫「可憐而不可氣。」曹君又引了許多古人反對小說的話，自壯聲勢，我覺得此舉真是徒勞，因爲人家看這些古人的話，同曹君自己的話一樣，無價值。他又大發揮其曹式的戀愛論，謂戀愛界說，至少要有純一犧牲，乾淨三條件。什麼乾淨，真是奇談。及細看他的原文，方知所謂「乾淨」是指「描寫戀愛用筆首當乾淨」于解釋戀愛界說時忽然夾入「描寫戀愛」的義法，我不知曹君的思想何以錯亂若此。這些淺顯的事理，尙分不

出條理，一定是病後精神不曾復元的緣故罷。六曹君最後指我原文中「……現在曹君斥紅樓夢等書是提倡性慾……是無異直指大賣特賣紅樓夢等書的亞東圖書館等書坊，是提倡性慾……我不知曹君這話好不好算是破壞人家的名譽，妨害人家的營業」一段，為「誣加惡罪，善于羅織」在這里，我只要說曹君于此又自打嘴巴，將我的前半段句子截去了，我文章的前半段是「曹君因為楊賢江有『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一語，遂指為『鼓吹破壞，掀起學潮，……侮辱個人的名譽』讀者看了這前半段，大概明白我說的『曹君這話好不好算是破壞人家的名譽……』」云云，是取眼前事作喻，反詰曹君誣加楊君的罪名，却不料曹君截去我的話語的前半段，反說我「善于羅織」哈哈，曹先生，你最好是和貴本家一樣坐在新華宮裏，現在僅僅罵了我一句「惜乎法律上的常識，比文學的常識更覺難能，不便為沈君道耳。」我真替你不值得好了，覺悟的篇幅可貴，我不願多說了。曹君原文駁我五點，我現在就將我的感想一與二回答曹君原文的一，感想四回答曹君的二，五回答曹君的三，六回答曹君的五，曹君第五條是說我缺乏正名觀念，（指論性慾小說等字的意義）現在我仍以自己的感想四回答曹君的四，敬璧「缺乏正名觀念」此外，曹君的大著中，不可少討論的地方，可惜我目前沒工夫，只好留待後日了。我現在仍舊恭恭敬敬地忠告曹君，你既然因為生病，直到二星期後才來回答成，倒不如再遲幾天，等你精神復元，頭腦清楚了些，然後作文，或者不至于像現在那樣留了許久漏洞，要人家破費工夫來回駁，人家雖然不生病，實在是忙。

（三）折衷論

●關於討論國文教法的話

澄衷同學會季刊

國故毒問題之論戰

六九

魯繼會

東蓀先生：

日來曹楊二君關於中學國文教學問題之討論，頗有興趣；因此問題關係重大，非一二人所能解決。故甚望今後加入此項討論者，皆能排除成見，作澈底之研究；捐棄意氣，為學問之磋商。並願曹君能將其國文教授之宗旨，方法，教材之選擇及排列，會考之手續及試題等，明白公佈於貴報；俾一般注意教育者得有研究之根據，如此或可免去誤會，而不致別生枝節乎？至於楊君似亦宜將澄衷國文教學之不合教育原理處，逐條駁斥，並陳改進之方。籠統之斷語，及偏激之言辭，皆非學者所應為，不識先生以為然否？魯繼會謹上。 杭州之江大學三月二十五日。

●國故研究問題見四月三日學燈

袁敦甫

自從楊賢江先生在學生雜誌上發表一篇國故毒，批評澄衷學校的國文會考問題以後，於是引起了澄衷學校校長曹慕管先生的答辯；繼之而起者，在文學上，在學燈上，兩方面都有所論列，但是依我看來，都不免有點情感作用，——雖然都口口聲聲說是作學理上討論。

我現在不揣淺陋，也來加入討論這個問題，雖然是點小小的意見，可是完全是一點持平的主張，決沒有感情作用。——因為兩方面的人我都不相熟，所以敢將這小小的意見貢獻給大家，也許是愚者的一得吧。

要解決這種糾紛，有兩個最要的問題：第一，國故是不是有研究的價值？第二，中學是不是研究國故的時代。能夠將這兩個問題解決，那麼，這個糾紛不解而自解了。

現在先來解決第一個問題：要問國故有沒有研究的價值，先要明瞭國故是甚麼東西；國故的詳確定義很難下，大略說說，前人的學術，風俗，政治，倫理，種種活動的體相都是；再簡單一點，就是將前人的經驗遺留下來給我們

研究——就是一種歷史。

歷史倒底有沒有研究的價值？研究歷史，對於人生倒底有沒有益處？我敢大膽的說一聲有；因為我們要明瞭現在的學術能成功一種甚麼樣子，政治能成功一種甚麼樣子，以及風俗，倫理種種文化能成功一種甚麼樣子，決不是憑我們一雙眼睛看得出來的。——因為現在的文化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一定要考察他的來源；既考察他的來源，就不得不憑借歷史，在這一點看來，國故已有研究的價值；但是研究了於人生有沒有益處呢？我以為從以往的歷史，考察到現在，在這當中，可以看出歷代風俗的沿革，政治的變遷，以及學術，倫理種種文化上的變動，再從這種變動的文化中，可以看出一民族的性情怎樣，思想怎樣，行為怎樣，成功到現在的文化。再由現在推測到未來的世界，雖不說百世可知，然以其以往的損益變動上看來，總可以明瞭未來的一個世紀是一種甚麼文化，而我們的思想，行為，生活等等，就都要迎合現在的趨勢，向着未來世界的路上走，才是不背潮流，可以在世界託足，假如沒有以往歷史的資料，供我們討究，推測，那就無論如何，不能明瞭未來世界的趨勢是個甚麼樣子。既不明瞭將來的趨勢，就得不着一條正當要走的路了，在這一點看未，可見研究國故於人生實在是有益的。我且引一個人的學說，以證明研究國故有推測未來世界的可能。

現在就要問到中學是不是研究國故的時代？我以為中學生的才力或者可以研究國故；但是時間上有所不能；學生每日自上午九時起到下午三時止，大約都是上課的時間，和吃飯休息的時間，決沒有餘時去研究國故。三時至四時，祇能做休息的時間，恢復上課時的疲勞。四時至五時溫習英文，五時至六時為吃飯的時間，六至七時至九，三個小時，要復習算題，及溫習其餘的物理化學等等，那有時時間再來研究國故呢？九至第二日早上五

時半為睡眠時間，五時半至六時為盥洗時間，六至八兩個小時，祇能復習昨天的課和預備今天的課，八至九則為吃飯時間，照這樣看來，一日之間，那能還有餘時再去研究國故呢？

雖然各人求學的時間，不必照我這樣分配，我敢說每日課餘之時間，祇能作復習和預備的工夫，如果還有人能於各種科學完全修好之後，再有餘力去研究國故，那就是一種絕頂的天資，而非普通一班人所能及，但是無論那個學校，總多中人之資，絕頂的不過百分之二三，我們不能因為最少數人來提倡中學生研究國故，這椿道理自不待我說來，諸君自然會知道的，至於一班人誤認為物理化學等科，為不要緊，或與自己的性情不相近的科學，不去研究，而將此所餘的時間去研究國故，此則大錯特錯；因為中學校的各種課程，是一種普通常識，是中學生個個應該知道的。我們雖不研究高深的理化，而對於生物礦物，以及各種物質上的變化，是不可不略為知道的。我們雖不研究高深的數理，而對於各種應用的數題是不能不知道的。其餘各種科學，都是不能少的知識。至於要預備進大學，或各專門學校，尤其對於各種科學不能不一一研究；我們祇看現在的各中學出來的學生，是有許多不能考進大學或專門學校吧！他們有許多固由於是自己不努力，然而也有許多就努力而他們的天資不及呢，還有些英算國幾種雖能及格，而物理化學考不上的，由此可見不完全知道各種科學是很難望升學的。我之為此說，並不是說中學生完全不要研究國故，因為中學校的歷史，就是一種國故，不過於往古的事蹟不甚詳備，然而可得個大概，我們既沒有許多時間用在國故裏，那就能明瞭一點大概，也就夠了。如果有研究歷史的興趣，不妨在出學校以後，去作詳細的研究，因為歷史是可以自修的，不如物理化學數學等科學，一定要有實驗，要經人教授也。

寫到這裏，我用簡括的兩句話，來作這篇東西的結論：國故誠然有之必研究，要但中學生只能略知大概而不能研究。

●中學生與國故見四月四日學燈

潘文安

近頃曹慕管楊賢江二君，以辯論國故問題，遂引起教育界之討論。衆說紛紛，各有所據。吾以為國故，非毒也，用之不得其當，便毒已。中學生應否研究國故，是一大問題。吾以為就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的國語課程之目的而觀，（一）培養欣賞中國文學名著的能力；（二）增加使用古書的能力，則並非強人必研究國故，而亦不禁人不得研究國故；惟曰欣賞文學名著，曰使用古書，則中學生對於國故方面，不免要有相當的素養，以為他日專研國學之途徑，此理極顯。又讀胡適之君起草之高級中學第一組必須的特設國文課程綱要，一為文字學引論，一為中國文學史引論，則高級中學生之於國故，雖非必要，確亦不可不去問津，此理又甚明。

然而國故名詞既不妥，範圍又甚廣，升堂入室，斷非中學生所可能；而涉獵糟粕，稗販皮毛，又非中學生所甚願。所以國故一名詞，實不適用於中學，而研究國故之精神，則應留於中學生之腦帶，而治學方法，研究途徑，則又有賴於教學問題。

教學問題，非可偏也，使學生厭談國學，一以新文化是趨，固所不可，奉國故為神聖，使學生埋頭紙堆，鑽入牛角尖，又萬萬不可。吾嘗病年來學校國文教學上有二種現狀，一則五四以還新文化之運動，幾有非白話文不讀，非新問題不談。新體詩風行於學校，而學生所發表者，又以婚姻問題，自由戀愛問題社會問題，占多數，此一派也。反動之所激，思想之劇變，又以好談國故開於時，曰整理，曰考證，曰詮釋，多數學者，幾非周秦之書不欲讀，非經史子集

不願觀，而碎雜之考證，瑣屑之典故，又充滿於篇幅間，此又一派也。吾以為俱失之偏，而實亦今日國文教學上所亟宜討論解決者也。

曷言之，學無論新舊，書無論古今，有研究價值，足以增進吾人讀書之能力，而可安慰裨益於人生者，俱在研究之列。中學非專門性質，而實人生入世之要途，則所教學者，應依據課程原理為事實上之攷究，作多方面之顧及，而不當專憑主觀，以一隅自限，易使青年陷於偏隘之境。曹楊二君俱熱心於教育者，願為一商兌之。至於對於國文教學問題之意見，當專篇詳之。

●中學的國文問題見四月五日學燈

李菊林

前幾天在報紙上，看見了楊賢江先生與澄衷中學校長曹先生等，討論「中學的國文問題」，我也不揣冒昧，也來談談「中學校的國文問題」。

近來各學校受了歐化的薰陶，漸漸的注重英算，對於國文一科，不大注意了。我以為這也是件很危險的事情。我並不是反對注重英數，不過國文一科，也不可太隨便了，若從此敷衍下去，恐怕本國文字有消滅的一日。我覺得國文一科，比各科都要緊都重要。譬如有一個人，他的外國文很好，然而因為本國文不好的原故，有意見不能發表，有學問不能貢獻出來，結果還是他一個人曉得，至於我們中國的文學，很好的也還不少，我們若要保存牠，那末，中學校的國文，也就不太隨便了。還有一層，就是升學問題，如北大東大的國文入學試驗，倘若沒有國文根基的人，就很難錄取了。或則有人說：「我們大家都答不出來，他還不是行不去嗎？」但是現在的中學生，有一部份他的國文都有根底，我們若不在中學多讀點國文，那能考得他們贏呢？而且稍好點的大學（工科例外）除

北大東大外，就寥若晨星了，恐怕可以說沒有罷。我們爲目前升學計，國文一科也就非常的要緊了。中學的國文，既然有上面所說這樣的要緊，那末，就應該注重，而且特別的注重才好。澄衷中學的那樣「國文會考」，「我是不敢贊同，不過楊先生說：『……這種考試乃是國文教育上的「復辟」行爲，凡不甘受束縛教育的青年學生，應該對於這種行爲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我是不甚表同情。因爲他那種試題，有點近於測驗，且亦不算很難。

上面說了一些的閑語，還沒有講到「中學國文問題」的究竟。現在我把個人的意見，發表出來，以供大家的參考。錯誤之處，自然不免。

我以爲國文一科，應分爲兩部份，除上課外應加上國文閱讀，教員授課時，可採用文言的教本或講義，這是因爲白話易於明瞭，文言才有些難懂的地方，至於閱讀，就可採用白話的書籍，看過以後，就作札記，或批評那篇的好否，或發表自己的意見，我想這種方法，對於國文已有根底的，可以向上研究，就是程度差一點的，多閱讀，多作札記，慢慢也總可以進步。我以爲這也是補救的一個方法呵，而且希望大家起來作有價值的討論，不可置之度外呵！

●國故國文的討論文要停止了見四月十一日學燈

學燈編輯者

國故國文的討論亦和五倫文化的討論一樣，除了笑罵的話能花樣翻新以外，說理的論點依然是人云亦云。我們爲節省篇幅起見，不能不向討論的現在當事人和未來當事人告罪。我們雖不敢說立刻即行停止，但不能不希望諸公不要再以此類文字見賜。

平心而論，國故國文的討論尙不及五倫文化的討論來得好看。其所以有此討論，未必是因為其問題的本身，而或即在「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一語。不過經此討論後，雖則國故是否應教中學生與中學國文應至若何程度未得十分解決，然有二點可以明白：即辦學校是社會事業，所以有人批評，此其一；批評不是太隨便的，此其二。

有人說不懂國故，亦可做正正當當的一個人，這句話是十分對的。但若是筆尖一轉，而即連下來說懂了國故即不是正正當當的人，把個「毒」字點題出來，似乎邏輯還不能這樣選直。在我們看來，中學生以看書試集等的餘暇，來看看書目答問等，原沒有甚麼要緊，好像吃飽了飯，再吃一點水果；但不吃亦是可以的。至於楊先生於三月二十三日給曹先生的信，末尾有兩段如下：

「最後先生謂『大著所謂『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以嚇他人則可，嚇僕則不可。』須知我所謂革命，乃是明明白白的指革貴校的那種國故教授的命，不料先生竟誤會為革先生的命，『呵呵。』」

還有不少和我原評無關的話，請我先生恕不復，不過最後先生以「鼓吹破壞掀起學潮」的罪名「賜」我，我却要請先生拿出證據來。」

這兩段也很奇怪：上段說明明白白指革貴校的那種國故教授的命；下段却要教先生拿出掀起學潮的證據來，我們亦覺不甚懂。至於曹先生牽涉到甚麼紅樓夢，我們更不能懂。因此我們希望此類的文章不再繼續下去。我們總是百二十分的誠懇希望，無論在學問上或在政治上，總要把真正的敵人認清，凡有稍微可以疑惑而不能立即判定其為真正敵人的，則隨感錄式的快意文章甯可慢些做出來為是。因為社會的基礎究竟是在愛，而

不在恨。

以上是我們藉此而聯想到的感想，自知未必盡當，所以只在編輯室欄發表；因爲學燈各欄本都是公開的，編輯者並不做左右袒，好在他們本是自己負責任，可以一清界限。

●歡喜爭論者聽諸見四月十七日學燈

文 丐

記者先生：

鄙人感于近來中國學術界之思想和態度，未免太趨於極端，——尤其是文字上的什麼新舊爭執，太起勁了，簡直是「殺氣騰騰」一片喊聲罷了。

凡學術界中，不論如何，一有了黨派，當然是兩不相容；始而辯難，繼而意氣，都有一標舉的旗幟，以相號召，做攻擊的利器。當時各鼓勇氣，誰也不肯認錯，但推想到爭論的結果上，以一種學術之大，斷不是一時三刻的辯論，可告終結；也不是一部分人所能解決而無餘的。須看大多數人，幾十年，幾百年後，努力如何，所以在研究學術的人，有了心得，不能不宣佈出來，以期有所貢獻，博人的同情。同時對方的人，也不必視同仇敵，引起他方的反感；正可「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且看誰的學說和主張，爭得最後的勝利，那是他的真毅力呢。

●本校答辯

(一) 致張東蓀先生書見三月廿五時事新報

東蓀先生：闊別甚念！

無恙耶？啓者：我校主葉公澄衷，自以幼時孤露，未嘗學問，設營教育，以宏造就。易簀之前，諄屬注重國學。校董秉斯遺志，勸之於石。慕管守茲成規，未敢忘懷。近以鑒於學生國文程度，逐漸退化，採用球類競技之法，勵行會考，以圖補救。分合六組，命題試驗，有策問體，有測驗式，講法釋言，填字造句。新舊兼施，勸懲並行。依此教學，自謂無咎。不圖學生雜誌記者楊賢江君，僅取一端（甲組考題）遺却全體，遽於本年二月號中，於標題國故毒之下，侮辱醜詆，甚於村嫗。「復辟」「革命」加之罪名，甚至鼓動破壞，掀起學潮，無理取鬧，莫此為甚。嗚呼！天下甯有以理自守，而被人嚇倒之曹慕管也哉！請不憚辭費，一與周旋。既以函致楊君，請其答覆，復以文布於世，廣徵輿論。先成論胡適與新文學一章，預借貴報學燈餘白以求教焉。過是以後，擬撰白話利弊論，國文教學之目的及其方法，評學生雜誌，理想的學生雜誌，評商務印書館新學制教科書等篇。盡罄鄙懷，錄以奉聞，惟先生有以教之！敬頌 撰祺。曹慕管

附論胡適與新文學一篇

論胡適與新文學見三月廿五日學燈

曹慕管

胡適文存，十年來做的文章，有好幾篇不曾收入，而論文學的文，大部分都被保存。（引胡適文存序例）去年適之爲申報作最近五十年來之文學，曆敘嚴復林紆章炳麟章行嚴諸家在文學上之失敗，而歸結於新文學之勝利，適之之於新文學，得意可知也。愚觀適之言文學，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引文學改良芻議）則大都出於章實齋文史通義。適之曾爲章氏作年譜，民國十年春間，病在家裏，沒有事做，又

把章氏遺書細看一遍，這時候才真正了解章實齋的學問與見解。（引章實齋先生年譜自敘）此可爲適之傾倒章實齋氏之鐵證矣。章氏曰：古人無空言。（引文史通義內篇書教中）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引文史通義內篇質性）此卽適之須言之有物之說也。章氏曰：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註教下）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僧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儼乎。（文理）又曰：行文摹古，遷就重輕，是之謂削趾適履。（古文十弊）叱又適之不摹倣古人之說矣。章氏曰：古今所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言公中）此與適之不作無病之呻吟之說，何以異耶？章氏曰：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今古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誘采色已也。（文理）又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言公）此非適之務去爛調套語之說之所自者乎？章氏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也。人苟不解文辭，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補瘡，此文人之通弊也。又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又曰：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紀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古文十弊）此殆適之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之說之所由出者也。統觀適之所舉八事，惟講求文法一端，爲章氏所未及，顧此亦未足怪，蓋文法者，因比類同而後生，

是故文典之作，防自萬國交通。中國言文典者，首推馬氏，馬氏固精通中西文字者也。且章氏嘗言文理矣，其言曰：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評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內，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以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文理）此其立論，可謂精審極矣。泰西名家，其文縱不肯乎文法，而詰之文典，亦殊茫然，蓋其所得者爲神髓，而所遺者乃形貌耳。文法者，猶之規矩方圓。假令章氏尙在，不之偏廢，此可斷言者。而適之則固深有取於章氏遺書者也。當世新人，不知究竟，徒於胡適文存求文章之義法，（章行嚴語）抑亦陋矣。

然則適之之言，非歟？是不然。愚所論者，乃適之新文學思想之溯源，而未涉其是非。且愚聞之章實齋曰：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妙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言公中）又曰：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答問）故夫適之之言，卽爲實齋之言；適之之文，卽爲實齋之文，何足以爲適之病哉。適之之提倡新文學也，以國語的文學與文學的國語十字爲旗幟，以我有什麼話，說什麼話爲原則。意亦脫胎於章氏遺書所屢引之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修辭立其誠兩語，但實齋雖有取於宋儒之薄記誦而厭辭章，稱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有聞。（原道下）而亦未嘗不讀遷固之史，董韓之文，以爲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

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原道下）斯則與適之白話文爲文學正宗之說，大相刺謬矣。適之自云：民國十年春間，又把章氏遺書細看一遍，這時候才真正了解章實齋的學問與見解。意其放言高論之時，於章實齋的學問與見解，尙有未能真正了解者乎？然較近白話文之提倡，弗自適之。二十年前，白話書報，閒有發行，功效不著，士大夫偶試爲之，聊以便通俗普及云爾。自適之新文學之一名詞出，天下乃大響應。近更聯絡鉅子，改革學制，憑藉部令，益肆推廣，而記者因其行文之易，教員取其講授之便，文家貪其賣稿之利，相與鼓吹，利用不竭，於是乎所謂新文學者，遂不脛而走天下矣。此適之之政治手腕助之長者也。夫適之之寢饋舊藉，參酌西說，凡所論列，不尙空言，誠有不可厚非者。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原學下）逞其諛辭，泐爲文集，實齋有知，必將晒曰：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很鄙俚，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文集）噫！

（二）曹先生致邵力子先生書並答陳望道先生

力子先生，明日對日外交市民大會，借總商會開週年紀念大會，同時開第六次提倡國貨大會，弟以夙與其事，忙了一日。偷閒獲讀貴報，就悉弟致楊賢江君一書，猥承陳望道、天馬兩先生教督以所不及，何幸如之！天馬先生，弟不知爲何許久，陳望道先生者，固楊君之業師也，見其弟子爲弟攻訐，投書貴報，多所臂助，其義俠有足多者，甚佩。雖然，陳先生之所言，未免枝節，爲可惜耳。弟前書不云乎「夫以僕之不文，一出版後，反覆審閱，未嘗不自慙也，曷敢如君之輕易爲哉！」弟本自知不文，能文若陳先生，且將爲大學師，（聞陳先生現任某大學教授）今茲

益自知其批評文字之不易作焉。陳先生每每教其高足若是者則善矣。嗚呼！至弟前書「認真」力闢「復辟」實緣直覺「復辟」二字，與性不合，不禁深惡而痛絕之。引用民間運動，即所以證弟非不知盡力於革新事業者。以此立言，理或有之，但不審陳先生以爲何如。陳先生以「培植專門人才」一語見詢，此或出於不知敵校曾設師範商科之故。藉曰「病辭」，弟雖愚鈍，反覆細閱之後，亦自知之。毋俟陳先生過問爲也。前書第二端，說得欠明顯，致陳先生有所未解，抱歉萬分。弟意吾校中學，從來不授白話，而新文學鉅子，却出自敵校，其思想之新穎，頗爲近今談新文學者所信仰，可見中學教授文言，略究國故，不得稱爲束縛云爾。此節說得未透，在於未舉某某姓氏，以爲左證。如果舉出，陳先生又將認爲吾短，弟故至今嚶爾而息也。原諒原諒。弟前書並不爲陳先生而發，願勞陳先生見諒，且以滿意的答復相要，殊出意外。孟子曰：「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弟以雅重陳先生之爲故，人不憚辭費，略陳固陋，願借貴報餘白，以代答焉。嗣後恕不再覆，費神後謝。匆泐，敬頌撰祺。

(三) 致漢胄先生書見三月二十七日覺悟

漢胄先生，

僕服膺孔氏，禮尚往來；况我漢胄，星期評論之健將，嚮導之先鋒，既承見教，敢不致答。惟是僕讀大著，覺有兩點，絕不滿足，略伸鄙懷，幸垂鑒焉！

其一 大著標題，僅僅四言，而老字兩見，讀之頭痛。嗚呼！僕誠老矣乎？十二入澄衷，十七渡東海，今年纔三十有六，日讀新著，猶嫌不足，漫遊歐美，有志未逮，幸而未逾五十，來者可追，精神年齒，均自以爲未老也；苟不即填溝壑，方將以平日立身處世之四大主義，與國人相周旋；設有不幸，亦將要求閻王，再生中國（注意，此僕玩笑語，勿太認

真)做一番頂天立地事業。先生奈之何以我爲老耶!夫所謂四大主義者，何也，一曰三打；三打者：打倒害人之軍閥，打退利己之官僚，打走禍國之議員。二曰三幫；三幫者：爲多數人幫忙，爲窮苦人幫忙，爲規矩人幫忙。三曰三合；三合者：與有志氣的合作，與有毅力的合作，與有學問的合作。四曰三教；三教者：教少年人少做些爲人的事情，教中年人多做些爲人的事情，教老年人全做那爲人的事情。與念及此，僕茲所言，舉皆軼乎討論範圍之外。卽先生曩日呵僕之作，亦患同病，以此填覺悟餘白，冤枉冤枉。請從此止，不復多言!

其二 先生責僕欲打破楊君之飯碗，是以小人之心度人；僕則萬萬不敢承認。僕謂文人執筆，乃大苦事。(壞的白話文却不在內。)偶而失檢，亦事之常；當斯時也，君子認過，小人飾非，一認一飾，人格判焉。是以僕讀楊君手撰之「國故毒」，認爲批評失態，兼有損我名譽，不得不起而質問；質問之而不得其當，則更質問有相當責任之張王。此事在僕，未可謂非。何則？僕視名譽，比任何之事情爲寶貴。如有充分新聞知識之記者於此，對僕此舉，宜表同情。何則？記者之價值，在悉輿論，而輿論所憑以裁判他人者，僅賴好名之一念；人而不知好名，或老着臉皮，不恤毀譽，或藉口包容，隱忍不言，此之現象，專制時代，允爲出色。號稱共和，民氣如此，真無望耳。是以今日之事，在僕自謂態度正大，心地光明，責有攸歸，理宜質問；初不料富有新新思想如先生，對茲批評，一味遷就交情，糟到如此，可爲輿論界一哭也已。

至於楊君飯碗，有未打破，僕所不問。何則？此之責任，在於張王，而不在於僕。僕意張王，亦著作界中人物，打破楊君飯碗，必自審其所作文百無一失而後可；而不然者，先生爲友誼計，兼爲士林計，儘可起而質問。僕則須俟審閱楊君著作之善否，而後定其贊否之方針，未敢盲從。

再言至此畢矣，謹贈僕所編輯之每日新聞三百號增刊一份，藉此可知僕素主張理性的生活，故惡劣的謾罵，既不屑爲，亦不屑辯，率泐數語，恕不一一。曹慕管 三月廿六日

(四) 讀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奇辱書後四月十六智識

曹慕管

答沈雁冰君并略論國文教材選擇問題

臥病數日，還校視事，則得來函數通，有不相識者，函中云云，皆對於愚國文教學法表同情者也。然愚又從四月七日時事新報附張文學週刊，獲讀沈雁冰君之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奇辱，醜詆毒管，異乎學者，不禁啞然失笑。故事英國文人帕普與愛迭生辯評，其勢匹敵。帕普絕然賦詩管之，詩雖工，徒以管故，輿論大譁，帕普遂北。是知批評文字，必先認定對方之人格，而後本身之人格，於以崩立，而不然者，於人無損，於己乃大受其累矣。嗚呼！沈君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不見屏於黑暗之文壇也；沈君不幸而不生於西方之英倫，不就正於健全之輿論也。顧乃逞其詞鋒，恣意妄作，見識通儒，不知自檢。愚所爲啞然失笑者此耳。其他何足介懷，何足介懷！

前月十九日愚致楊賢江君書中有一段云：「君以此種考試爲國文教育上的復辟行爲，當然以庸妄人之教授性慾小說金瓶梅紅樓夢，大觀園只有一對石獅子，是清白的，故云。」盜賊小說水滸，科舉小說儒林外史爲革命行爲，而爲貴報之所主張者，但僕對於此種革命行爲，是否有益青年之身心，不能無疑，且不敢承教。」自反對說起，此節幾爲衆矢之的。統而觀之，約得五說：

第一 四月十一日時事新報學燈編輯於國故國文的討論又要停止了題下云：「曹先生牽涉到甚麼紅樓夢，我們更不能懂。」愚請謹告之曰：此節蓋與楊君言國文教材選擇問題也。牽涉紅樓夢，便是說紅樓夢不適爲中

學國文教材。至於紅樓夢一書，有無文學的價值，此爲別一問題。愚於前書，絕口未曾談到，願記者注意及之。

第二 三月廿二日民國日報覺悟欄天馬君云：「他這個『當然』，真當然得好，是什麼邏輯？」楊賢江君答書亦有此語，其實非是何言之？當今中學國文教授狀況最爲混沌，而亦最有研究討論之餘地。依愚觀察國文教授現况，可分兩派：

(甲) 偏重文言，或兼授白話，或不兼授白話而參用古書爲教本或自修書，此一派也。

(乙) 偏重白話，或兼授文言，或不兼授文言而參用金瓶梅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爲教本或自修書，此又一派也。

吾校關於國文教授之主張，屬於甲派；而楊賢江君反對之。設有甲乙於此，非甲卽乙，邏輯之公例然也。楊君反對甲派，愚故推想楊君「國文教育的」意見，當屬於乙派也。讀沈雁冰君文：「……卽使紅樓夢等書，是性慾的，盜賊的，科學的。但若只把他們當作文藝讀，不當作倫理教科書讀，就絲毫沒有不合理的地方。愚於是乎益信主張紅樓夢等書可作教本者，大有其人。愚料楊君屬於乙派，不爲無徵己。居今之世，白話提倡，爲日尙淺，良好之作，絕不易得。故在乙派主用紅樓夢等書爲教本或自修書，要爲不得已之趨勢，否則教員上課，教材欠缺，其將何道之從。由是言之，愚用「當然」二字，合乎不合，靜俟第三者公正的判斷可耳。「怙惡飾非的強辯」吾友邵力子先生之所謂「最可慨歎的」，愚不屑爲也。愚不屑爲也！

第三 吾友邵力子先生，以近今國文教師採用紅樓夢等書爲教本者，累累有之，而愚斥爲庸妄，深謂不然。嘗於同鄉會中面談及之。嗟夫！力子，此愚用典之過也。有明至嘉靖隆慶之間，梅蒙否塞，而文幾絕。歸震川氏，生於是時，

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秦漢體，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也。實齋深佩其說，謂非妄言。今人輕古書而不讀，重紅樓若聖經，其庸妄實加鳳洲一等。實齋有靈，將謂知言。夫歸王之爭爲文體也，王氏非惟不之懟，且從同焉。愚何人斯，敢希歸氏，祇以文派不同，主張殊異，引用歸說，相與責善，亦忠告善道之意耳。何圖邵子，用爲誹議，至於紅樓夢是否適於教授，說詳後方，茲姑從略。

第四 以上三點，略加闡明，爲本文之陪襯。今請芟去枝節，言歸正題矣。愚讀沈雁冰君之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奇辱，細爲分析，可得五點：

(一) 沈君以愚說爲五十年前三家村學究的老生常調。

(二) 沈君絕對的不識得性慾小說，盜賊小說，科舉小說內函之意義。遂加提倡性慾，鼓勵盜賊，提倡科舉之妄揣。

(三) 沈君以爲即使紅樓夢等書是性慾的，盜賊的，科舉的，但若把他們當作文藝讀，不當作倫理教科書讀，就絲毫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四) 沈君自己缺乏正名觀念，反稱他人沒有文學上的常識，又無看小說的能力。

(五) 沈君異想天開，誣加愚罪。

以上五點，愚既忍笑寫下，今請一一答復之。

(一) 同學錢玄同先生者，新文化運動之健將也。其主張廢漢字而代用萬國語也，愚嘗病其過新。凡渠所言，斷無五十年前三家村學究的老生常調，蓋可知已。沈君，沈君，試觀其所作儒林外史新敘何如哉？錄之於次，以

「就青年學生的良好讀物方面着想，則水滸和紅樓夢，還有小小地方不盡適宜。惟獨儒林外史，則有那兩書之長，而無其短。」

其後又有一段衡論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之優劣云：

「沒有一句淫穢語，這是儒林外史的大特色。水滸和紅樓夢，其文學雖好，但是也還有幾段淫穢的。照這一層看來，青年學生可讀的舊小說，自然儒林外史為最適宜了。坊間所售石印齊省堂本儒林外史，忽然增加了四回。這四回中有許多描寫淫穢的話，不知是甚麼妄人加入的。」

依是觀之，錢先生認水滸和紅樓夢，文學雖好，但有幾段淫穢的，遂不認其為青年學生可讀的舊小說，灼然可見。錢先生以音韻學鳴，愚甚佩之。其言廢漢字，斥桐城，排選學，則為近今言新文學者所樂道；至其所造「遺老」「遺少」等新名詞，則更為新文學家所愛用者。愚今引用其說，良足以證吾所云云，並非五十年前三家村學究的老生常譚矣。獨怪沈君富有文學的常識，尤有看小說的能力，而錢敘初未寓目，便即妄評。不知沈君從此恍然報紙上發言，不比在家中或館中對新文學家說話，應該十二分謹慎否？

愛讀儒林外史，并盡宣傳之義務者，首推校友胡適之先生。其評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見識高超，技術高明。愚意不然，愚生雖晚，猶得習聞長老痛罵畢業，不亞敬梓。又按上元金和謂書中杜少卿，乃先生（吳敬梓）自况。愚少時閱儒林外史至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心裏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歲科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對於杜氏，大為懷疑。」

1. 杜少卿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的結局，心裏歡喜。則其平時不能忘情於仕途，蓋可想見。

2. 杜少卿有了這一場結局，鄉試方不去應，歲科方不去考。則其平時不能忘情於科舉，亦可以想見矣。

抑又思之：杜少卿心裏所謂「做些自己的事」者，果何事歟？依愚觀察，特不過聯合若干名士，帶着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俗舞三十六個孩子，通共七十四人，祭了秦伯一番。真如沈君所謂五十年前三家村學究的老生常譚，無足奇耳。適之先生稱其見識高超，未免阿其所好矣！

錢玄同、胡適之兩先生者，愚之畏友也。愚愛吾友，尤愛真理。夫讀書貴乎自得，學而不思，人云亦云，別無見解，直奴隸耳！愚讀儒林外史，考徵作者之爲人，既如前述。愚乃益信儒林外史者，科舉小說也。作者吳敬梓，生於科舉時代，終未全脫科舉的思想；其祠秦伯也，亦復不脫科舉家之習氣。傳稱吳氏「獨嫉時文士如讎」，其殆貴介公子恃才傲物，失意科場，有激而然者耶？愚未見其知識高超也！

凡右所述，乃愚讀儒林外史一得之見解，縱與錢胡立異，自信或不盡，綜而言之，愚意中等學校，與其以儒林外史爲模範國語讀本，（錢先生語）毋甯以國策史記爲模範文言讀本也。愚陋之見，質之錢胡兩先生，以爲何如？質之沈君，又以爲何如也？

（二）愚致楊某書，於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之上，加有性慾小說，盜賊小說，科舉小說等詞。沈君依文法通例解釋，以爲此即無異是說紅樓夢提倡性慾，水滸鼓勵盜賊，儒林外史提倡科舉。牽強附會，妄揣若此，愚無以名之，之曰文法的奇辱而已矣！愚於文法通例，未敢自云研究有得。淺易詞義，甯有不明之理哉！較近通稱某書爲某某小說，意若曰某書者，敘述某某事情焉爾。何曾指其提倡某某主義耶？敘述與提倡，詞義絕異。沈君好談文法，何以

於此尙未了了。請不憚煩，舉例說明：譬如三國志演義，吾人名之曰歷史小說，以其書中敘述三國興亡，關乎歷史也。詞義淺顯，婦孺咸曉。若照沈君文法通例，則吾人既稱三國志演義爲歷史小說，即無異是說三國志演義提倡歷史。試問沈君文理通否？且所謂提倡歷史者，提倡政治史乎？抑提倡文化史耶？愚不知沈君之意胡居也。又如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吾人常稱爲社會小說，爲其書中敘述各節，關於社會狀況也。若照沈君文法通例，則吾人既稱此爲社會小說，即無異是說此爲提倡社會。茲姑勿提論倡社會，文理不通。藉曰通也，試問沈君提倡社會云者，提倡社會政策歟？將提倡社會主義也？以是爲例，層層駁詰，沈君縱有蘇張之辯，恐亦無詞以對矣。愚觀沈君大著獨於水滸，不曰「提倡盜賊」，而曰「數廟盜賊」。意者沈君乖人，或已自知其「提倡」云云，文理之不通。但終不能聽其一利那間之良知，強詞奪理，鑄成大錯。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其是之謂歟？又沈君將我性慾小說下金瓶梅三字，紅樓夢下括弧大觀園，只有一對石獅子，是清白的，故云：「特地刪去。駁人之文故自刪節，掩人耳目。」沈君之文德之何若，愚欲無言！

(三) 統觀沈君全篇，祇此一段，略有討論之價值。何也？以沈君知「文藝作品，是超乎善惡道德問題」者也。顧此亦非高深之論。報章雜誌，東鱗西爪，隨處可見。任舉一例：如近今東方雜誌周作人先生所作中國戲劇的三條路，便已談及純粹新劇，「非教訓的」，全然爲有藝術趣味的少數而設。似此論調，司空見慣，何勞沈君告訴爲也？聞嘗論之：近人言文學者，以文學爲藝術家藝術的衝動之表現，以情爲主，以知爲奴，偏而不全，非至言也。陸游歲暮感懷詩云：「倚築太平基，謫自厚俗始。」亭林取之，以爲「有國者，抑退輕浮之士，移風易俗之大要。淫辭豔曲，傳布國門，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焚棄，以正人心。」錢大昕曰：「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專導人

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凡物公諸於世，卽不能與人沒交接，一有交接，卽生善惡之影響。文學以陶情冶性，娛志爲歸宿，不能超然於道德問題之外，悼悼然矣！是故兩先生之辭，雖不免過甚，而其力主文學屬知，厥職在教。自人生一端論之，不無可取焉。卽依藝術而言：作文之難，無逾靜樸，練字造句，惟得其當。小說家言，務先興趣，技巧機變，閃爍其詞，非所貴也。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習其簡傲。」愚於青年好讀性慾小說者亦云。西洋文學，除却說部劇本，幾無善本。華夏之文，備在四部，四部不講，率爾操觚，未有能盡文學之能事者也。古人評紅樓夢云：「是書用筆，取法於戰國策、史記、三蘇文，處居多。」水滸或云出自羅貫中，羅氏固能以文言作三國演義者也。吳敬梓則好治經，以此爲人生立命之處。彼三子者，曷嘗不諳四部，死讀小說也哉！不諳四部，死讀小說焉者，難乎其爲曹雪芹、羅貫中、吳敬梓也已。

沈君云：「凡讀一本小说，是欣賞這本小说的藝術。」所謂藝術，言情寫景，狀物傳神，尙已。之數者在四部中舉不勝舉，讀之又絕無流弊，何必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方爲聖經賢傳，一字不容他人據理批評也耶？且沈君之所謂欣賞者，不知青年讀書，重事實，輕藝術，將不勝其弊焉。卽沈君自命富有文學常識，亦曾欣賞些何物也耶？沈君以「紅樓夢」只不過描寫些男女戀愛，一大誤大誤。嘗讀泰西言情名著，輒覺戀愛界說至少附有次列之條件：

一曰純。一男女戀愛，首要純。一純一者，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邪色不能迷，艱苦備嘗，至死靡他。或則爲眷屬，敗則爲鬼物也。反是謂之好淫，謂之縱慾。紅樓夢以賈寶玉爲主，十二歲時，便做出如許沒廉恥事，正是第一淫人。何

爲戀愛？

二曰犧牲。男女戀愛，不有犧牲，萬難表見。茶花女愛亞猛者也；於何見之，愚於其所以絕亞猛者見之；迦茵愛亨利者也；於何見之，愚於其所以絕亨利者見之。凡神聖之戀愛，純在圖兩方之幸福，有時不可得兼，寧我犧牲，無以負人。此之精義，細玩橡湖仙影當自得之。彼寶玉者，既不爲黛玉而絕其他之姐妹，一却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裏……或者還有別的想法，「遂使黛玉居恆「傷心大哭」，臨終「直聲叫好」，是誠子與所謂「色鬼無疑」者，豈知戀愛若薛氏之女，奪其夫於情人之手，黛玉因是而死，寶玉因是而病，是更不配與談戀愛矣。何足算哉！

三曰乾淨。描寫戀愛，用筆首當乾淨。迦茵之絕亨利也，不向爵夫人說是懷孕，誰復知其有此情事。此泰西小說家用筆乾淨處也。問管思之歐西風俗，自昔重女一夫一婦，勸爲成法。措紳先生，羞談房事，豔情之作，自臻高尚。中國濁男，從古多妻。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巫山雲雨，引爲物話。淫穢小說，遂難寓目。雪芹文學雖好，寫到此處，錢子玄同嫌其肉麻，則社會背景使然也。而沈君尙復讚其描寫男女戀愛。嗚呼！戀其所戀，愛其所愛，非愚之所謂戀愛也已。或云「石頭記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譏失教也」。是以吾人若把此書當作貴族家庭小說，從此得悉個中腐敗情形，豈無小補。但愚終覺如此讀法，真與太上感應篇等是無效，其亦不可以已乎！

總之依愚見解，

1. 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等，絕對不適用爲中學國文教材；尤以前者爲最。何也，紅樓夢者，性慾小說也。
2. 紅樓夢別無好處，只發見中國婦女所愛悅者，乃是一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一般地輕薄女性男子，中國婦人，如果樂只不倦，則吾儕所提倡

之體育與男性美，直是多事。

3. 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爲加富爾霍去病一流人物，斷非買賣玉一般色鬼。故愚主張紅樓夢絕端在排斥之列。即依文學而論，史記項羽本紀，前漢書趙皇后傳，狀物傳神，比紅樓夢高得許多。青年學文，取法乎上，多讀此等好書，又多識字，纔是正軌。彼用紅樓夢作教材者，造孽真個不淺。

(四) 第二三點既明，第四點已不攻而自破。茲不贅述。若愚者有無文學常識，有無讀小說能力，願第三者出而判斷之，愚則不贊一辭。

(五) 最後一段，沈君誣加愚罪，可謂善於羅織。誠如沈君言，則夫前年文壇反對黑幕小說者，皆是「破人家的名譽，妨害人家的營業」，有是理乎？嗚呼，沈君懷此異想，所作文字，求其有益於人生，則難矣。何哉？人家依理批評，而沈君可以任意指其「破壞名譽妨礙營業」故也。夫某氏之文，愚從專家，已明知其應負之責任，惜乎法律上的常識，比文學的常識，更覺難能，不便爲沈君道耳。

答沈雁冰君既竟，原擬詳述愚對中學國文教材選擇問題之意見，限於篇幅，不克備錄。更端以論，俟諸異日。惟讀者諒之！

●本校與商務印書館之交涉

(一) 致張菊生王岫廬二先生書

菊生先生：遠教多日，懷思時縈，以無何事，致鮮問候，歉甚。啟者，敝校主葉公澄衷，幼時孤露，自慚學問未深，岫廬先生：易簣之前，捐資興學，諄屬注重國文。校董諸君，秉新遺志，勸之於石，歷任校長，隨此成規，守之勿失。近來慕管鑒於

外來投考學子國文程度逐漸退化，爰仿運動演講競賽慣例，舉辦國文會考。學生千人，分設六組，命題攷試，有策問體，有測驗式，填字造句，釋言達情，不知新舊，但問是非。以此教學，自謂無咎。乃有貴館學生雜誌記者楊賢江君者，取其一端，抹煞全體，於本年二月分該誌社評欄，國故毒中，謬加批評，損我名譽，辱我人格，無所不至。夫批評之學，世有專書，此種論法，何所依据。以弟愚陋，未之有見，敢乞高明，開我茅塞。且學生雜誌以「專供全國中等學生閱的月刊」為標幟，對於學界，應負何等責任，文中乃謂「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是否對於學生，好以鼓動風潮為能事，竊所不解，願聞明教。泐頌道，綏立候答覆。曹慕管。

(二) 張菊生王雲五二先生復曹先生書

慕管先生大鑒，頃奉惠書，敬悉種切。貴校辦理完善，成績優良，弟等夙所傾佩。此次楊賢江君對於貴校國文會考之評論，純係個人意見，惟此文載在敝館學生雜誌，弟等事前未及注意，至深抱歉。千乞原諒。端此敬訊起居。

(三) 學生雜誌主任道歉見第十一卷第三號學生雜誌

按上海澄衷學校，聲譽夙著，記者久耳其名，而未悉其內容。今讀曹慕管先生致本社社員楊賢江君函，復詳攷澄衷第五期校刊，始知該校此次之國文會考，亦自有其主旨，非一味復古，漫無目的者，所可比擬。而本誌第二號，楊之「國故毒」一文，是全從普通教育眼光立論，故所見不無相左。茲特將曹先生原函刊布於此，俾讀者知所區別，並道歉忱。天民識。



同學會紀事

同學會本屆職員姓名一覽表

會長 葛錫祺

會務監 張四維(首席) 馮鐵生 汪梧封 王宗培 許鼎

體育部理事 張德平

演講部理事 曹慕管(理事主任)

經濟部理事 陸蓮嶠

藝術部理事 董履常

勵學部理事 項遠村

出版部理事 陳鍾儒

衛生部理事 劉松林

文書部理事 龐明華

調查部理事 陸希賽

事務部理事 林同

會務監紀事

馮鐵生

本屆選舉會務監之結果，張四維馮鐵生王宗培汪梧封許鼎五人當選，推舉張四維為首席會務監。計開會九次。茲將議決事件彙錄如左。

(甲) 本學期新組織團體

(一) 小學閱書會

(二) 京劇清唱研究會

(乙) 各部及各團體預算

(一) 出版部季刊印刷費完全由同學會支出不受學校津貼

(二) 體育部預算銀九十圓

(三) 黎明劇社銀二十四圓

(四) 國樂練習會銀十圓

(五) 小學閱書會銀三十圓

(六) 事務部學校紀念日映演影片銀二十五圓

(七) 京劇清唱研究會銀六圓

(八) 攝生會銀八元

(九) 金石研究會銀十元五角

(十) 季刊特號印刷費由學校同學會各擔任半數

理事部紀事

顧明華

三月二十五日開本學期第一次理事會議，議決諸事如下。

(一) 曹理事長因身病事冗，恐慢要公，提出辭職，否決。遂暫請次多數劉松林君代理，多數通過。

(二) 第二次同樂大會，定四月十六學校紀念日舉行。

(三) 組織同樂大會委員會，函請各團體中堅分子加入為委員。

(四) 本星期四午後四時半，開第一次籌備委員會。

三月二十八日開同樂大會委員會成立會，首由各理事報告接洽情形，並議決諸案如下。

(一) 推舉委員長，正劉松林君，副施存恪君，多數通過。

(二) 準于四月十六日晚間，表演孤兒救祖記。

四月二日第二次理事會，表決諸事如下。

(一) 藝術部如有新劇加入，則戲台搭在懷德堂門前。如遇天雨，移入雨中操場。

(二) 晚間加演新劇，地點在大講堂前。

(三) 各部表演節目，務請于本月八日以前，送交劉松林君處，切勿遲延。

四月十日第三次理事會，表決諸事如下。

(一) 會場移至大講堂前，如無新劇表演，移至雨中操場。

(二) 十六晚間，表演之影戲火棍等，移至十五日晚間。

(三) 不發入場券。來賓相對的招待。

體育部紀事

張德平

(一) 組織

本季因加入八中與中西籃球競技會二團體，所以其他部分，未能十分顧及之，傾全力練習籃球，以備比賽，以時勢所趨，亦不得已也。故本屆只有籃球一部分之組織，隊長為葛與邦君，胡錦麒君任管理員。

(二) 比賽成績

本校籃球素負盛名，因於年假期內隊員皆返鄉，未得充足時期之練習，以致於中西學校籃球會內，未著成效。但於八中籃球會內，(本校發起)無往不利，擬於五月二十一日，校隊與第二師範作奪標比賽。將來鹿死誰手，未可預知也。茲將本屆每次比賽結果列左。

校隊與二師 本校負

中西籃球聯合比賽 校隊與暨南附中 本校負

校隊與滬江附中 本校負

友誼比賽

校隊與聖約翰青年會學校 本校勝

校隊與西湖隊(杭州體育場) 本校勝

八中籃球奪標比賽
校隊與第一職業學校
本校勝

本校勝

演講部紀事

曹慕管

本屆同學會定期開會，改選職員，愚述開會宗旨，繼以陳情，非敢諉也，不得已也。先是，愚忝任會長者數年，空負虛名，實鮮事功，內疚神功，不堪名狀。加之邇來職務繁劇，不遑兼顧，咳噓累月，精神困疲，是用鄭重宣言，力求退讓。乃開票結果，又復當選會長，幸承次多數葛錫祺先生諒解，請其遞補，慨然許諾，愚竊自幸，從此可以卸肩半載矣。詎料會務監選舉各部理事，復以演講部主任見委，重以會長面邀，固辭不獲，復作馮婦，深自惡已。

本屆演講部成績，愧難紀述。求其差堪自慰者，其唯職業指導與辯論競賽二事乎。前者鍾乞涯先生記之備矣，無俟贅述。後者愚請言其概略。

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愚擬於本屆任期中，創辦一辯論會，辯題定為春季旅行杭州或南京，若者有益於身心，取其與史地科有聯絡之關係也。又請熟悉該處情形之葛錫祺、黃振黃二先生為南京組顧問，項遠村、馮鐵生、翁子勤三先生為杭州組顧問，俾辯員得以請益焉。後期小學夙有舌戰中學之請求，因是准其加入。是日零時四十五分，愚與各級長會集丙辰圖書館裏間，議決辦法如次：

1. 辯題全上

2. 比賽分舊中、新中、商科及小學四組。

3. 各組相互比賽，以及辯題之正負，用抽籤決定之。

4. 各組限一星期內組織就緒，派定代表。如有不願加入者，少至一級，亦得派代與賽。
5. 代表名單，應由各級負責人簽字送交本部，即在演講主任前抽定或正或負俾得早日預備。
6. 初選定四月初十以前辨竣，決賽定旅行前終結。

三月二十四日，後期小學首先開級長會議，舉出楊光興王欽安胡昌年為辯員，費祥善為預備員。抽定杭州。翌日，同樂大會籌備委員會，議決辯論決賽，於同樂大會內舉行之。

廿七日，初中組選出林永潤包光宇蔣學楷為辯員，并抽得南京二字。

商科組選定李均葛興邦董履常為辯員，許鼎林同為預備員。并抽定南京。次日，舊中組報告陳曉鐘周履安張元城為辯論會出席代表。統觀結果，列表如次。

組名	辯員	姓名	主	張備	註
舊中	周履安張元郵陳曉鐘	杭州			
新中	林永潤包光宇蔣學楷	南京			
甲商	李均葛興邦董履常	南京		許鼎林同為預備員	
小學	楊光興王欽安胡昌年	杭州		費祥興為預備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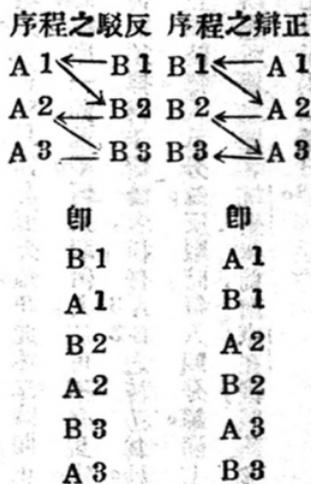
四月二日，恐告病假。葛會長在會客室執行抽籤互賽，到有各組代表陳曉鐘包光宇葛興邦楊光興四人。公推葛興邦抽籤，其結果如左。

第一組爲新中（南京）對小學（杭州）辯論。
 第二組爲舊中（杭州）對甲商（南京）辯論。

同日，議決辯論方法：

1. 假定南京組推出之辯論員爲 A¹ A² A³，杭州組推出之辯論員爲 B¹ B² B³，則當辯論時，其程序應如左圖：

B ¹	A ¹
B ²	A ²
B ³	A ³
杭州	南京



2. 主張旅行南京或杭州者，應各先預備必須旅行南京或杭州之理由三條，當正辯時，南京組應先令 A¹ 登台講解題旨，次就自己猜度對方（即杭州組）所舉之理由而推倒之。復次，將本組主張旅行南京之理由約略說明之。此爲 A¹ 之任務。A¹ 講畢，杭州組應先令 B¹ 登台。其任務與 A¹ 同。B¹ 講畢，南京組再令 A² 登台，說明必須旅行南京之理由二條。此爲 A² 之任務。A² 講畢，杭州組令 B² 登台。其任務與 A² 同。B² 講畢，南京組令 A³ 登台。

說明必須旅行南京之理由一條，（此一條理由，須比前二條更爲重要。）並結束本組之辯論。此爲A之任務。A講畢，杭州組令B登台。其任務與A同。

以上爲正辯時辯員個人之任務。除此任務外，尙應注意對方所舉之理由，而卽於靜聽之中，用鉛筆摘記於小紙片上，預備反駁。（小紙片須多備，除前所說三條理由外，能多預備幾條，紀於小紙片上，則反駁時，較爲省力。）正辯畢，休息五分鐘。在此休息時間，正反兩組，應各將所摘記者分配於本組之辯員，預備反駁。反駁時，程序一如前圖。何人駁何人，原可不必規定。但A、B之任務，最爲重要。故辯員之能力，三人相同，自是最好。否則須擇善于辯論者，担任A、B之任務爲妙。

3. 正辯時，每人八分鐘。反駁時，每人四分鐘。滿七分三分打鈴報告，滿八分四分卽令下台。

4. 辯題所舉之地名杭州在前，南京在後，照此次序，應令杭州組先講。

四月七日示揭辯論日期。

四月十日夜七時第一次辯論預賽，其匡略如次：

辯題 春季旅行杭州或南京若者有益於身心

辯論組 初中對後期小學

辯員 初中林永潤 蔣學楷 包光宇 後期小學楊光興 王欽安 胡昌年

主席 會長葛錫祺先生

評判員 張亦飛 許雪樵 曹慕管 三先生 記時 毛企文 先生

記分法 (一) 思想占五十分。分爲二項：A、正確三十分。B、條理二十分。(二) 態度占二十五分。亦分二項：A、面容十五分。B、手勢十分。(三) 聲調占二十五分。亦分二項：A、清越十五分。B、抑揚十分。

評判法 正辯四分鐘，反駁八分鐘。三位評判員各默記分數，於辯論終結揭算，復對無誤後，投黑白子於筒中。預定杭白南。得子較多者爲勝。如此辦法，完全公開，可免一人操縱之弊。

結果 三子、盡黑、初中、全勝。

批評 辯論畢，評判員公推張亦飛先生登壇批評。

散會 九時十五分。

四月十一夜，第二次辯論預賽。其厓略如次：

辯論組 舊中對甲商。

辯員 舊中、周履安、張元城、陳曉鐘、甲商、許鼎、董履常、林同、李均、葛與邦、告假。

辯題 主席
主辦 評場
主評 會法
記分 評法
評法 評法
同前

結果 三子盡白，舊中全勝。

批評 主席要求曹慕管先生批評。

散會 九時三十分。

四月十六日辯論決賽。其匡略如次：

辯題 本校修學旅行杭州或南京，若者有益於學生。

辯論組 舊中對初中。

辯員 舊中周履安、張元城、陳曉鐘，初中林永潤、蔣學楷、包光宇。

主席 葛會長。

評判員 陳梓傳、許雪樵（代張亦飛先生）、項遠村三先生。記時毛金文先生。

會場 講堂前表演臺上。

記分法 同前。

評判法 同前。但正辯反駁各定為八分鐘。

結果 二白一黑，舊中獲勝。

獎品 團體優勝旗一面，個人各贈銀牌一方。

本學期內，千人喧傳之辯論會，遂與是日同樂大會同時告終，又與學校成立日同留紀念。噫！是亦可以不朽矣！
本部前主任張四維先生於上學期聯絡復旦暨南等八校，發起上海八中學國語辯論會，此番本部仍委張先生

繼續進行，得以告成。張先生被推為正主任。本校拈鬮結果，應與國語專修師範學校比賽。本校為對付此事起見，曾經邀集葛會長暨王震公許雪樵張四維三先生，討論進行辦法。當即擬成辯題推選辯員，積極籌備，不遺餘力。乃國語師範專修學校因事不克與賽，依例應由南洋大學附中代之，而南大附中又以預備不及，函請延至下期比賽。於是本校兵不血刃，完全告捷云。

此外本部對於英語演講會亦復繼續舉辦。所可惜者，只是舉行個人比賽耳。然賴張四維杜其均兩先生之力，為不少矣。本部對於兩先生，謹表誠摯之感謝。會期定於六月十三。記者執筆之時，相距尚有一週，不克敘及。當俟下屆補誌耳。

最後為紀事簡便起見，將本屆校外名人演講日期及演題，表列於后。同學諸君，以省覽焉。

演講日期 校外名人 演題

二月廿六日 美國儒特女士 學生對於世界和平之供獻

三月十二日 徐頌華先生 德國魯爾問題之見聞

四月初七日 黃炎培先生 擇業原理

四月初七日 劉湛恩先生 如何選擇職業

四月初八日 朱經農先生 教育家之人格與修養

四月初九日 阮介藩先生 工業概要

四月初九日 葛敬中先生 農業概要

四月初十日

顧壽白先生

醫業概要

四月十一日

陳雲銳先生

法律概要

四月十二日

余金玉先生

商業概要

四月十二日

袁桂森先生

鐵路概要

五月十五日

胡蘭生先生

衛生要旨

六月初五日

陸鼎揆先生

國家主義與中國

經濟部紀事

陸運嶠

本年上半年收付各款，須至六月底方能結束。茲因第六季季刊，急於付印，特將民國十二年下學期經濟部主任鍾蕪崖先生收付各項開列於後。所有十三年上學期收付細帳，俟第七季季刊報告之。

澄衷同學會收支總帳民國十二年下半年

計開

舊存

一上存

洋八十三元一角四分一厘

一存明華銀行

洋三百十五元正

新收

一收學生會費

洋五百二十元五角

一收教職員會費

洋一元正

一收學校補貼體育費

洋七十二元四角四分

一收張文若先生捐助技擊會

洋十六元正

一收學生會繳還餘款

洋六十五元正

一收明華銀行

洋十五元七角五分

以上共收現洋七百七十三元八角三分一厘

存明華銀行洋三百十五元正

開支

一付明華銀行

洋十五元七角五分

一付出版部

洋一百五十八元正

一付演講部

洋二十三元二角四分

一付體育部中學足球隊

洋二百十二元二角

一付體育部小學足球隊

洋二十九元九角一分七厘

一付體育部技擊會

洋十一元八角六分

一付藝術部國樂研究會

洋八元五角六分四厘

一付藝術部黎明劇社

洋三十二元七角

一付藝術部金石研究會 洋六元五角

一付衛生部攝生會 洋八元正

一付勵學部聖經研究會 洋一元正

一付事務部各項雜支 洋三十三元四角零六厘

以上共付現洋五百四十一元一角三分七厘

現存

一收付相抵存現款 洋二百三十二元六角九分四厘

一存明華銀行摺一扣 洋三百三十元七角五分

藝術部紀事

董履常

本部自今年改選後，即由董履常君繼任。部中各小團體，略無更變，惟多一京劇清唱研究會耳。此會為篤嗜京劇者所組織，會員達三十餘人，亦可見舊劇之音律感人深也。茲將本部所屬各小團體，及其所有職員，列表如下：

(一) 黎明劇社

該社本學期組織已改委員制。

委員 董履常 周妙安 孫碧奇 李均

(二) 京劇清唱研究會

會長 舒竹平

(三) 金石研究會

會長 葉滿楷

(四) 國樂研究會

會長 黃維駟

金石研究會紀事

葉滿楷

本會隸屬於同學會藝術部。成立以來。曾開會展覽二次。所有成績。已裝訂成六冊。將來擬藏丙辰圖書館中。本屆會員已近二十人。其中有少數會員。因缺席過多。照章出籍者數人。茲將會員姓名列左。

會員

葉滿楷 蔣聲潮

方善境

林訓

周科術

馮江

陸同祖

朱坤琮

吳良儲

凌邦榮

葉琨 方善樞

程學樞

趙昌渭

陸兆年

職員會長

葉滿楷

書記

蔣聲潮

會計

方善境

幹事

林訓

周科術

指導員

馮鐵生 翁子勤

先生

勵學部紀事 (聖經研究會)

王湧源

本學期本會分甲乙二班。甲班教師為克樂愷先生 J.C. Clark。乙班為祁士先生 MA. Kees。二先生皆青年會幹事也。本會於定期授課外。復時請名人來校演講。所討論者。要皆關於宗教問題。計本學期有三次。列表於左。

時 日	講 員	目 題
四月十七號	施乃德 E. Barnett.	基督與基督教 Christ and Christianity
五月二號	金門 H.L. Kingman	基督之奮鬥精神 The Sportsman-ship of Christ
五月十六號	郝瑞滿 R.S. Hall	與創造者合作 Cooperating with the Creator

本會會員姓名如左

(甲班) 周銳峯 (班長) 汪兆麟 王維駟 周列甫 曾一卿 沈光第 盛書泉 陳信全 許國楨

徐叔良

(乙班) 林永潤 (班長) 周科徽 劉葦洲 忻鼎基 陸兆年 戴孝忠 貝聿乾 白賢熙 包光宇

張佞丕 莊子大 沈光照 林紹桂 白徽純 秦大緯 陳安莘 沈允俊 葉滿楮 謝漢林

張開泉 張文祥 趙昌渭

書記 周銳峯

職員 會長 王湧源

司庫 林永潤

出版部紀事

陳鍾儒

本部於本屆舉辦事項，為發起旬報委員會與編輯季刊二事。分述如下：

第一 旬報（即智識）委員會頗末

(一) 原因 本部向有學生週報，發表同學作品，賴歷屆出版部理事（前稱編輯部主任）煞費經營，已歷年所。但本屆以種種不得已原因，不得不於時停刊。負前任理事多矣！然幸有第二種（旬報）起而瓜代，聊以彌縫其闕耳。

(二) 事實 週報既不可能，於是改爲旬報，展其期也。謀付印刷，以省手鈔之煩也。然印刷費尙無着落。

迨後（三月五日）於同學會新舊職員交代會中，得曹先生代表學校允担任一切印刷費。於是徵委員，師生共三十有四，遂定三月十七日開旬報委員會。

(三) 結果 旬報委員會議，議決以學校爲主體，定名智識。自後本部概不顧問，紀載從略。

第二 季刊（第六期）編輯略例：

(一) 本期附印國故毒問題之論戰。

(二) 本期添設介紹名著欄（移登智識旬報）。

(三) 本期通信錄視第二期與第四期。

(四) 演講記錄已登載旬報者，但舉名而不刊。

(五) 同學會章程已見前期，茲不復刊。

衛生部紀事（攝生會）

本屆實施之各項事業

(甲) 購衛生書數種，置圖書館，供會員翻閱。

(乙) 購衛生圖畫多種，分懸于小學教室壁上，以供小學生參攷。

(丙) 購定捕蠅器五十只，掛各教室窗口。

附本屆會員職員名單于左

(一) 本屆會員

劉松林君 華樹漢君 沈光弟君 唐鴻儒君 劉頌球君 柳培濬君 董爲照君 朱志遠君 方善樞君
劉久齡君 孫全吉君 林錫球君 邱受卿君 劉緯通君 劉頌武君 毛履銓君

(二) 本屆職員

正會長 方善樞君

副會長 劉緯通君

書記兼會計 毛履銓君

幹事 華樹漢君 劉頌球君 唐鴻儒君 邱受卿君

調查部紀事

陸希賢

三月十三日，本部會同兒童圖書館主任李國華先生檢點舊存書籍，分派小學各組收藏。

三月十八日，接葛會長來條，屬製本屆同學會全部組織總表一紙，當即由本部向各方收集填表呈報矣。

三月十九日，協同藝術部理事董履常君及前期國學練習會絲竹部主任劉松林君，查各種存具，移交清楚，開單

呈葛會長存照。

演 講 錄

魯爾問題之見聞

俞頌華先生演講
甲子學會孫碧奇紀

一、曹慕管先生介紹辭

魯爾問題。自表面觀之。僅似關係德法二國。實則對於世界大勢。影響極深。茲有四端。可以證實。(一)德法二國爲爭魯爾區域。仇視漸深。而英倫又顯露助德意。歐局形勢。極爲危險。(二)法取魯爾。原因是政治上恐怖德國復仇。實際於法無利。所耗軍費。爲數滋鉅。因之國庫大窘。法郎價格。驟然猛跌。(三)法郎跌價。則將來金鎊日幣。亦不得不跌。而銀價勢必抬高。舊曆四五月間。我國蠶繭上市。需銀孔多。倘其價漲。則上海金融。或起恐慌。(四)法既進兵魯爾。德人相率罷工。以作消極之抵抗。因之魯爾區域之煤及五金。產量驟減。以致各國市場。五金大漲。綜此以觀。可知魯爾問題。實現代極大之經濟問題。良足爲吾人研究之資料。然吾人眼光短小。管窺蠡測。難徵全豹。茲請俞頌華先生來此演講「魯爾問題之見聞」。俞先生係本校校友。曾旅德三年。旋又周遊歐洲諸國。如法意瑞士諸邦。皆有其足跡。先生對於社會經濟。深有研究。其著述則在東方雜誌及時事新報等處。時有發表。茲不贅述。惟希諸生少安毋躁。一聽俞先生之宏論。

二、俞頌華先生演說辭

(上略)魯爾問題者。第二歐戰也。第一歐戰。戰在武力。此次之戰。戰在經濟。前者之結果。影響於世界甚重。而後者亦自不輕。據現在形勢觀察之。雙方漸趨極端。似難和平了事。現今各方面間接或直接之受其影響者。已不勝數。倘長此以往。則歐洲政局之和平。勢難期待矣。

世界一物。實可以有機體稱之。蓋一部發生變故。他部皆有感覺。一地偶起事端。他處亦受影響。魯爾問題。對於世界大局之關係。適間曹先生已述之甚詳。茲將爭執魯爾之原因及德人對此之計劃。與夫將來之趨勢。略為諸君陳之如次。

魯爾為德國之重要生產地及工業中心點。此邦原有工業生產地三處。(一)西里西亞 *Silesia*。(二)薩爾 *Saarländ*。(三)魯爾 *Ruhr*。西里西亞。現雖劃歸波蘭。但在德人意中。以為波蘭經營能力尙弱。常需德人為之協助。故亦不以喪地為辱。薩爾則須俟十五年後投票公決。現雖置為懸案。來日方長。收回可期。三者之中。可憂懼者。厥唯魯爾。故爭回之念特強。然在法國方面。其目的全屬政治的。所以汲汲於此者。亦有二因。(一)德國最大之克虜伯兵工廠在魯爾境內。該廠雖已從事改鑄農事器具。而法人並不放心。慮其重鑄兵器。而圖恢復。(二)魯爾境內。生產至鉅。若不據為已有。則其經濟漸裕。不免與兵報仇。法人本此二因。堅持不撓。必期壟斷其金融而後止。

此種目的。德人蓋亦知之。故其對付之法。亦有二種。其一、主張盡力償還賠款。其二、以為法人慾壑難填。縱清賠款。亦難消其野心。主張用消極方法抵制之。同時以真義求列強之援助。佛爾脫任內閣時。主用第一項建議。苦諾內閣。則主張第二項。結果英國以外交上種種牽制。未便協助。美國則在歐州分爭時間中。亦不願多管閑事。故其計劃。遞歸失敗。但實際上德國未必全敗。而法國亦未必全勝也。

德國方面政黨雖多對外頗能一致毫無衝突。此誠良堪欽佩之事也。苦諾之主張初未得多數人之贊許。然既行之後亦未遭人反對。而使其外交上發生障礙。

魯爾既被據。煤礦停工至十月之久。二三月後德人已大窘。蓋德國實業之發達。幾造極峯。一旦煤料供給斷絕。工廠即不能繼續開工。出品更不待言。經濟既困。馬克大跌。其國中窘象。竟可與歐戰時相伯仲矣。然則德人受此鞠凶後。尙有振作之意乎。

德國遭此大劫後。所有勞働界中產階級以及學生教授等人。皆感受極大困苦。然對於國運前程並不失望。良以其國民長於服從命令。且富有振作精神。稍有不適。絕不因之消極。其對於此事之善後辦法。約分二次。

(甲)消極的 (A) 盡力挽回主權。保得一分是一分。

(B) 在困難時期中。盡力保存文化及藝術。

(乙)積極的 在困難時期中。組織新社會。使其盡量發展。以促進日耳曼人之文化及藝術。俾其社會組織得以根本穩固。

關於乙項辦法。主張者較多。彼方人士多持此以相勉勵。亦爲極堪嘉譽之事。綜之。德人在政治上軍事上雖云失敗。而其國民朝氣蓬勃。前途大有希望焉。

德國有三種特色。(一)文化。(二)藝術。(三)組織力。發揮文化藝術。需耗金錢。現今一貧如洗。當然不成問題。故現在德國人民所揭發之目標。只惟發展其組織力。而所擁爲唯一之武器者。亦即組織力。由此以觀。德人之有朝氣。未始無因也。

魯爾問題之趨勢甚難億斷。法人目的全在政治，不擾亂魯爾以壟斷其經濟。即足徵其野心終不肯輕易放棄。雖然。即法驟跌亦是一種報應。故雙方各以利害相關前途殊為茫然。但於世界經濟上及歐洲局勢上一時終覺悲觀耳。（下略）

擇業之方法

劉浩恩先生講演
周銳峯筆記

得曹校長介紹與諸君抵掌論學。快慰奚如。任之先生已將擇業原理反覆論之。諸君想能大白無疑。今鄙人採最新教育法擬題以請于諸君焉。1, 諸君對於職業之選擇已確定否。2, 未確定耶。3, 抑躊躇未決耶。

普通人擇業之旨趣不同。有繼父業者。即父農亦農。父工亦工。父商亦商是也。有步友朋之後塵者。即以友朋之職業爲己業。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也。有以一時之好尚而從事之者。例如一人羸弱多病。數醫終鮮見效。發憤習醫以自治。及其既愈。遂出其所得以治他人矣。更有毫無決志者。上述種種。據我所見。均爲盲目行動。未有透明之印象。故今之用人者。多不擇其擅長。而用於人者。亦多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習俗如此。我復何言。惟欲改良社會。使百業日臻發達。則選擇適當職業與人才。實刻不容緩也。

方才謂研究擇業原理。須用科學方法。科學最重試驗。即擇業不可不有試驗。諸君學過化學。當知水爲氧養兩氣化合而成。吾人不能不再加試驗。以驗其能否如是。此即所謂試驗也。擇業之最要條件。爲個性發展。爲社會需要。爲擇業態度。爲充分預備是也。今分別述之如下。

一、個性之發展

生物學家達爾文之言曰。生物未有二者相同。旨哉其言。個性之區別。正未有二者相同者也。即雙生之子。亦有不

同之點。蓋人各有特性。性各有特長。好此而惡彼。長彼而短此。擇業豈可不重個性哉。

二、社會需要

擇業既重個性。又重社會需要。於是調查職業尙焉。調查職業。斯能知社會之需要。知社會之需要者何。吾卽就。迎合潮流。方能應付環境矣。

三、擇業之態度

普通學校辦理職業指導之方法。多有束縛學生之旨趣。今日延一工程師。來校演講。卽說工業之優點。爲何爲何。學生非從事于工業不可。明日延一道德家。來校演講。則謂現今道德破產。學生終須講求道德。畢業出校。庶可爲社會謀福利。以挽狂瀾於既倒也。此種方法。甚爲不妥。蓋聽而後從。非其本旨也。苟其立志所在。縱以金錢相誘。漠然無所動于心。斯可矣。

四、充分之預備

作一事。立一業。必須先事預備。所謂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吾之志願在農。則於有關農事之科學。逾格關懷。吾志在工。則注意于工事之科學。其在商。則注意商事之科學。擇其應用者而切實爲之。自必事半功倍矣。

醫與衛生

胡蘭生博士講
陳鍾儒 記錄

我國人每忽視衛生。鄉人譏居城市者曰：「彼等日講衛生。而多羸弱。反不如我儕絕口不談者爲愈。」誠哉是言也。彼所目爲衛生者。一表面者耳。鄉農雖不注重于飲食衛生。而有運動衛生。且其所處。空氣又極清新。故體格遂壯旺耳。然則衛生固可不講乎。否。否。城府人處此煤氣橫空之中。苟尙不講衛生。亦已殆哉。惟衛生之範圍極廣泛。

須面面顧及也。茲言衛生如次：

衛生別個人及公衆而分述之：

個人衛生，首重清潔。故臥室被褥，必須整潔，否則塵垢，病菌將自此繁興矣。

次則須開窗以通空氣。諸君不將疑我言乎，而謂「開窗常致感冒。」我固知諸君之有斯問也。今答之曰：「此乃開窗不得其法耳。兩窗不宜直對開，直對開則空氣之流動速，變成猛風。而其不開窗方面反無新鮮空氣。故窗宜斜對開，則空氣得以調濟。又不宜迎風而開，如東風則須西開窗，南風則須北開窗，而吾又嘗背開窗處臥。開窗而感冒者風耳，故法在避風而聽空氣之流動，或有設氣窗者，雖冬令亦當開之。

睡時不獨宜開窗而已也，尚有種種之衛生在：被褥不可過暖，寧少涼；宜側眠曲身，不可仰臥，俗語所謂「臥於弓」也，此所以免遺精也。

又常見人手巾（絹帕）祇有一條，拭涕卽此，拭淚卽此，殊不知鼻之穢垢入目，足招目疾。故常見有目紅腫，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卽此也。

綜上所言：如臥室之衛生，臨眠之衛生，日常衛生均詳且盡矣；而運動之衛生，更不可不講。講衛生而遺運動不言者，此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矣。華陀不云乎，「戶樞不蠹，常動故也。」然而運動宜加節制，如餐之前後，咸不當運動。運動有於無形中者，如行步時之挺胸，兩手不使之擺動，足使肺部發達而肢體多力也。竊有所忠告於諸君者，技擊雖能使人孔武多力，然殊不合于衛生之運動，以其太劇烈也。開貴校有良技師來授技擊，深願三思及之。事少動作，俾勿使有妨衛生。

言運動必當言休息，以兩者互相調濟也。休息分身體休息與腦力休息二種。身體休息固明而易見者，而腦力休息則不易見。睡而不得安眠，此腦力未嘗休息也。其害莫大。故臨睡宜作柔軟體操。然休息過適當之度，是則爲懶夫矣。

別於個人衛生者爲公衆衛生。茲區爲家庭、學校、地方與社會四者而言之。

(一) 家庭衛生 遇家屬有患傳染病者，不宜太接近。以有醫生爲汝負此責。過戚友家飲饌，寧少食，切勿貪口腹。

(二) 學校衛生 飲饌宜用公箸，以汝不知其人果有否患肺癆也。新生入校，必經查檢；每暑假後三閱月，則檢查全體學生一次。

(三) 地方衛生 已患病則移居他處鄉野曠僻之地，恐人之傳染也。遇患傳染病者之倒斃途中，則報告衛生官。復次，遇電車上有人吐痰者，則勸告之；否則今日一人吐痰，明日二人吐痰矣，後日又四人吐痰矣，其害於衛生莫大。

(四) 社會衛生 凡公用茶杯，宜以手巾拭之。

我言衛生已終，次言中國今日之五大流行病，即鼠疫、虎列拉、癩、蟲鈎與瘧疾是也。

(1) 鼠疫 (Bubonic Plague) 鼠疫起于鼠食一種白蚤，頸現紅腫。貓又誤吞此鼠，於是貓亦患同病而死。死後生白蚤，蚤入人體，而鼠疫作矣。免之之法：去白蚤一也，打鉞二也。

(11) 虎列拉 (Cholera) 免之之法：在少食生冷之物，此預防法也；用鹽開水漱口，亦預防法也。亦初起時之治

療法也。用瀉藥，則方患垂作也。

(三) 癰疽 (Abscess and Cancer) 卽史記所載范增疽發背死者也。

(四) 鈎蟲 (Hook Worm) 中國人身體中多有此蟲，故色黃。雖非僅一原因，要亦主要原因之一也。其始蓋鄉農赤足入阡陌，鈎蟲卽由其趾縫入，沿血脈而至於腹，與糞瀉出。施肥蔬果，蟲卽附着于上，洗滌不淨而食之，于是而患之者彌衆矣。苟令鄉農著襪，則其患可立絕。

(五) 瘧疾 (Malaria) 有定時之寒熱病也。敗傷身體，莫此爲甚。每由蚊而傳染，故去蚊爲唯一之法。同室有患是病者，則可臨睡服金雞納霜，或設蚊帳，不使蚊入。

凡上所述之病，其勢雖盛，而醫能抑止之，故欲言衛生者，不可輕視醫生，故次言醫生。

醫生于職業爲最高尙，爲最需用。俗云「餓不殺的醫生。」誠至言也。我國之醫生宗黃帝用草藥；而西醫則用金石。

西醫之所以日進者，以用化學之方法，日夕研究故耳。中醫之退化亦有二因：(一) 不用心研究，卽知守祖法，而不問所以然，惟以我祖傳之法治疾而已。叩之何以以此藥治此疾而療，彼亦惘然也。(二) 私心：惟授子孫，不傳他人。雖爲良方，迨子嗣斷絕，而此方亦如廣陵絕調矣。

醫生者非爲坐汽車擁厚資也，在濟貧病也。路見病者而不救曰：「是必待送至醫院中，而後爲之療治。」若此輩者，雖非殺人，實可謂之殺人者矣。

今言中國人之與醫生，其需要果爲何如乎？中國之不強，其原因固多，而其死亡率之多，平均壽限之短促，一大原

因也。蓋中國人在二十歲以下死者太多，故雖曰四萬萬同胞（現已不祇四萬萬，惟無確定之調查，故仍之耳）而健全之同胞，實屬無幾。其他以早死而徒耗廢無數金錢，毫無所得，是以致貧弱耳。而同胞之死于上述之五病者尤多。欲絕五病，是惟醫生而醫之于中國，乃若鳳毛麟角。（指真正的醫生，非謂掛一塊牌子，皆得謂之醫生也，苟尚不培栽，直有如湯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曰「奚獨後予」之勢者矣。）

且也，中國人之病，每為外國人所研究發明，此為傷體面事。中國人之病，苟中國人自發明之，則尚不十分坍塌。醫生之需要，既如上述，然為醫生，亦有必要之條件，列之如左：

（一）體格強健

（二）能忍凍耐飢

（三）腦筋靈敏

（四）品行端正

（五）須有恆心。如投藥不驗，即零立第二方，是無恆人也，當知病人非供汝試驗者。

（六）須有耐性。蓋以安慰病人，使自解耳。

（七）須有宗教思想。

（八）須有目的。醫之目的在救人。

學醫者須進預備科二年，正科四年，實試一年。在中國之醫學校，用中文者，僅二處而已。

澄衷同學會季刊

演講錄



張三才 梅庭 浙江鄞縣 上海北京路慶順里寶森甯莊水增榮先生轉

本屆畢業同學部

中學

陳心芳	陳顯廷	王保廷	馬倫方	周倫清	嚴鏡清	陳曉鐘	黃大恆	謝聯補	葉培補	王宗培	孫碧奇	吳文情	林愛馴	孔憲椿	余安揚	張元均	張賢達	張開源	朱朝顯	沈仲符	胡錦麒	葉志方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籍貫	浙江定海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浙江蘇州府	
住址	定海東門口	宜興山	上海虹口元芳路	吳淞鎮楊行鄉東馬宅	鎮海西管鄉白龍鎮	本校	北京西什庫廠橋吳宅轉	上海開北天通庵路三豐里二六號	鎮海江南小泥場新屋	浦東大團鎮義盛衣莊	上海老西門肇嘉路四〇三號	杭州東向部前十七號	崇德洲泉鎮	甯波下陳寶和轉	甯波駱駝橋	鎮海貴駟橋瑞茂行交	嘉善百歲坊	蘇州鎮撫司前	上海平涼路七〇六號	江蘇清江浦南巷青雲巷朱寓	上海城內九畝地宴慶里二二號	浦東大團鎮胡天章號	青浦角里油車匯	臨海海門松雲閣紙號轉

信

處

澄衷同學會會刊

會員通信錄

張則仁 錢家熙

浙江鄞縣 蘇太倉

甯波西鄉佈金市振昌號轉 太倉三家市交

甲商

朱允傑 曹允傑

十歲

浙江蘇州

南通外方橋鎮轉楊墅園西院

信

陸希賢 施存恪

二十歲

浙江蘇州

甯波江東荷花莊施道房

信

姚永緒 姚永緒

二十歲

浙江蘇州

上海東四川路橫浜橋崇福里一二〇號

信

張永行 張永行

二十歲

浙江蘇州

上海法界南陽橋仁元里二一號

信

王化慶 王化慶

二十歲

浙江蘇州

上海七浦路五二〇號萬利醬園

信

顧明華 顧明華

二十歲

浙江蘇州

上海梧州路洪福里一一九八號

信

吳頤茂 吳頤茂

二十歲

浙江蘇州

上海民國日報館

信

盧潮臣 盧潮臣

二十歲

浙江蘇州

甯波東張斌橋下古藤橋姜天和米店轉交葛府

信

葉新楚 葉新楚

二十歲

浙江蘇州

甯波西華德路兆豐路卜內門棧房街內末家

信

葛善境 葛善境

二十歲

浙江蘇州

甯波江北岸後河周家橋下葛府

信

方善境 方善境

二十歲

浙江蘇州

甯波西華德路兆豐路卜內門棧房街內末家

信

董天德 董天德

十歲

廣東香港

上海天潼路廣生利

信

鄧仙名 鄧仙名

十歲

廣東香港

上海塘山路永吉里六街八家二〇六七號

信

劉久齡 劉久齡

十歲

浙江蘇州

上海北浙江路華安坊二七七號

信

楊光與 楊光與

十歲

浙江蘇州

上海虹口崇義西里三街二家二二五號半

信

蔡同慶 蔡同慶

十歲

浙江蘇州

上海虹口崇義西里三街二家二二五號半

信

後期小學

信

處

處

朱瑞棠 徐升元 林會君 任正震 王佑思 蘇道良 陳匯海 翁申元 陳國華

十一 十二
 浙江鄞縣 上海虹口塘山路養正里四明張
 浙江定海 上海百老匯路百匯銀行
 浙江鄞縣 上海公平路華順棧賬房
 浙江鄞縣 上海兆豐路五一八號半洽和米店
 上海百老匯路慶里一三號源泰號
 上海提籃橋輔慶里五〇八號
 上海虹口脫路五號
 上海鄧脫路五號
 上海虹口元芳路東貴方廣昌號
 上海周家嘴路二九五號半
 廣東潮陽 上海虹口元芳路東貴方廣昌號
 浙江鎮海 上海周家嘴路二九五號半

同學更正通訊處一覽表

信

張宏德 馮肅鈞 管光地 馮光地 魏培衡 柳培衡 劉頤鴻 葉滿楮 陸兆心 許昌年 許昌年 仇聚德 凌邦榮 馮江榮 劉錫通 林錫球 喻錫球 周天濟 倪紹周

上海蓬路仁成貴器號較
 上海裕城內西街三塊橋板
 南京八府塘道署對過湯公館內汪寓轉
 上海大馬路永慶里四六八號
 上海鄉上栗市博文堂轉暑期內本校
 甯波應家街三號
 上海閘北永興路宗裕里五二號
 上海波路同和里十九號
 上海小南門外南倉街一〇一號
 上海甯波路吉祥里同春莊
 上海北河南路洪福里四十一號
 上海吳松路金書里八六六號
 上海白克路三八六號
 上海北浙江路華要坊二街二七七號
 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仁和一號
 上海西門外西大吉利路永興里北一街內第一第一家
 上海東門外居恆源寶號轉十里庵
 上海百老匯路一號
 上海閘北寶山路祥智里二十號

正

陳紹言 嚴孝感 水越雨 陳越雨 周志芳 洪志芳 侯華璋 侯華璋 徐汝樵 何國祥 翁全棠 方善彰 虞善彰 朱惠安 周樂廣 傅家和 張翊祥 沈潤濤 范福亭 徐明本 洪志芳 葉家駒 勵妙福 翁國棠 侯鶴年 錢仁德 陸鳳祥 曹芳仁 陳賢卿 侯華璋 陳安澤

上海白老匯路山壽里第三街第二家一二三號
 上海北火車站華興坊對面晉壽里二街三〇五號
 甯波江東張斌橋下古藤橋姜天和米店轉交葛府內
 甯波轉小越鎮楊元生號
 上海外虹橋全記呢絨號
 上海開北永興路三多里八號
 上海英大馬路石路餘興里生康洋貨號
 上海美租界七浦路恆慶里一〇〇二號
 上海老開橋南和祥水菓號
 上海塘山路養正里第一街二家六九八號
 上海周家嘴路普愛坊三一七號
 上海周家嘴路長康里二九二號
 上海周家嘴路三四〇號
 上海周家嘴路普愛坊一街三家三二六二號
 上海東西華德路隆慶里七七九號
 上海華記路一六號復大洋服店
 上海北四川路寶興路天壽里五八號
 上海通州路東首七八號
 上海周家嘴路齊納里一街一家三三三七號
 上海開北永興路三多里八號
 上海甯海柳街葛亞德路福安里三二八八一號
 上海萬國影戲院後亞德路福安里三二八八一號
 上海塘山路養正里六九八號
 上海中虹橋崇德里內一九四號
 上海周家嘴路與德里三家三三〇五號
 上海周家嘴路與德里第一家三三〇七號
 上海通州路益醬園
 上海江西路石信洋行
 上海南京路石路口餘興里生康洋貨號
 上海虬江路餘樂里二十號

澄衷同學會季刊 會員通信錄

澄衷同學會季刊 會員通信錄

李翼彪 徐汝樵 錢壯 錢國楨 章顯德 曹芳義 李峻瑛 黃昭泰

上海東有恆路尙賢里一二〇號
 上海七浦路恆慶里一〇〇二號
 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第三街一〇一號
 上海西華德路公平路口隆慶里J七三五號
 上海周家嘴路興德里三九二三號
 上海東有恆路益大醬園三六七號
 寧波江北岸陸壘橋橫里同學會交
 寧波江化餘姚輪船碼頭永生祥街載眉記新房子三二號門牌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出版

澄衷同學會
第六季
學衷
第一期

編輯者 澄衷同學會出版部

印刷者

上海浙江路東新橋北吉慶坊內 ● 電話中央七一四三號
國光印書局

非賣品

向：滄南同字會出版部
印：上海同光印書局

本校招考新生廣告

本校定於陽曆七月六日招攷新生。茲將試驗時間，科目，開列於下：

時間： 舊制中四三，舊制商四三新制初中三二一，
均自上午八時起至十二時止；
高初級小學 均自下午一時起至四時止。

試驗科目：舊制中四 國文，英文，數學，史地，理化；
舊制中三 國文，英文，數學，史地；
舊制商四 國文，英文，數學，簿記；
舊制商三 國文，英文，數學；
新制初中三 國文，英文，數學，地理；
新制初中二一 國文，英文，數學；
高級小學 國文，英文，算術，口試；
初級小學 國文，算術，口試。

注意： 高級小學止招一年級生，二年級因無空額
不招；初級小學一年級至四年級，均招。
筆墨自備，試卷由本校發給。准時入場，遲到
概不通融。